

## 目录

增一阿含經弟子品.....	1
增壹阿含經比丘尼品.....	5
增壹阿含經清信士品.....	8
增壹阿含經清信女品.....	9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一） .....	11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二） .....	12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五） .....	12
中阿含經大品請請經.....	14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師子吼經.....	17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梵志陀然經.....	21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六） .....	28
雜阿含經（一三三〇） .....	31
雜阿含經（一三〇六） .....	32
賢愚經沙彌均提品.....	33
雜阿含經（二五二） .....	34
雜阿含經（一二七八） .....	37
雜阿含經（一一九三） .....	39
雜寶藏經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	40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二） .....	42
龍王兄弟經.....	47
中阿含經大品降魔經.....	49
雜阿含經（五〇五） .....	56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一） .....	58
佛說大迦葉本經.....	67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四） .....	71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74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六） .....	78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五） .....	79
雜阿含經（一一四一） .....	81
雜阿含經（一一四二） .....	82
雜阿含經（一一四三） .....	83
雜阿含經（一一四四） .....	85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二） .....	88
雜阿含經（一三二〇） .....	93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彌醯經.....	95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侍者經.....	97
增一阿含經序品.....	106
中阿含經梵志品瞿默目捷連經.....	115
雜阿含經（二六二） .....	122
佛說摩鄧女經.....	124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九） .....	127
雜阿含經（二五五） .....	128
雜阿含經（三一） .....	131
增一阿含經力品（五） .....	133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九） .....	135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八念經.....	138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娑雞帝三族姓子經.....	142
羅云忍辱經.....	148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一〇） .....	151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 .....	151
雜阿含經（二〇〇） .....	155

大寶積經佛說入胎藏會之一.....	157
大寶積經佛說入胎藏會之二.....	169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六）.....	183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七）.....	185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一）.....	189
雜阿含經（二七五）.....	192
雜阿含經（二七六）.....	193
雜阿含經（一〇六七）.....	200
雜阿含經（一〇六八）.....	201
賢愚經波婆離品.....	201
佛說義足經之彌勒難經.....	212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說本經.....	213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三）.....	222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228

# 增一阿含經弟子品

(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寬仁博識，善能勸化，將養聖眾，不失威儀，所謂阿若拘隣比丘是。初受法味，思惟四諦，亦是阿若拘隣比丘。善能勸導，福度人民，所謂優陀夷比丘是。速成神通，中不有誨，所謂摩訶男比丘是。恒飛虛空，足不蹈地，善肘比丘是。乘虛教化，意無榮冀，所謂婆破比丘是。居樂天上，不處人中，所謂牛跡比丘是。恒觀惡露不淨之想，善勝比丘是。將養聖眾，四事供養，所謂優留毘迦葉比丘是。心意寂然，降伏諸結，所謂江迦葉比丘是。觀了諸法，都無所著，所謂象迦葉比丘是。」

拘隣、陀夷、男    善肘、婆第五  
牛跡及善勝    迦葉三兄弟

(二)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威容端正，行步庠序，所謂馬師比丘是。智慧無窮，決了諸疑，所謂舍利弗比丘是。神足輕舉，飛到十方，所謂大目犍連比丘是。勇猛精進，堪任苦行，所謂二十億耳比丘是。十二頭陀，難得之行，所謂大迦葉比丘是。天眼第一，見十方域，所謂阿那律比丘是。坐禪入定，心不錯亂，所謂離曰比丘是。能廣勸率，施立齋講，陀羅婆摩羅比丘是。安造房舍，興招提僧，所謂小陀羅婆摩羅比丘是。貴豪種族，出家學道，所謂羅吒婆羅比丘是。善分別義，敷演道教，所謂大迦旃延比丘是。」

馬師、舍利弗    拘律、耳、迦葉

阿那律、離曰 摩羅、吒、旃延

(三)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堪任受籌，不違禁法，所謂軍頭波漢比丘是。降伏外道，履行正法，所謂賓頭盧比丘是。瞻視疾病，供給醫藥，所謂識比丘是。四事供養衣被、飲食，亦是識比丘。能造偈頌，嘆如來德，鵬耆舍比丘是。言論辯了而無疑滯，亦是鵬耆舍比丘。得四辯才，觸難答對，所謂摩訶拘絺羅比丘是。清淨閑居，不樂人中，所謂堅牢比丘是。乞食耐辱，不避寒暑，所謂難提比丘是。獨處靜坐，專意念道，所謂今毘羅比丘是。一坐一食，不移乎處，所謂施羅比丘是。守持三衣，不離食、息，所謂浮彌比丘是。」

軍頭、賓頭盧 識、鵬、拘絺羅  
善牢及難提 今毘、施羅、彌

(四)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樹下坐禪，意不移轉，所謂狐疑離曰比丘是。苦身露坐，不避風雨，所謂婆蹉比丘是。獨樂空閑，專意思惟，所謂陀素比丘是。著五納衣，不著榮飾，所謂尼婆比丘是。常樂塚間，不處人中，所謂優多羅比丘是。恒坐草蓐，日福度人，所謂盧醯甯比丘是。不與人語，視地而行，所謂優鉗摩尼江比丘是。坐起行步，常入三昧，所謂刪提比丘是。好遊遠國，教授人民，所謂曇摩留支比丘是。喜集聖眾，論說法味，所謂迦淚比丘是。」

狐疑、婆蹉離 陀蘇、婆、優多  
盧醯、優迦摩 息、曇摩留、淚

(五)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壽命極長，終不中天，所謂婆拘羅比丘是。常樂閑居，不處眾中，所謂婆拘羅比丘是。能廣說法，分別義理，所謂滿願子比丘是。奉持戒律，無所觸犯，優波離比丘是。得信解脫，意無猶豫，所謂婆迦利比丘是。天體端正，與世殊異，所謂難陀比丘是。諸根寂靜，心不變易，亦是難陀比丘。辯才卒發，解人疑滯，所謂婆陀比丘是。能廣說義，理不有違，所謂斯尼比丘是。喜著好衣，行本清淨，所謂天須菩提比丘是。常好教授諸後學者，難陀迦比丘是。善誨禁戒比丘尼僧，所謂須摩那比丘是。」

婆拘、滿、波離	婆迦利、難陀
陀、尼、須菩提	難陀、須摩那

(六)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功德盛滿，所適無短，所謂尸婆羅比丘是。具足眾行道品之法，所謂優波先迦蘭陀子比丘是。所說和悅，不傷人意，所謂婆陀先比丘是。修行安般，思惟惡露，所謂摩訶迦延那比丘是。計我無常，心無有想，所謂優頭槃比丘是。能雜種論，暢悅心識，所謂拘摩羅迦葉比丘是。著弊惡衣，無所羞恥，所謂面王比丘是。不毀禁戒，誦讀不懈，所謂羅雲比丘是。以神足力能自隱暄，所謂般兔比丘是。能化形體，作若干變，所謂周利般兔比丘是。」

尸婆、優波先	婆陀、迦延那
優頭、王、迦葉	羅雲、二般兔

(七)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豪族富貴，天性柔和，所謂釋王比

丘是。乞食無厭足，教化無窮，所謂婆提婆羅比丘是。氣力強盛，無所畏難，亦是婆提婆羅比丘是。音響清徹，聲至梵天，所謂羅婆那婆提比丘是。身體香潔，熏乎四方，鶡迦闍比丘是。我聲聞中第一比丘，知時明物，所至無疑，所憶不忘，多聞廣遠，堪任奉上，所謂阿難比丘是。莊嚴服飾，行步顧影，所謂迦持利比丘是。諸王敬待，群臣所宗，所謂月光比丘是。天人所奉，恒朝侍省，所謂輸提比丘是。以捨人形，像天之貌，亦是輸提比丘。諸天師導，旨授正法，所謂天比丘是。自憶宿命無數劫事，所謂菓衣比丘是。」

釋王、婆提波      羅婆、鶡迦闍  
阿難、迦、月光      輸提、天、婆醯

(八)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體性利根，智慧淵遠，所謂鶡掘魔比丘是。能降伏魔外道邪業，所謂僧迦摩比丘是。入水三昧，不以為難，所謂質多舍利弗比丘是。廣有所識，人所敬念，亦是質多舍利弗比丘是。入火三昧，普照十方，所謂善來比丘是。能降伏龍，使奉三尊，所謂那羅陀比丘是。降伏鬼神，改惡修善，所謂鬼陀比丘是。降乾沓和，懃行善行，所謂毘盧遮比丘是。恒樂空定，分別空義，所謂須菩提比丘是。志在空寂，微妙德業，亦是須菩提比丘。行無想定，除去諸念，所謂耆利摩難比丘是。入無願定，意不起亂，所謂焰盛比丘是。」

鶡掘、僧迦摩      質多、婆、那羅  
閱叉、浮盧遮      善業及摩難

(九)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入慈三昧，心無恚怒，梵摩達比丘

是。入悲三昧，成就本業，所謂須深比丘是。得喜行德，無若干想，所謂娑彌陀比丘是。常守護心，意不捨離，所謂躍波迦比丘是。行焰盛三昧，終不解脫，所謂曇彌比丘是。言語麤獷，不避尊貴，所謂毘利陀婆遮比丘是。入金光三昧，亦是毘利陀婆遮比丘。入金剛三昧，不可沮壞，所謂無畏比丘是。所說決了，不懷怯弱，所謂須泥多比丘是。恒樂靜寂，意不處亂，所謂陀摩比丘是。義不可勝，終不可伏，所謂須羅陀比丘是。」

梵摩達、須深      娑彌、躍、曇彌  
毘利陀、無畏      須泥陀、須羅

#### （一〇）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曉了星宿，預知吉凶，所謂那伽波羅比丘是。恒喜三昧，禪悅為食，所謂婆私吒比丘是。常以喜為食，所謂須夜奢比丘是。恒行忍辱，對至不起，所謂滿願盛明比丘是。修習日光三昧，所謂彌奚比丘是。明算術法，無有差錯，所謂尼拘留比丘是。分別等智，恒不忘失，所謂鹿頭比丘是。得雷電三昧者，不懷恐怖，所謂地比丘是。觀了身本，所謂頭那比丘是。最後取證得漏盡通，所謂須拔比丘是。」

那迦、吒、舍那      彌奚、尼拘留  
鹿頭、地、頭那      須拔最在後  
此百賢聖，悉應廣演。

## 增壹阿含經比丘尼品

#### （一）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久出家學，國王所敬，所謂大愛道瞿曇彌比丘尼是。智慧聰明，所謂識摩比丘尼是。神足第一，



感致諸神，所謂優鉢華色比丘尼是。行頭陀法，十一限礙，所謂機梨舍瞿曇彌比丘尼是。天眼第一，所照無礙，所謂奢拘梨比丘尼是。坐禪入定，意不分散，所謂奢摩比丘尼是。分別義趣，廣演道教，所謂波頭蘭闍那比丘尼是。奉持律教，無所加犯，所謂波羅遮那比丘尼是。得信解脫，不復退還，所謂迦旃延比丘尼是。得四辯才，不懷怯弱，所謂最勝比丘尼是。」

大愛及讖摩    優鉢、機曇彌  
拘利、奢、蘭闍    那羅、迦旃、勝

## （二）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自識宿命無數劫事，所謂拔陀迦毘離比丘尼是。顏色端正，人所敬愛，所謂醯摩闍比丘尼是。降伏外道，立以正教，所謂輸那比丘尼是。分別義趣，廣說分部，所謂曇摩提那比丘尼是。身著麤衣，不以為愧，所謂優多羅比丘尼是。諸根寂靜，恒若一心，所謂光明比丘尼是。衣服齊整，常如法教，所謂禪頭比丘尼是。能雜種論，亦無疑滯，所謂檀多比丘尼是。堪任造偈，讚如來德，所謂天與比丘尼是。多聞博知恩慧接下，所謂瞿卑比丘尼是。」

拔陀、闍、輸那    曇摩那、優多  
光明、禪、檀多    天與及瞿卑

## （三）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恒處閑靜，不居人間，所謂無畏比丘尼是。苦體乞食，不擇貴賤，所謂毘舍佉比丘尼是。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所謂拔陀婆羅比丘尼是。遍行乞求，廣度人民，所謂摩怒呵利比丘尼是。速成道果，中間不滯，所謂陀摩比丘尼是。執持三衣，終不捨離，所謂須陀摩比丘尼是。恒坐

樹下，意不改易，所謂瑠須那比丘尼是。恒居露地，不念覆蓋，所謂奢陀比丘尼是。樂空閑處，不在人間，所謂優迦羅比丘尼是。長坐草蓐，不著服飾，所謂離那比丘尼是。著五納衣，以次分越，所謂阿奴波摩比丘尼是。」

無畏、多毘舍    婆陀、阿奴波  
檀、須檀、奢多    優迦、離、阿奴

#### （四）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樂空塚間，所謂優迦摩比丘尼是。多遊於慈，愍念生類，所謂清明比丘尼是。悲泣眾生，不及道者，所謂素摩比丘尼是。喜得道者，願及一切，所謂摩陀利比丘尼是。護守諸行，意不遠離，所謂迦羅伽比丘尼是。守空執虛，了之無有，所謂提婆修比丘尼是。心樂無想，除去諸著，所謂日光比丘尼是。修習無願，心恒廣濟，所謂末那婆比丘尼是。諸法無疑，度人無限，所謂毘摩達比丘尼是。能廣說義，分別深法，所謂普照比丘尼是。」

優迦、明、素摩    摩陀、迦、提婆  
日光、摩那婆    毘摩達、普照

#### （五）

「我聲聞中第一比丘尼，心懷忍辱，如地容受，所謂曇摩提比丘尼是。能教化人，使立檀會，所謂須夜摩比丘尼是。辦具床座，亦是須夜摩比丘尼是。心已永息，不興亂想，所謂因陀闍比丘尼是。觀了諸法，而無厭足，所謂龍比丘尼是。意強勇猛，無所染著，所謂拘那羅比丘尼是。入水三昧，普潤一切，所謂婆須比丘尼是。入焰光三昧，悉照萌類，所謂降提比丘尼是。觀惡露不淨，分別緣起，所謂遮波羅比丘尼是。育養眾人，

施與所乏，守迦比丘尼是。我聲聞中最後第一比丘尼，拔陀軍陀羅拘夷國比丘尼是。」

曇摩、須夜摩    因提、龍、拘那  
婆須、降、遮波    守迦、拔陀羅  
此五十比丘尼，當廣說如上。

## 增壹阿含經清信士品

### （一）

「我弟子中，初聞法藥，成賢聖證，三果商客是。第一智慧，質多長者是。神德第一，所謂健提阿藍是。降伏外道，所謂掘多長者是。能說深法，所謂優波掘長者是。恒坐禪思，呵侈阿羅婆是。降伏魔宮，所謂勇健長者是。福德盛滿，闍利長者是。大檀越主，所謂須達長者是。門族成就，泯兔長者是。」

三果、質、乾提    掘、波及羅婆  
勇、闍利、須達    泯兔是謂十

### （二）

「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好問義趣，所謂生漏婆羅門是。利根通明，所謂梵摩俞是。諸佛信使，御馬摩納是。計身無我，喜聞芻婆羅門是。論不可勝，毘裘婆羅門是。能造誦偈，優婆離長者是。言語速疾，亦是優波離長者。喜施好寶，不有恚心，所謂殊提長者是。建立善本，所謂優迦毘舍離是。能說妙法，所謂最上無畏優婆塞是。所說無畏，善察人根，所謂頭摩大將領毘舍離是。」

生漏、梵摩俞    御馬及聞芻  
毘裘、優波離    殊提、優、畏、摩

(三)

「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好喜惠施，所謂毘沙王是。所施狹少，光明王是。建立善本，王波斯匿是。得無根善信，起歡喜心，所謂王阿闍世是。至心向佛，意不變易，所謂優填王是。承事正法，所謂月光王子是。供奉聖眾，意恒平等，所謂造祇洹王子是。常喜濟彼，不自為己，師子王子是。善恭奉人，無有高下，無畏王子是。顏貌端正，與人殊勝，所謂雞頭王子是。」

毘沙王、光明      波斯匿、闍王  
月、祇桓、優填      師子、畏、雞頭

(四)

「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恒行慈心，所謂不尼長者是。心恒悲念一切之類，所謂摩訶納釋種是。常行喜心，所謂拔陀釋種是。恒行護心，不失善行，所謂毘闍先優婆塞是。堪任行忍，所謂師子大將是。能雜種論，所謂毘舍御優婆塞是。賢聖默然，難提婆羅優婆塞是。懃修善行，無有休息，所謂優多羅優婆塞是。諸根寂靜，所謂天摩優婆塞是。我弟子中最後受證，所謂拘夷那摩羅是。」

不尼、摩訶納      拔陀、優多羅  
師子、毘舍、離      優多、天、摩羅  
四十優婆塞盡，當廣說如上。

## 增壹阿含經清信女品

(一)

「我弟子中第一優婆斯，初受道證，所謂難陀難陀婆羅優

婆斯是。智慧第一，久壽多羅優婆斯是。恒喜坐禪，須毘耶女優婆斯是。慧根了了，毘浮優婆斯是。堪能說法，鴛竭闍優婆斯是。善演經義，跋陀娑羅須焰摩優婆斯是。降伏外道，婆修陀優婆斯是。音響清徹，無優優婆斯是。能種種論，婆羅陀優婆斯是。勇猛精進。所謂須頭優婆斯是。」

難陀陀、久壽      須、毘、鴛竭闍  
須焰及無優      婆羅陀、須頭

(二)

「我弟子中第一優婆斯，供養如來，所謂摩利夫人是。承事正法，所謂須賴婆夫人是。供養聖眾，捨彌夫人是。瞻視當來過去賢士，所謂月光夫人是。檀越第一，雷電夫人是。恒行慈三昧，所謂摩訶光優婆斯是。行悲哀愍，毘提優婆斯是。喜心不絕，拔提優婆斯是。行守護業，難陀母優婆斯是。得信解脫，照曜優婆斯是。」

摩利、須賴婆      捨彌、光月、雷  
大光、毘提、陀      難陀及照曜

(三)

「我弟子中第一，恒行忍辱，所謂無優優婆斯是。行空三昧，所謂毘離先優婆斯是。行無想三昧，所謂優那陀優婆斯是。行無願三昧，無垢優婆斯是。好教授彼，尸利夫人優婆斯是。善能持戒，鴛竭摩優婆斯是。形貌端正，雷焰優婆斯是。諸根寂靜，最勝優婆斯是。多聞博知，泥羅優婆斯是。能造頌偈，脩摩迦提須達女優婆斯是。無所怯弱，亦是須達女優婆斯是。我聲聞中最後取證優婆斯者，所謂藍優婆斯是。」

無優、毘離先      優那、無垢、尸

鴛鴦、雷焰、勝泥、脩、藍摩女  
此三十優婆斯，廣說如上。

##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猶如母人，心懷篤信，唯有一子，恒作是念：『云何當教，使成為人？』」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義。世尊是諸法之本，如來所陳，靡不承受。唯願世尊與諸比丘說此深法，聞已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猶彼優婆斯心懷篤信，作是教訓：『汝今在家，當如質多長者，亦如象童子。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世尊受證弟子，所謂質多長者、象童子也。』若童子意欲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當如舍利弗、目犍連比丘。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所謂舍利弗、目犍連比丘！好學正法，莫作邪業，興起非法；設汝生此染著之想，便當墜墮三惡趣中。善念專心，不得者得，不獲者獲，未得證者，今當受證。所以然者，諸比丘！信施之重，實不可消，令人不得至道。是故，諸比丘！莫生染著之意，已生當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一子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篤信優婆斯唯有一女，彼當云何教訓成就？」

爾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世尊！不解此義。世尊是諸法之本，如來所陳，靡不承受。唯願世尊與諸比丘說此深法，聞已奉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其義。」

諸比丘對曰：「如是。」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猶彼篤信優婆斯教訓女曰：『汝今在家者，當如拘讎多羅優婆斯、難陀母。所以然者，此是其限，此是其量。世尊受證弟子，所謂拘讎多羅優婆斯、難陀母是。』若女意欲剃除鬚髮，著三法衣，出家學道者，當如讎摩比丘尼、優鉢花色比丘尼。所以然者，此是其量，此是其限。所謂讎摩比丘尼、優鉢華色比丘尼，好學正法，莫作邪業，興起非法；設汝生此染著之想，便當墜墮三惡趣中。善念專心，不果者果，不獲者獲，未得證者，今當受證。所以然者，諸比丘！信施之重，實不可消，令人不得至道之趣。是故，諸比丘！莫生染著之想，已生當滅。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禮三寶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大泥黎之人。云何為四？所謂末佉梨罪人，帝舍比丘是大罪人，提婆達兜是大罪人，瞿波離比丘是大罪人。末佉梨罪人者，身出火光，長六十肘。帝舍罪人者，身出火光，長四十肘。提婆達兜罪人者，身出火光，長三十肘。瞿波離罪人者，身出火光，長二十肘。

「比丘當知，末佉梨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顛倒之想，計有無之想。帝舍愚人者，斷諸聖眾應器遺餘。提婆達兜愚人者，鬪亂眾僧，殺阿羅漢比丘尼，起害意向於如來。瞿波離罪人者，誹謗舍利弗、目乾連。

「又復，比丘！末佉梨罪人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身壞命終，墮焰光泥黎中。帝舍罪人，斷聖眾應器遺餘，身壞命終，墮等害地獄中。提婆達兜罪人者，起謀害心向於如來，身壞命終，墮阿鼻地獄中。瞿波離罪人者，由其誹謗舍利弗、目乾連，身壞命終，墮鉢投摩地獄中。

「末佉離罪人者，是時獄卒生拔其舌背著脊上。所以然者，由其曩昔教無數眾生使行邪見。帝舍大罪人者，是時獄卒生擗其身，鎔銅灌壞其心，又以熱鐵丸，使令吞之。所以然者，由其斷應器遺餘故。提婆達兜罪人者，以熱鐵輪，轢壞其身，又以鐵杵[口\*父]咀其體，群暴惡象躡蹈其身，又復大熱鐵山鎮押面上，舉身為熱銅葉所裹。所以然者，由其曩昔鬪亂聖眾，壞和合僧故，致鐵輪轢斷其頭。又此提婆達兜愚人，教彼太子使害父王，由是果報故，使鐵杵破壞其身。又彼提婆達兜愚癡之人，飲象使醉往害如來，由是果報，群象躡蹈其體。又彼提婆達兜惡人，上耆闍崛山顛，執石擲佛，由斯果報故，使熱鐵山鎮押其面。然彼提婆達兜愚人，殺阿羅漢比丘尼，由斯果報故，使熱銅鐵葉纏裹其身。比丘當知，瞿波離罪人者，在彼蓮華地獄中，千具犁牛以犁其舌。所以然者，由其誹謗舍利弗、



目連故，由此因緣果報，使千具犁牛而壞其舌。

「又復，比丘！末伽離罪人者，身出火光，長六十肘。若有眾生興起此念：『當拔濟饒益此人。』取四大海水，高四十肘，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焰不增減。由是熱鐵葉火燒四日，有人來以四滌水澆，然水尋時消盡。此亦如是。若有人來以四大海水澆彼人身，欲令無為，終不可果。所以然者，由彼罪過極深重故。

「然彼帝舍罪人，身出火光，長四十肘，設有眾生愍念此人，以三大海水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火焰不滅。其猶有人以三滌水著熱鑿上，水尋消滅，不得久停。此亦如是，若以三大海水澆帝舍身上，水尋時滅，火終不增減。

「提婆達兜罪人，身出火光，長三十肘。若有眾生，興起愛念之心，欲使提婆達兜身永處無為，以二大海水澆灌其身，水尋時盡，火終不滅。猶如以二滌水著熱鑿上，終無增減。提婆達兜愚人亦如是，以二大海水澆灌其身，水尋時盡，火終不滅，提婆達兜身體苦痛如斯。

「瞿波離罪人，身出火光，長二十肘。設有眾生愍念斯人，取一大海水澆灌其身，然彼海水尋時消盡，火終不滅。猶如一滌水著熱鑿上，尋時消盡，不得久停。瞿波離比丘亦復如是。罪報所牽，故受斯罪。是謂，比丘！此四種人受罪極重，當自盡意遠離斯患，承諸賢聖等修梵行者。如是，仁者，當作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大品請請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

俱，共受夏坐。

爾時，世尊月十五日，說從解脫相請請時，在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是梵志，而得滅訖，無上醫王，我今受身，最是後邊。我是梵志，得滅訖後，無上醫王，我今受身，最是後邊。謂汝等輩是我真子，從口而生，法法所化。謂汝等輩是我真子，從口而生，法法所化，汝當教化，轉相教訶。」

爾時，尊者舍梨子亦在眾中。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嚮之所說：『我是梵志，而得滅訖，無上醫王，我今受身，最是後邊。我是梵志，得滅訖後，無上醫王，我今受身，最是後邊。謂汝等輩是我真子，從口而生，法法所化。謂汝等輩是我真子，從口而生，法法所化，汝當教化，轉相教訶。』世尊！諸不調者令得調御，諸不息者令得止息，諸不度者而令得度，諸不解脫者令得解脫，諸不滅訖者令得滅訖，未得道者令其得道，不施設梵行令施設梵行。知道、覺道、識道、說道，世尊弟子於後得法，受教、受訶、受教、訶已，隨世尊語，即便趣行，得如其意，善知正法。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耶？」

彼時，世尊告曰：「舍梨子！我不嫌汝身、口、意行。所以者何？舍梨子！汝有聰慧、大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舍梨子！汝成就實慧。舍梨子！猶轉輪王而有太子，不越教已，則便受拜父王所傳，而能復傳。如是，舍梨子！我所轉法輪，汝復能轉。舍梨子！是故我不嫌汝身、口、意行。」

尊者舍梨子復再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世尊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耶？」

世尊告曰：「舍梨子！我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所以者何？舍梨子！此五百比丘，盡得無著，諸漏已盡，梵行

已立，所作已辦，重擔已捨，有結已盡，而得善義正智正解脫。唯除一比丘，我亦本已記於現法中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舍梨子！是故我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

尊者舍梨子復三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不嫌我身、口、意行；亦不嫌此五百比丘身、口、意行。世尊！此五百比丘，幾比丘得三明達？幾比丘得俱解脫？幾比丘得慧解脫耶？」

世尊告曰：「舍梨子！此五百比丘，九十比丘得三明達，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比丘得慧解脫。舍梨子！此眾無枝無葉，亦無節戾，清淨真實，得正住立。」

爾時，尊者傍耆舍亦在眾中。於是，尊者傍耆舍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唯然。世尊加我威力，唯願善逝加我威力，令我在佛及比丘眾前，以如義相應而作讚頌。」

世尊告曰：「傍耆舍！隨汝所欲。」

於是，尊者傍耆舍在佛及比丘眾前，以如義相應而讚頌曰：

「今十五請日，	集坐五百眾，
斷除諸結縛，	無礙有盡仙。
清淨光明照，	解脫一切有，
生老病死盡，	漏滅所作辦。
調悔及疑結，	慢有漏已盡，
拔斷愛結刺，	上醫無復有。
勇猛如師子，	一切恐畏除，
已度於生死，	諸漏已滅訖。
猶如轉輪王，	群臣所圍繞，
悉領一切地，	乃至於大海。
如是勇猛伏，	無上商人主，

弟子樂恭敬，    三達離死怖。  
一切是佛子，    永除枝葉節，  
轉無上法輪，    稽首第一尊。」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請請經竟(千一十三字)

##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師子吼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大比丘眾俱，於舍衛國而受夏坐，尊者舍梨子亦遊舍衛國而受夏坐。於是，尊者舍梨子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於舍衛國受夏坐訖。世尊！我欲遊行人間。」

世尊告曰：「舍梨子！汝去，隨所欲，諸未度者當令得度，諸未脫者當令得脫，諸未般涅槃者令得般涅槃。舍梨子！汝去，隨所欲。」

於是，尊者舍梨子聞佛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繞三匝而去，還至己房，收舉床座，攝衣持鉢，即便出去遊行人間。

尊者舍梨子去後不久，有一梵行在於佛前犯相違法，白世尊曰：「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

世尊聞已，告一比丘：「汝往舍梨子所，語舍梨子：『世尊呼汝。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於我前犯相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

一比丘受教已，即從坐起，禮佛而去。於是，尊者阿難住

世尊後執拂侍佛。

一比丘去後不久，尊者阿難即持戶鑰，遍至諸房，見諸比丘便作是語：「善哉！諸尊！速詣講堂，今尊者舍梨子當在佛前而師子吼，若尊者舍梨子所說甚深，息中之息，妙中之妙，如是說者，諸尊及我得聞此已，當善誦習，當善受持。」彼時，諸比丘聞尊者阿難語已，悉詣講堂。

爾時，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白曰：「世尊呼汝。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於我前犯相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

於是，尊者舍梨子聞已，即從坐起，便還詣佛，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佛便告曰：「舍梨子！汝去不久，有一梵行在於我前犯相違法，而作是語：『世尊！今日尊者舍梨子輕慢我已，遊行人間。』舍梨子！汝實輕慢一梵行已而遊人間耶？」

尊者舍梨子白曰：「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猶截角牛，至忍溫良，善調善御，從村至村，從巷至巷，所遊行處，無所侵犯。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截角牛，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旃陀羅子而截兩手，其意至下，從村至村，從邑至邑，所遊行處，無所侵犯。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截手旃陀羅子，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地，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受，地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

心如彼地，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水，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洗，水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水，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火，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燒，火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恥。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火，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若如風，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吹，風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彼風，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如掃帚，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掃，帚不以此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掃帚，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如旃旃尼，淨與不淨，大便、小便、涕、唾悉拭，旃旃尼不以此故而有憎愛，不羞不慙，亦不愧耻。世尊！我亦如是，心如旃旃尼，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

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如膏瓶處處裂破，盛滿膏已而著日中，漏遍漏津遍津。若有目人，來住一面，見此膏瓶處處裂破，盛滿膏已而著日中，漏遍漏津遍津。世尊！我亦如是，常觀此身九孔不淨，漏遍漏津遍津。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世尊！猶如有一自喜年少，沐浴澡洗，熏以塗香，著白淨衣，瓔珞自嚴，剃鬚治髮，頭冠華鬘，若以三屍，死蛇、死狗及以死人，青瘀臃脹，極臭爛壞，不淨流漫，繫著咽頸，彼懷羞慙，極惡穢之。世尊！我亦如是，常觀此身臭處不淨，心懷羞慙，極惡穢之。世尊！若無身身念者，彼便輕慢於一梵行而遊人間。世尊！我善有身身念，我當云何輕慢一梵行而遊人間？」

於是，彼比丘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悔過，世尊！自首，善逝！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謂我以虛妄言誣謗清淨梵行舍梨子比丘。世尊！我今悔過，願為受之，見已發露，後不更作。」

世尊告曰：「如是。比丘！汝實如愚如癡，如不定，如不善。所以者何？謂汝以虛妄言空無真實，誣謗清淨梵行舍梨子比丘。汝能悔過，見已發露，後不更作。若有悔過，見已發露，後不更作者，如是長養於聖法、律則不衰退。」

於是，佛告尊者舍梨子：「汝速受彼癡人悔過，莫令彼比丘即於汝前頭破七分。」

尊者舍梨子即為哀愍彼比丘故，便受悔過。

佛說如是。尊者舍梨子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舍梨子相應品梵志陀然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在竹林加蘭哆園，與大比丘眾俱，共受夏坐。爾時，尊者舍梨子在舍衛國亦受夏坐。

是時，有一比丘於王舍城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往舍衛國，住勝林給孤獨園。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從何處來，於何夏坐？」

彼一比丘答曰：「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來，在王舍城受夏坐。」

復問：「賢者！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世尊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

復問：「賢者！比丘眾、比丘尼眾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比丘眾、比丘尼眾在王舍城受夏坐，聖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賢者！優婆塞眾、優婆夷眾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優婆塞眾、優婆夷眾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賢者！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如是。尊者舍梨子！若干異學沙門、梵志在王舍城受夏坐，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盡樂聞法。」

復問：「賢者！在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賢者識耶？」

答曰：「識之。」

復問：「賢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不欲見佛，不樂聞法，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而不精進，犯於禁戒，彼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恃梵志、居士，欺誑於王。」

尊者舍梨子聞已，於舍衛國受夏坐訖，過三月已，補治衣竟，攝衣持鉢，從舍衛國往詣王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

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次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梵志陀然家。是時，梵志陀然從其家出，至泉水邊苦治居民。梵志陀然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從坐而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讚曰：「善來，舍梨子！舍梨子久不來此。」於是，梵志陀然敬心扶抱尊者舍梨子，將入家中，為敷好床，請使令坐。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梵志陀然見尊者舍梨子坐已，執金澡灌，請尊者舍梨子食。

尊者舍梨子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梵志陀然復再三請食，尊者舍梨子亦再三語曰：「止！止！陀然，但心喜足。」

是時，梵志陀然問曰：「舍梨子！何故入如是家而不肯食？」

答曰：「陀然！汝不精進，犯於禁戒，依傍於王，欺誑梵志、居士，依傍梵志、居士，欺誑於王。」

梵志陀然答曰：「舍梨子！當知我今在家，以家業為事，我應自安隱，供養父母，瞻視妻子，供給奴婢，當輸王租，祠祀諸天，祭餼先祖及布施沙門、梵志，為後生天而得長壽，得樂果報故。舍梨子！是一切事不可得疑，一向從法。」

於是，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陀然！於意云何？若使有人為父母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父母故而行作惡。』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

復問：「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妻子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妻子故而行作惡。』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

復問：「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奴婢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奴婢故而行作惡。』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

復問：「陀然！於意云何？若復有人為王、為天、為先祖，

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惡，因行惡故，身壞命終趣至惡處，生地獄中。生地獄已，獄卒執捉，極苦治時，彼向獄卒而作是語：『獄卒！當知，莫苦治我。所以者何？我為王、為天、為先祖，為沙門、梵志故，而行作惡。』云何？陀然，彼人可得從地獄卒脫此苦耶？」

答曰：「不也。」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奉敬孝養父母，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父母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汝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汝故，安隱快樂。』陀然！若有人極為父母所愛念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愛念妻子，供給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妻子之所尊重，而作是言：『願尊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尊故，安隱快樂。』陀然！若有人極為妻子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愍傷奴婢，給恤瞻視，行福德業，不作惡業者，彼便為奴婢之所尊重，而作是言：『願令大家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由大家故，我得安隱。』陀然！若有人極為奴婢所尊重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陀然！族姓子可得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惡業。陀然！若族姓子如法、如業、如功德得錢財，尊重供養沙門、梵志，行福德業，不作

惡業者，彼便極為沙門、梵志之所愛念，而作是言：『令施主強健，壽考無窮。所以者何？我由施主故，得安隱快樂。』陀然！若有人極為沙門、梵志所愛念者，其德日進，終無衰退。」

於是，梵志陀然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舍梨子白曰：「舍梨子！我有愛婦，名曰端正，我惑彼故，而為放逸，大作罪業。舍梨子！我從今日始，捨端正婦，自歸尊者舍梨子。」

尊者舍梨子答曰：「陀然！汝莫歸我，我所歸佛汝應自歸。」

梵志陀然白曰：「尊者舍梨子！我從今日自歸於佛、法及比丘眾，唯願尊者舍梨子受我為佛優婆塞，終身自歸，乃至命盡。」

於是，尊者舍梨子為梵志陀然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從坐起去，遊王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往詣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中。

彼時，有一比丘遊王舍城，住經數日，攝衣持鉢，從王舍城出，亦至南山，住南山村北尸攝憇林中。

於是，彼一比丘往詣尊者舍梨子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

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從何處來？何處遊行？」

比丘答曰：「尊者舍梨子！我從王舍城來，遊行王舍城。」

復問：「賢者！知王舍城有一梵志，名曰陀然，是我昔日未出家友耶？」

答曰：「知也。」

復問：「賢者！梵志陀然住王舍城，身體康強，安快無病，起居輕便，氣力如常，欲數見佛，樂聞法耶？」

答曰：「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欲數見佛，欲數聞法，但不安快，氣力轉衰。所以者何？尊者舍梨子！梵志陀然今者疾病，極困危篤，或能因此而至命終。」

尊者舍梨子聞是語已，即攝衣持鉢，從南山出，至王舍城，住竹林加蘭哆園。於是，尊者舍梨子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往詣梵志陀然家。梵志陀然遙見尊者舍梨子來，見已便欲從床而起，尊者舍梨子見梵志陀然欲從床起，便止彼曰：「梵志陀然！汝臥勿起，更有餘床，我自別坐。」

於是，尊者舍梨子即坐其床，坐已，問曰：「陀然！所患今者何似，飲食多少，疾苦轉損，不至增耶？」

陀然答曰：「所患至困，飲食不進，疾苦但增而不覺損。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利刀刺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者舍梨子！猶如力士以緊索繩而纏絡頭，但生極苦，我今頭痛亦復如是。尊者舍梨子！猶屠牛兒而以利刀破於牛腹，但生極苦，我今腹痛亦復如是。尊者舍梨子！猶兩力士捉一羸人在火上炙，但生極苦，我今身痛，舉體生苦，但增不減，亦復如是。」

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我今問汝，隨所解答。梵志陀然！於意云何？地獄、畜生，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畜生勝也。」

復問：「陀然！畜生、餓鬼，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餓鬼勝也。」

復問：「陀然！餓鬼比人，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人為勝也。」

復問：「陀然！人、四王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四王天勝。」

復問：「陀然！四王天、三十三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三十三天勝。」

復問：「陀然！三十三天、[火\*僉]摩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火\*僉]摩天勝。」

復問：「陀然！[火\*僉]摩天、兜率陀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兜率陀天勝。」

復問：「陀然！兜率陀天、化樂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化樂天勝。」

復問：「陀然！化樂天、他化樂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他化樂天勝。」

復問：「陀然！他化樂天、梵天，何者為勝？」

陀然答曰：「梵天最勝，梵天最勝。」

尊者舍梨子告曰：「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云何為四？陀然！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是謂，陀然！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四梵室，謂族姓男、族姓女修習多修習，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

於是，尊者舍梨子教化陀然，為說梵天法已，從坐起去。尊者舍梨子從王舍城出，未至竹林加蘭哆園，於其中間，梵志陀然修習四梵室，斷欲、捨欲念，身壞命終，生梵天中。

是時，世尊無量大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世尊遙見尊者舍梨子來，告諸比丘：「舍梨子比丘聰慧、速慧、捷慧、利慧、廣慧、深慧、出要慧、明達慧、辯才慧，舍梨子比丘成就實慧。此舍梨子比丘教化梵志陀然，為說梵天法來，若復上化者，速知法如法。」

於是，尊者舍梨子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世尊告曰：「舍梨子！汝何以不教梵志陀然過梵天法，若上化者，

速知法如法。」

尊者舍利子白曰：「世尊！彼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天，樂於梵天，究竟梵天，是尊梵天，實有梵天，為我梵天。是故，世尊！我如是應。」

佛說如是。尊者舍利子及無量百千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梵志陀然經竟(三千三百三十一字)

##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舍利弗在耆闍崛山中屏猥之處，補納故衣。爾時，有十千梵迦夷天從梵天沒，來至舍利弗所，頭面禮足，各圍遶侍焉，又以此偈而歎頌曰：

「歸命人中上，        歸命人中尊，  
我等今不得，        為依何等禪？」

是時，十千梵迦夷天說此語已，舍利弗默然可之。爾時，諸天以見舍利弗默然可已，即禮足退去。諸天去未遠，舍利弗即入金剛三昧。

是時有二鬼，一名伽羅，二名優婆伽羅。毘沙門天王使遣至毘留勒天王所，欲論人、天之事。是時，二鬼從彼虛空而過，遙見舍利弗結加趺坐，繫念在前，意寂然定，伽羅鬼謂彼鬼言：「我今堪任以拳打此沙門頭。」

優婆伽羅鬼語第二鬼曰：「汝勿興此意打沙門頭。所以然者，此沙門極有神德，有大威力，此尊名舍利弗，世尊弟子中聰明高才無復過是，智慧弟子中最为第一。備於長夜，受苦無

量。」

是時，彼鬼再三曰：「我能堪任打此沙門頭。」

優波伽羅鬼報曰：「汝今不隨我語者，汝便住此，吾欲捨汝去此。」

惡鬼曰：「汝畏此沙門乎？」

優波伽羅鬼曰：「我實畏之，設汝以手打此沙門者，此地當分為二分，正爾，當暴風疾雨，地亦振動，諸天驚動，地已振動，四天王亦當驚怖，四天王已知於我等，不安其所。」

是時惡鬼曰：「我今堪任辱此沙門。」善鬼聞已，便捨而去。

時，彼惡鬼即以手打舍利弗頭。是時，天地大動，四面有暴風疾雨，尋時來至，地即分為二分，此惡鬼即以全身墮地獄中。爾時，尊者舍利弗即從三昧起，整衣服，下耆闍崛山，往詣竹園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佛告舍利弗曰：「汝今身體無有疾病乎？」

舍利弗言：「體素無患，唯苦頭痛。」

世尊告曰：「伽羅鬼以手打汝頭。若當彼鬼以手打須彌山者，即時須彌山便為二分。所以然者，彼鬼有大力故。今此鬼受其罪報故，全身入阿鼻地獄中。」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甚奇！甚特！金剛三昧力乃至於斯。由此三昧力故無所傷害，正使須彌山打其頭者，終不能動其毫毛。所以然者，比丘聽之。於此賢劫中有佛，名拘屢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彼佛有二大聲聞，一名等壽，二名大智。比丘等壽，神足第一；比丘大智，智慧第一，如我今日舍利弗智慧第一，目乾連神足第一。爾時，等壽、大智二比丘，俱得金剛三昧。當於一時，等壽比丘在閑靜之處，入金剛三昧。時，諸牧牛人、牧羊人、取薪草人，見此比丘坐禪，各各自相謂言：



『此沙門今日以取無常。』是時，牧牛人及取薪人集諸草木，[廿/積]比丘身上，以火燒已，而捨之去。

「是時，等壽比丘即從三昧起，正衣服，便退而去。是時，比丘即以其日，著衣持鉢，入村乞食。時，諸取薪草人見此比丘村中乞食，各各自相謂言：『此比丘昨日以取命終，我等以火焚燒，今日復還活，今當立字，字曰還活。』若有比丘得金剛三昧者，火所不燒，刀斫不入，水所不漂，不為他所中傷。如是，比丘！金剛三昧威德如是。今舍利弗得此三昧，舍利弗比丘多遊二處：空三昧、金剛三昧。是故，諸比丘！當求方便，行金剛三昧。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當教汝，如舍利弗比丘，比丘智慧、大智、分別廣智、無邊智、捷疾之智、普遊智、利智、甚深智、斷智，少欲知足、閑靜勇猛、念不散、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解脫見慧成就、柔和無爭、去惡辯了、忍諸言語、歎說離惡、常念去離、愍念生萌、然熾正法、與人說法無有厭足。」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十千諸天人，        盡是梵迦夷，  
    自歸舍利弗，        於靈鷲山頂：  
『歸命人中上，        歸命人中尊，  
    我今不能知，        為依何等禪？』  
如是弟子花，        莊嚴佛道樹，  
如天晝度園，        快樂無有比。」

「弟子華者，即是舍利弗比丘是。所以然者，此人則能莊嚴佛樹。道樹者，即如來是也；如來能覆蓋一切眾生。是故，比丘！當念勤加勇猛精進，如舍利弗比丘。如是，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三三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爾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

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

伽吒鬼言：「汝優波伽吒！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

時，優波伽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喚言：「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毘地獄。

尊者大目犍連聞尊者舍利弗為鬼所打聲已，即往詣尊者舍利弗所，問尊者舍利弗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

尊者舍利弗答言：「尊者大目犍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

尊者大目犍連語尊者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真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

爾時，尊者舍利弗語尊者大目犍連：「我實不大苦痛。」

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

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聞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反報，

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憂？」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三〇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有須深天子與五百眷屬，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其身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尊者阿難：「汝何難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心喜樂不？」阿難白佛：「如是，世尊！何等人不愚、不癡、有智慧，於尊者舍利弗善說法中，心不欣樂。所以者何？彼尊者舍利弗持戒多聞，少欲知足，精勤遠離，正念堅住，智慧正受，捷疾智慧、利智慧、出離智慧、決定智慧、大智慧、廣智慧、深智慧、無等智慧，智寶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常為四眾說法不倦。」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阿難！為何等人不愚、不癡、有智慧，聞尊者舍利弗善說諸法而不歡喜？所以者何？舍利弗比丘持戒多聞，少欲知足，精勤正念，智慧正受，超智、捷智、利智、出智、決定智、大智、廣智、深智、無等智，智寶成就，善能教化，示、教、照、喜，亦常讚歎示、教、照、喜，常為四眾說法不倦。」

世尊如是如是向尊者阿難，如是如是稱嘆舍利弗所說，如是如是須深天子眷屬內心歡喜，身光增明，清淨照耀。

爾時，須深天子內懷歡喜，發身淨光照耀已，而說偈言：

「舍利弗多聞，        明智平等慧，  
持戒善調伏，        得不起涅槃，

持此後邊身， 降伏於魔軍。」

時，彼須深天子及五百眷屬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 賢愚經沙彌均提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尊者舍利弗，晝夜三時，恒以天眼，觀視世間，誰應度者，輒往度之。爾時有諸估客，欲詣他國，其諸商人，共將一狗，至於中路。眾賈頓息，伺人不看閑靜之時，狗便盜取眾賈人肉。於時眾人即懷瞋恚，便共打狗，而折其脚，棄置空野，捨之而去。時舍利弗，遙以天眼，見此狗身，攣躄在地，飢餓困篤，懸命垂死，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得已持出飛至狗所，慈心憐愍，以食施與。狗得其食，濟活餘命，心甚歡喜，倍加踊躍。時舍利弗，即為其狗，具足解說微妙之法，狗便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時舍利弗，獨行乞食，婆羅門見，而問之言：「尊者獨行，無沙彌耶？」舍利弗言：「我無沙彌，聞卿有子，當用見與。」婆羅門言：「我有一子字曰均提，年既孩幼，不任使令。比前長大，當用相與。」時舍利弗，聞彼語已，即戢在心，還至祇洹。至年七歲，復來求之。時婆羅門，即以其兒，付舍利弗，令使出家。時舍利弗，便受其兒，將至祇洹，聽為沙彌，漸為具說種種妙法，心意開解，得阿羅漢，六通清徹，功德悉備。

時均提沙彌，始得道已，自以智力，觀過去世，本造何行，來受此形，得遭聖師，而獲果證？觀見前身，作一餓狗，蒙我和上舍利弗恩，今得人身，并獲道果。欣心內發，而自念言：「我蒙師恩，得脫諸苦，今當盡身供給所須，永作沙彌，不受

大戒。」

爾時阿難，而白佛言：「不審此人，曩昔之時，興何惡行，受此狗身？造何善根，而得解脫？」

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諸比丘，集在一處。時年少比丘，音聲清雅，善巧讚唄，人所樂聽。有一比丘，年高耆老，音聲濁鈍，不能經唄，每自出聲，而自娛樂。其老比丘，已得羅漢，沙門功德，皆悉具足。于時年少妙音比丘，見老沙門音聲鈍濁，自恃好聲，而呵之言：『今汝長老，聲如狗吠。』輕呵已竟，時老比丘，便呼年少：『汝識我不？』年少答言：『我大識汝，汝是迦葉佛時比丘。』上座答曰：『我今已得阿羅漢道，沙門儀式，悉具足矣。』時年少比丘，聞其所說，心驚毛豎，惶怖自責，即於其前，懺悔過咎。時老比丘，即聽懺悔。由其惡言，五百世中，常受狗身；由其出家持淨戒故，今得見我，蒙得解脫」。

爾時阿難，聞佛所說，歡喜信受，頂戴奉行。

## 雜阿含經（二五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比丘名優波先那，住王舍城寒林中塚間蛇頭巖下迦陵伽行處。時，尊者優波先那獨一於內坐禪。

時，有惡毒蛇長尺許，於上石間墮優波先那身上，優波先那喚舍利弗：「語諸比丘，毒蛇墮我身上，我身中毒，汝等駛來，扶持我身，出置於外，莫令於內身壞碎，如糠糟聚。」

時，尊者舍利弗於近處，住一樹下，聞優波先那語，即詣優波先那所，語優波先那言：「我今觀汝色貌，諸根不異於常，

而言中毒，持我身出，莫令散壞，如糠糟聚，竟為云何？」

優波先那語舍利弗言：「若當有言：『我眼是我、我所。耳、鼻、舌、身、意。耳、鼻、舌、身、意是我、我所。色、聲、香、味、觸、法，色、聲、香、味、觸、法是我、我所。地界，地界是我、我所。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是我、我所。色陰，色陰是我、我所。受、想、行、識陰，受、想、行、識陰是我、我所』者，面色諸根應有變異。我今不爾，眼非我、我所；乃至識陰非我、我所，是故面色諸根無有變異。」

舍利弗言：「如是，優波先那！汝若長夜離我、我所、我慢繫著使，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永不復起，云何面色諸根當有變異。」

時，舍利弗即周匝扶持優波先那身出於窟外，優波先那身中毒碎壞，如聚糠糟。

時，舍利弗即說偈言：

「久殖諸梵行，	善修八聖道，
歡喜而捨壽，	猶如棄毒鉢。
久殖諸梵行，	善修八聖道，
歡喜而捨壽，	如人重病愈。
久殖諸梵行，	善修八聖道，
如出火燒宅，	臨死無憂悔，
久殖諸梵行，	善修八聖道，
以慧觀世間，	猶如穢草木，
不復更求餘，	餘亦不相續。」

時，尊者舍利弗供養優波先那尸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優波先那有小惡毒蛇，如治眼籌，墮其身上，其身即壞，如聚糠糟。」

佛告舍利弗：「若優波先那誦此偈者，則不中毒，身亦不壞，如聚糠糟。」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誦何等偈？何等辭句？」

佛即為舍利弗而說偈言：

「常慈念於彼，	堅固賴吒羅，
慈伊羅槃那，	尸婆弗多羅，
欽婆羅上馬，	亦慈迦拘吒，
及彼黑瞿曇，	難徒跋難陀。
慈悲於無足，	及以二足者，
四足與多足，	亦悉起慈悲，
慈悲於諸龍，	依於水陸者，
慈一切眾生，	有量及無量，
安樂於一切，	亦離煩惱生，
欲令一切賢，	一切莫生惡。
常住蛇頭巖，	眾惡不來集，
凶害惡毒蛇，	能害眾生命，
如此真諦言，	無上大師說，
我今誦習此，	大師真實語，
一切諸惡毒，	無能害我身。
貪欲瞋恚癡，	世間之三毒，
如此三毒惡，	永除名佛寶，
法寶滅眾毒，	僧寶亦無餘，
破壞凶惡毒，	攝受護善人，
佛破一切毒，	汝蛇毒今破。」

故說是呪術章句，所謂：

「塢耽婆隸 耽婆隸 航陸波婆耽陸 [木\*奈]涕 肅  
[木\*奈]涕 𣎵跋涕 文那移 三摩移 檀諦 尼羅𣎵施 婆

羅拘閤塢隸 塢娛隸」悉波呵

「舍利弗！優波先那善男子爾時說此偈，說此章句者，蛇毒不能中其身，身亦不壞，如糠糟聚。」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優婆先那未曾聞此偈，未曾聞此呪術章句，世尊今日說此，正為當來世耳。」

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二七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時，有瞿迦梨比丘，是提婆達多伴黨，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瞿迦梨比丘：「瞿迦梨！汝何故於舍利弗、目犍連清淨梵行所，起不清淨心？長夜當得不饒益苦。」

瞿迦梨比丘白佛言：「世尊！我今信世尊語，所說無異，但舍利弗、大目犍連心有惡欲。」如是第二、第三說，瞿迦梨比丘一一提婆達多伴黨於世尊所再三說中，違反不受，從座起去。去已，其身周遍生諸疱瘡，皆如栗，漸漸增長，皆如桃李。

時，瞿迦梨比丘患苦痛，口說是言：「極燒！極燒！」膿血流出，身壞命終，生大鉢曇摩地獄。

時，有三天子，容色絕妙，於後夜時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時，一天子白佛言：「瞿迦梨比丘一一提婆達多伴黨今已命終。」時，第二天子作是言：「諸尊當知，瞿迦梨比丘命終墮地獄中。」第三天子即說偈言：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便毀，  
其罪生於口，    死墮惡道中。  
博弈亡失財，    是非為大咎，  
毀佛及聲聞，    是則為大過。」

彼三天子說是偈已，即沒不現。

爾時，世尊夜過晨朝，來入僧中，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昨後夜時，有三天子來詣我所，稽首我足，退坐一面。第一天子語我言：『世尊！瞿迦梨比丘——提婆達多伴黨今已命終。』第二天子語餘天子言：『瞿迦梨比丘命終墮地獄中。』第三天子即說偈言：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便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說是偈已，即沒不現。諸比丘！汝等欲聞生阿浮陀地獄眾生其壽齊限不？」

諸比丘白佛：「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大眾說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齊限。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

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譬如拘薩羅國，四斗為一阿羅，四阿羅為一獨籠那，十六獨籠那為一闍摩那，十六闍摩那為一摩尼，二十摩尼為一佉梨，二十佉梨為一倉，滿中芥子。若使有人百年百年取一芥子。如是乃至滿倉芥子都盡，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猶故不盡。如是二十阿浮陀地獄眾生壽等一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二十尼羅浮陀地獄眾生壽等一阿吒吒地獄眾生壽，二十阿吒吒地獄眾生壽等一阿波波地獄眾生壽，二十阿波波地獄眾生壽等一阿休休地獄眾生壽，二十阿休休地獄眾生壽等一優鉢羅地獄眾生壽，二十優鉢羅地獄眾生壽等一

鉢曇摩地獄眾生壽，二十鉢曇摩地獄眾生壽等一摩訶鉢曇摩地獄眾生壽。

「比丘！彼瞿迦梨比丘命終墮摩訶鉢曇摩地獄中，以彼於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比丘生惡心、誹謗故。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於彼燒焦炷所，尚不欲毀壞，況毀壞有識眾生？』」佛告諸比丘：「當如是學。」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九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時，有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日日精勤，往詣佛所，尊重供養。

時，娑婆世界主作是念：「今旦太早而來見佛，正值世尊入大三昧，我等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作是念已，即入彼房，至房戶中，以指扣戶，口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於舍利弗、目連所起淨信心，汝莫長夜得不饒益苦！」

瞿迦梨言：「汝是誰？」

梵天答言：「娑婆世界主梵天王。」

瞿迦梨言：「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

梵天王言：「如是，比丘！」

瞿迦梨言：「汝何故來？」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答言：「此不可治。」即說偈言：

「於無量處所，        生心欲籌量；  
何有點慧者，        而生此覺想？  
無量而欲量，        是陰蓋凡夫。」

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世尊！我常日日勤到佛所，親覲供養，我作是念：『今旦太早來見世尊，正值世尊入大三昧，我且當入提婆達多伴黨瞿迦梨比丘房中。』即住戶中，徐徐扣戶，口說是言：『瞿迦梨！瞿迦梨！當於舍利弗、目犍連賢善智慧者所起淨信心，莫長夜得不饒益苦！』瞿迦梨言：『汝是誰？』我即答言：『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瞿迦梨言：『世尊不記汝得阿那含耶？』我即答言：『如是。』瞿迦梨復言：『汝何故來？』我作是念：『此不可治。』即說偈言：

「『於不可量處，發心欲籌量，  
不可量欲量，是陰蓋凡夫。』」

佛語梵王：「如是，如是。梵王！

「於不可量處，而發心欲量；  
何有智慧人，而生此妄想？  
不可量欲量，是陰蓋凡夫。」

佛說此經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聞佛所說，歡喜隨喜，從座起，為佛作禮，即沒不現。

## 雜寶藏經仇伽離謗舍利弗等緣

昔有尊者舍利弗、目連，遊諸聚落，到瓦師所，值天大雨，即於中宿。會值窟中先時有一牧牛之女，在後深處；而聲聞人，不入定時，無異凡夫，故不知見。彼牧牛女，見舍利弗、目連其容端政，心中惑著，便失不淨。尊者舍利弗、目連，從瓦窟出。仇伽離善於形相，觀人顏色，知作欲相不作欲相，見牧牛女在後而出，其女顏色，有成欲相，不知彼女自生惑著而失不淨，即便謗言：「尊者舍利弗、目連，姪牧牛女。」向諸比丘，廣說是事。時諸比丘，即便三諫：「莫謗尊者舍利弗、目連。」

時仇伽離心生瞋嫉，倍更忿盛。

有一長者，名曰婆伽，尊者舍利弗、目連，為說法要，得阿那含，命終生梵天上，即稱名為婆伽梵。時婆伽梵，遙於天上，知仇伽離謗尊者舍利弗、目連，即便來下，至仇伽離房中。仇伽離問言：「汝是阿誰？」答言：「我是婆伽梵。」「為何事來？」梵言：「我以天耳，聞汝謗尊者舍利弗、目連，汝莫說尊者等有如此事。」如是三諫。諫之不止，反作是言：「汝婆伽梵！言得阿那含，阿那含者，名為不還，何以來至我邊？若如是者，佛語亦虛。」梵言：「不還者，謂不還欲界受生。」

時仇伽離，於其身上，即生惡瘡，從頭至足，大小如豆。往至佛所，而白佛言：「云何舍利弗、目連，姪牧牛女？」佛復諫言：「汝莫說是舍利弗、目連是事。」聞佛此語，倍生瞋恚，時惡瘡轉大如[木\*奈]。第二又以此事，而白於佛，佛復諫言：「莫說此事。」瘡轉大如拳。第三不止，其瘡轉大如瓠，身體壯熱，入冷池中，能令水池甚大沸熱，瘡瘡盡潰，即時命終，墮摩訶優波地獄。

爾時比丘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尊者舍利弗、目連等，為他重謗？」

佛言：「過去劫時，舍利弗、目連等，曾為凡夫。見辟支佛出瓦師窰中，亦有牧牛女，從後而出，即便謗言：『彼比丘者，必與此女，共為交通。』由是業緣，墮三惡道中，受無量苦；今雖得聖，先緣不盡，猶被誹謗。當知聲聞人，不能為眾生作大善知識。所以者何？若舍利弗、目連，為仇伽離，現少神足，仇伽離必免地獄；不為現故，使仇伽離墮於地獄，如此之事。」

佛作是說：「是菩薩人，如鳩留孫佛時，有一仙人，名曰定光，共五百仙人，在於山林中草窟裏住。時有婦人，偶行在

此，值天降雨風寒理極，無避雨處，即向定光仙所，寄宿一夜。明日出去，諸仙人見之，即便謗言：『此定光仙，必共彼女，行不淨行。』爾時定光，知彼心念，恐其誹謗，墮於地獄，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作十八變。諸仙人見已，而作是言：『身能離地四指，無有姪欲；何況定光，昇虛空中，有大神變，而有欲事？我等云何，於清淨人，而起誹謗？』時五百仙人，即五體投地，曲躬懺悔。緣是之故，得免重罪。當知菩薩有大方便，真是眾生善知識。」

佛言：「爾時定光仙人者，今彌勒是也。爾時五百仙人者，今長老等五百比丘是也。」◎

## 增一阿含經六重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阿耨達泉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斯是羅漢，三達、六通神足自在，心無所畏，唯除一比丘，阿難是也。

爾時，世尊坐金蓮華，七寶為莖，及五百比丘各各坐寶蓮華。爾時，阿耨達龍王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

爾時，龍王遍觀聖眾已，白世尊曰：「我今觀此眾中，空缺不具，無尊者舍利弗，惟願世尊遣一比丘喚舍利弗使來。」

爾時，舍利弗在祇洹精舍，補納故衣。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至舍利弗所，語舍利弗云：『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

目連報曰：「如是。世尊！」

是時，尊者大目連如人屈伸臂頃，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語舍利弗言：「如來有教云：『阿耨達龍王欲得相見。』」

舍利弗報曰：「汝竝在前，吾後當往。」

目連報曰：「一切聖眾及阿耨達龍王遲想尊顏，欲得相見，

唯願時赴，勿輕時節。」

舍利弗報曰：「汝先至彼，吾後當往。」

是時，目連復重語曰：「云何，舍利弗！神足之中能勝吾乎？然今先遣使在前耶？若舍利弗不時起者，吾當捉臂將詣彼泉。」

是時，舍利弗便作是念曰：「目連方便試弄吾耳。」

爾時，尊者舍利弗躬解竭支帶，語目連曰：「設汝神足第一者，今舉此帶使離於地，然後捉吾臂將詣阿耨達泉。」

是時，目連作是念：「今舍利弗復輕弄我，將欲相試乎？今解帶在地云：『能舉者然後捉吾臂將詣泉所。』」是時，目連復作是想：「此必有因，事不苦爾。」即時，伸手而取帶舉，然不能使帶移動如毫釐許。是時，目連盡其力勢移此帶，不能使動。是時，舍利弗取此帶繫著閻浮樹枝。是時，尊者目連盡其神力，欲舉此帶，終不能移，當舉此帶時，此閻浮地大振動。

爾時，舍利弗便作是念：「目連比丘尚能使此閻浮地動，何況此帶？我今當持此帶繫著二天下。爾時，目連亦復舉之；繫著三天下、四天下，亦能舉之，如舉輕衣。」是時，舍利弗復作是念：「目連比丘堪任舉四天下，而不足言，我今持此帶，繫著須彌山腹。」是時，目連復能動此須彌山及四天王宮，三十三天宮皆悉動搖。是時，舍利弗復以此帶繫千世界。是時，目連亦能使動。時，舍利弗復以此帶繫二千世界、三千世界，亦復能動。是時，天地大動，唯有如來坐阿耨達泉而不移動，猶如力士弄於樹葉而無疑難。

是時，阿耨達龍王白世尊言：「今此天地何故振動？」

爾時，世尊具與龍王說此本緣，龍王白佛：「此二人神力何者最勝？」

世尊告曰：「舍利弗比丘神力最大。」

龍王白佛言：「世尊前記言：『目連比丘神足第一，無過是者。』」

世尊告曰：「龍王當知，有四神足。云何為四？自在三昧神力、精進三昧神力、心三昧神力、試三昧神力。是謂，龍王！有此四神足之力。若有比丘、比丘尼有此四神力者，親近修行而不放捨者，此則神力第一。」

阿耨達龍王白佛：「目連比丘不得此四神足乎？」

世尊告曰：「目連比丘亦得此四神足之力，親近修行，初不放捨。然目連比丘欲住壽至劫，亦復能辦。然舍利弗所入三昧，目連比丘不知名字。」

是時，尊者舍利弗復作是念：「三千大千剎土，目連皆能移轉，蠕虫死者不可稱計，然我躬自聞：『如來座者不可移動。』我今可以此帶繫著如來座所。」是時，目連復以神足而舉此帶，然不能動。時，目連生此念：「非我於神足退乎？今舉此帶而不能動。我今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

爾時，目連捨此帶已，即以神足至世尊所，遙見舍利弗在如來前坐，見已，目連復作是念：「世尊弟子神足第一，無出我者，然我不如舍利弗乎？」爾時，目連白佛言：「我將不於神足退乎？所以然者，我先發祇洹精舍，然後舍利弗發，今舍利弗比丘先在如來前坐。」

佛言：「汝不於神足有退，但舍利弗所入神足三昧之法，汝所不解。所以然者，舍利弗比丘智慧無有量，心得自在，不如舍利弗從心也；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若舍利弗比丘心所念法，即得自在。」大目連即時默然。

是時，阿耨達龍王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舍利弗比丘極有神力，不可思議，所入三昧，目連比丘而不知名字。」爾時，世尊與阿耨達龍王說微妙之法，勸令歡喜，即於彼說戒。

清旦，將諸比丘僧，還詣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諸比丘自相謂言：「世尊口自記：『我聲聞中神足第一者，目連比丘是也。』然今日不如舍利弗。」

爾時，諸比丘起輕慢想於目連所。是時，世尊便作是念：「此諸比丘生輕慢之想向目連，受罪難計。」告目連曰：「現汝神力使此眾見，無令大眾起懈怠想。」

目連對曰：「如是。世尊！」

是時，目連禮世尊足，即於如來前沒不現，往詣東方七恒河沙佛土，有佛名奇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彼土。是時，目連以凡常之服往詣彼土，在鉢盂緣上行，又彼土人民，形體極大。是時，諸比丘見目連已，自相謂言：「汝等觀此虫，正似沙門。」是時，諸比丘復持示彼佛：「唯然，世尊！今有一虫，正似沙門。」

爾時，奇光如來告諸比丘曰：「西方去此七恒河沙，彼土世界，佛名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是彼弟子，神足第一。」爾時，彼佛告目連曰：「此諸比丘起輕慢意，現汝神足，使大眾見之。」

目連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目連聞佛教已，以鉢盂絡盛彼五百比丘至梵天上。是時，目連以左脚登須彌山，以右脚著梵天上。

爾時，便說此偈：

「常當念勤加，	修行於佛法，
降伏魔眾怨，	如鈎調於象。
若能於此法，	能行不放逸，
當盡苦原際，	無復有眾惱。」

是時，目連以此音響，遍滿祇洹精舍，諸比丘聞已，往白世尊：「目連為住何處而說此偈。」



世尊告曰：「此目連比丘去此佛土七恒河沙，正在東方，以繩絡盛彼五百比丘，左脚登須彌山，右脚著梵天上，而說此偈。」

爾時，諸比丘歎未曾有：「甚奇！甚特！目連比丘有大神足，我等起於懈慢於目連所，唯願世尊使目連比丘將此五百比丘來至此間。」

是時，世尊遙現道力，使目連知意。

是時，目連將五百比丘來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數千萬眾而為說法。時，大目連將五百比丘至世尊所。然釋迦文佛弟子仰觀彼比丘！是時，東方世界比丘禮世尊足，在一面坐。爾時，世尊告彼比丘：「汝等比丘為從何來？是誰弟子？道路為經幾時？」

彼五百比丘白釋迦文佛：「我等世界今在東方，佛名奇光如來，是彼弟子。然我等今日亦復不知為從何來？為經幾日？」

世尊告曰：「汝等知佛世界乎？」

諸比丘對曰：「不也，世尊！」

「汝等今日欲詣彼土乎？」

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欲還詣彼土。」

爾時世尊告彼比丘：「今當與汝說六界法，善思念之。」

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爾時，諸比丘從佛受教。

世尊告曰：「彼云何名為六界之法？比丘當知，六界之人稟父母精氣而生。云何為六？所謂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是謂，比丘！有此六界，人身稟此精氣而生六入。云何為六？所謂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是謂，比丘！有此六入，由父母而得有，以依六入便有六識身。云何為六？若依眼識則有眼識身，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是謂，比丘！此名六識身。若有比丘解此六界、六入、六識者，

能度六天而更受形，設於彼壽終來生此間，聰明高才，於現身上，盡於結使，得至涅槃。」

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還將此比丘詣彼佛土。」

目連報曰：「如是。世尊！」是時，目連復以絡盛五百比丘，遶佛三匝，便退而去。如屈伸臂頃，以至彼佛土。是時，目連捨此比丘已，禮彼佛足已，還來詣此忍界。是時，彼土比丘聞此六界已，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弟子中第一聲聞神足難及，所謂大目乾連比丘是也。」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龍王兄弟經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洹阿難邠低阿藍。時有無央數比丘僧，皆阿羅漢也。

阿難邠低至佛所，作禮，却坐。

佛言：「人當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阿難邠低聞之歡喜，即起白佛：「明旦請佛及比丘僧降德到舍，設龕食。」佛默然。阿難邠低繞佛三匝而去。

佛告比丘僧：「旦日當上天，投日中下，會阿難邠低舍。」

佛如伸臂頃，即住虛空中。羅漢名須檀，正衣服，於虛空中，長跪白佛：「我恒上下，未嘗冥如今日也。」

佛言：「有兩龍王，瞋恚作變，吐氣為雲故也。」

復有羅漢名愛波，白佛：「欲行止之。」

佛言：「此龍大有威神。汝行者，必當興惡意，出水沒殺

天下人民。」

摩訶目犍連復正衣服，長跪虛空中問佛：「今日以冥，不復見須彌山帝釋宮殿下已質樹子。」

佛言：「有兩龍王，一名難頭，二名和難，大瞋恚言：『何等沙門欲飛過，摩我頭上？』龍身繞須彌山七匝，以頭覆其上，吐氣出霧故冥。」

目連白佛：「欲往訶止之。」

佛言：「大善！」目連繞佛三匝而行。

釋提桓因從八萬八千玉女，於後園相娛樂。目連先過其所，天帝迎之，稽首作禮。相問訊已，乃到龍所。兩龍見之，大怒，便變化出煙，須臾復出火。目連以佛意，亦變化出烟必繞兩龍三重。稍前分身入兩龍身中，右目入，左目出；左目入，右目出；右耳入，左耳出；左耳入，右耳出；復入右鼻，左鼻出；入左鼻，右鼻出，飛入其口中。兩龍謂目連在其腹中也。目連亦復作龍身，繞兩龍十四重，以頭覆須彌及兩龍。兩龍於下悚慄，延動須彌山，以尾搏扇海水，百獸震怖。

佛遙告目連：「此龍今當能出水沒壞天下。汝且須止！」

目連言：「我從佛聞知此法。我有四神足，當信持行之。我能取是兩龍及須彌山，著掌中跳過他方天下；亦能取剗磨須彌山，令碎如塵；復能磨須彌山及下地，令萬民不覺之。」

兩龍恐懼，稽首，目連復沙門身。兩龍化作人，為目連作禮悔過，目連將至佛所。

兩龍言：「我迷狂惑，不知尊神，觸犯雷震，哀原其罪！」便受五戒而去。

阿難邠低到精舍，索佛及比丘僧，了不見一人，便長跪白佛：「飯具以嚴辦，佛可自屈。」

佛即下到其舍。飯已，阿難邠低言：「我求佛不見，佛從

何所來？」

佛言：「目連與兩龍王共諍，適從天上來下。」

問：「誰勝者？」

佛言：「目連。」

阿難邠低言：「善哉！善哉！此龍乘戒堅強，失之毫數，罪至於龍，威神尊重。目連迺臣伏之乎！我從今日始，請佛及比丘僧宣揚目連功德。」

佛呪願迦羅越阿難邠低：「汝前後飯食得道人，善鬼神當擁護汝家，皆令安隱。」

阿難邠低作禮而去。

龍王兄弟經

## 中阿含經大品降魔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鼉山怖林鹿野園中。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教授為佛而作禪屋，露地經行。彼時，魔王化作細形，入尊者大目犍連腹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作是念：「我今腹中猶如食豆，我寧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自觀其腹。」是時，尊者大目犍連至經行道頭，敷尼師檀，結跏趺坐，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自觀其腹，尊者大目犍連便知魔王在其腹中。

尊者大目犍連即從定寤，語魔王曰：「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憍如來，亦莫觸憍如來弟子，莫於長夜無義無饒益，必生惡處，受無量苦。」

彼時，魔王便作是念：「此沙門不見不知而作是說：『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憍如來，亦莫觸憍如來弟子，莫於長

夜無義無饒益，必生惡處，受無量苦。』汝之尊師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彼猶不能速知速見，況復弟子能知見耶？」

尊者大目犍連復語魔王：「我復知汝意，汝作是念：『此沙門不知不見而作是說：「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憍如來，亦莫觸憍如來弟子，莫於長夜無義無饒益，必生惡處，受無量苦。汝之尊師有大如意足，有大威德，有大福祐，有大威神，彼猶不能如是速知速見，況復弟子能知見耶？」』」

彼魔波旬復作是念：「今此沙門知見我故，而作是說耳。」於是，魔波旬化作細形，從口中出，在尊者大目犍連前立。

尊者大目犍連告曰：「波旬！昔有如來名覺礫拘苟大無所著、等正覺，我時作魔，名曰惡，我有妹，名黑，汝是彼子。波旬！因此事故，汝是我[外\*男]甥。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二代弟子，一者名音，二者名想。波旬！以何義故，尊者音名音耶？波旬！尊者音住梵天上，以常音聲滿千世界，更無有弟子音聲與彼等者、相似者、勝者。波旬！以是義故，尊者音名音也。

「波旬！復以何義尊者想名想耶？波旬！尊者想所依遊行村邑，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其身，善攝諸根，立於正念。彼乞食已，食訖，中後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無事處，或至山林樹下，或至閑居靜處，敷尼師檀，結加趺坐，速入想知滅定。彼時，若有放牛羊人、取樵草人，或行路人，入彼山林，見入想知滅定，便作是念：『今此沙門於無事處坐而命終，我等寧可以燥樵、草拾已，積聚覆其身上而耶維之。』即拾樵、草積覆其身，以火然之，便捨而去。彼尊者想過夜平旦，從定寤起，抖擻衣服，所依村邑遊行，如常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護其身，善攝諸根，立於正念。

彼放牛羊人、取樵草人，或行路人，入彼山林人先見者，便作是念：『今此沙門在無事處坐坐而命終，我等昨已拾燥樵、草積覆其身，以火燒之，然已而去。然此賢者更復想也。』波旬！以是義故，尊者想名想也。

「波旬！彼時惡魔便作是念：『此禿沙門以黑所縛，斷種無子，彼學禪，伺、增伺、數數伺，猶若如驢，竟日負重，繫在櫪上，不得麥食，為彼麥故，伺、增伺、數數伺。如是，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學禪，伺、增伺、數數伺，猶如貓子在鼠穴邊，欲捕鼠故，伺、增伺、數數伺。如是，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彼學禪，伺、增伺、數數伺，猶如鵓狐在燥樵積間，為捕鼠故，伺、增伺、數數伺。如是，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學禪，伺、增伺、數數伺，猶如鶴鳥在水岸邊，為捕魚故，伺、增伺、數數伺。如是，此禿沙門為黑所縛，斷種無子，學禪，伺、增伺、數數伺。彼何所伺？為何義伺？求何等伺？彼調亂狂發敗壞，我不知彼何所從來？亦不知彼何所從去？亦不知住止，不知死不知生，我寧可教勅梵志、居士，汝等共來罵詈精進沙門，打破責數。所以者何？或罵打破責數時，儻能起惡心，令我得其便。』

「波旬！彼時惡魔便教勅梵志、居士，彼梵志、居士罵詈精進沙門，打破責數。彼梵志、居士或以木打，或以石擲，或以杖撻，或傷精進沙門頭，或裂壞衣，或破應器。爾時，梵志、居士若有死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彼生已，作是念：『我應受此苦，當復更受極苦過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進沙門行惡行故。』

「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用傷其頭，裂壞其衣，破其應器已，往詣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爾時，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無量百千眷屬

圍遶而為說法。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頭傷、衣裂、鉢破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等見不？惡魔教勅梵志、居士：「汝等共來罵詈精進沙門，打破噴數。所以者何？或罵打破責數時，儻能起惡心，令我得其便。」比丘！汝等當以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令惡魔求便不能得便。』

「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此教教諸弟子，彼即受教，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以此故，彼惡魔求便不能得便。

「波旬！彼時惡魔復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進沙門便，而不能得。我寧可教勅梵志、居士，汝等共來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或以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儻能起惡心，令我得其便。』波旬！彼梵志、居士為惡魔所教勅已，即共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以衣敷地而作是說：『精進沙門可於上行，精進沙門難行而行，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梵志、居士以髮布地而作是說：『精進沙門可於上行，精進沙門難行而行，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梵志、居士以手捧持種種飲食，住道邊待而作是說：『精進沙門受是食是，可持是去，隨意而用，令我長夜得利饒益，安隱快樂。』諸信梵志、居士見精進沙門，敬心扶抱，將入於內，持種種財物與精進沙門，作如是說：『受是用是，可持是去，隨意所用。』

爾時，梵志、居士若有死者，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必至善處，生於天上。生已，作是念：『我應受是樂，當復更受極樂勝是。所以者何？以我等向精進沙門行善行故。』

「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得奉敬、供養、禮事已，往詣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是時，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無量百千眷屬圍遶而為說法。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得奉敬、供養、禮事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等見不？惡魔教勅梵志、居士：「汝等共來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或以奉敬、供養、禮事精進沙門，儻能起惡心，令我得其便。」比丘！汝等當觀諸行無常，觀興衰法，觀無欲，觀捨離，觀滅，觀斷，令惡魔求便而不能得。』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此教教諸弟子，彼即受教，觀一切行無常，觀興衰法，觀無欲，觀捨離，觀滅，觀斷，令惡魔求便而不能得。

「波旬！彼時惡魔復作是念：『我以此事求精進沙門便，而不能得。我寧可化作年少形，手執大杖，住其道邊，打尊者音頭，令破血流污面。』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後所依村邑遊行，彼於平坦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尊者音在後侍從。波旬！爾時，惡魔化作年少形，手執大杖，住在道邊，擊尊者音頭破血流污面。波旬！尊者音破頭流血已，隨從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後，猶影不離。

「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村邑已，極其身力右旋顧視，猶如龍視，不恐不怖，不驚不懼而觀諸方。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見尊者音頭破血流污面，隨佛後行，如影不離，便作是說：『此惡魔凶暴，大有威力，此惡魔不知厭足。』波旬！覺礫拘苟大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語未訖，彼時，惡魔便於彼處，其身即墮無缺大地獄。



波旬！此大地獄而有四名，一者無缺，二者百釘，三者逆刺，四者六更。彼大地獄其中有卒，往至惡魔所，語惡魔曰：『汝今當知，若釘釘等共合者，當知滿百年。』」

於是，魔波旬聞說此已，即便心悸，恐怖驚懼，身毛皆豎，向尊者大目犍連即說頌曰：

「云何彼地獄，        惡魔昔在中，  
    嬌害佛梵行，        及犯彼比丘？」

尊者大目犍連即時以偈答魔波旬曰：

「地獄名無缺，        惡魔曾在中，  
    嬌害佛梵行，        及犯彼比丘。  
    彼鐵釘有百，        一切各逆刺，  
    地獄名無缺，        惡魔昔在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必得如是苦，        受黑業之報。  
    若干種園觀，        人者在於地，  
    食自然粳米，        居止在北洲。  
    大須彌山巖，        善修之所熏，  
    修習於解脫，        受持最後身。  
    跏立在大泉，        宮殿住至劫，  
    金色可愛樂，        猶火[火\*僉]晃昱。  
    作諸眾妓樂，        往詣帝釋所，  
    本以一屋舍，        善覺了為施。  
    若釋在前行，        昇毘闍延殿，  
    見釋大歡喜，        天女各各舞。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慚愧，  
    若毘闍延殿，        見比丘問義。  
    大仙頗能知，        愛盡得解脫？」

比丘即為答，	問者如其義。
拘翼我能知，	愛盡得解脫。
聞彼之所答，	釋得歡喜樂。
比丘多饒益，	所說如其義。
若毘闍延殿，	問帝釋天王，
此殿名何等，	汝釋攝持城？
釋答大仙人，	名毘闍延哆。
是謂千世界，	於千世界中，
無有勝此殿，	如毘闍延哆。
天王天帝釋，	自在隨所遊，
愛樂那遊哆，	化作一行百。
毘闍延殿內，	釋得自在遊，
毘闍延大殿，	足指能震動。
天王眼所觀，	釋得自在遊。
若鹿子母堂，	築基極深堅，
難動不可震，	如意足能搖。
彼有琉璃地，	聖人之所履，
滑澤樂更觸，	布柔軟綿褥。
愛語共和合，	天王常歡喜，
善能作妓樂，	音節善諧和，
謂天來會聚，	而說須陀洹。
若干無量千，	及百諸那術，
至三十三天，	慧眼者說法，
聞彼所說法，	歡喜而奉行。
我亦有是法，	如仙人所說，
謂至梵天上，	問彼梵天事，
梵故有此見，	謂見昔時有，

我住有常存，	恒有不變易。
梵天為答彼，	大仙我無見，
謂見昔時有，	我恒常不變，
我見此境界，	諸梵皆過去，
我今何由說，	恒常不變易？
我見此世間，	正覺之所說，
隨所因緣生，	所往而轉還，
火無有思念，	我燒愚癡人，
火然若愚觸，	必自然得燒。
如是汝波旬，	觸燒於如來，
久作不善行，	受報亦當久。
魔汝莫厭佛，	莫燒害比丘，
一比丘降魔，	住在於怖林。
彼鬼愁憂感，	目連之所訶，
恐怖無智慧，	即於彼處沒。」

尊者大目犍連所說如是。彼魔波旬聞尊者大目犍連所說，歡喜奉行。

降魔經竟(三千二百七十四字)

## 雜阿含經（五〇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時，尊者大目犍連在耆闍崛山中。

爾時，尊者大目犍連獨一靜處禪思，作是念：「昔有時，釋提桓因於界隔山石窟中，問世尊愛盡解脫之義，世尊為說，聞已隨喜，似欲更有所問義，我今當往問其喜意。」作是念已，如力士屈申臂頃，於耆闍崛山沒，至三十三天，去一分陀利池

不遠而住。

時，天帝釋與五百婇女遊戲浴池，有諸天女，音聲美妙。爾時，帝釋遙見尊者大目犍連，語諸天女言：「莫歌。莫歌。」時，諸天女即便默然，天帝釋即詣尊者大目犍連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

尊者大目犍連問帝釋言：「汝先於界隔山中問世尊愛盡解脫義，聞已隨喜，汝意云何？為聞說隨喜？為更欲有所問，故隨喜耶？」

天帝釋語尊者大目犍連：「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樂，或憶先事，或時不憶。世尊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問事者，今可往問世尊，如世尊說，汝當受持。然我此處有好堂觀，新成未久，可入觀看。」

時，尊者大目犍連默然受請，即與天帝釋共入堂觀。彼諸天女遙見帝釋來，皆作天樂，或歌或舞。諸天女輩著身瓔珞莊嚴之具，出妙音聲，合於五樂，如善作樂，音聲不異。諸天女輩既見尊者大目犍連，悉皆慚愧，入室藏隱。

時，天帝釋語尊者大目犍連：「觀此堂觀地好平正，其壁、柱、梁、重閣、牕牖、羅網、簾障，悉皆嚴好。」

尊者大目犍連語帝釋言：「憍尸迦！先修善法福德因緣，成此妙果。」

如是，帝釋三自稱歎，問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大目犍連亦再三答。

時，尊者大目犍連作是念：「今此帝釋極自放逸，著界神住，歎此堂觀，我當令彼心生厭離。」即入三昧，以神通力，以一足指擻其堂觀，悉令震動。時，尊者大目犍連即沒不現。

諸天女眾見此堂觀震掉動搖，顛沛恐怖，東西馳走，白帝釋言：「此是憍尸迦大師，有此大功德力耶？」

時，天帝釋語諸天女：「此非我師，是大師弟子大目犍連，梵行清淨，大德大力者。」

諸天女言：「善哉！憍尸迦！乃有如此梵行大德大力同學，大師德力當復如何？」

##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是時，四大聲聞集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奉佛、法、眾作功德者，由來無信者，當勸令信如來、法、僧。」尊者大目犍連、尊者迦葉、尊者阿那律、尊者賓頭盧。

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金、銀、珍寶、硨磲、瑪瑙、真珠、虎魄、象馬、車乘、奴婢、僕從，皆悉備具。又復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眾無有毫釐之善，無有篤信，故福已盡，更不造新，恒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及得阿羅漢者，亦復無有而取證者。彼長者有七重門，門門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

長者有姊名難陀，亦復慳貪不肯惠施，不種功德之本，故者已滅，更不造新，亦懷邪見：無施、無福、亦無受者，亦無今世、後世、善惡之報，亦無父母、得阿羅漢，亦復無有而取證者。難陀門戶亦有七重，亦有守門人，不令有來乞者，亦復以鐵籠覆上，不使飛鳥來入家中。「我等今日可使難陀母篤信佛、法、眾。」

爾時，拔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尊者阿那律到時，著衣

持鉢，便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

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有人入門內。』何故使人來入？」時，守門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

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著衣持鉢，詣長者家，從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

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令：『不使人入家中。』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入？」

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狂惑世人，無有正行。」

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然此長者婦是質多長者妹，從摩師山中取之。時，婦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言：『沙門學於幻術。』所以然者，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至長者家者，多所饒益。長者！竟識先前比丘者乎？」

長者報曰：「我不識之。」

時婦報言：「長者！頗聞迦毘羅衛國斛淨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

長者報言：「我聞有阿那律，然不見之耳。」

時，婦語長者言：「此豪族之子，捨居家已，出家學道，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無有出者。然如來亦說：『我弟子中天眼第一，所謂阿那律比丘是。』次第二比丘來入乞者，為識不乎？」

長者報言：「我不識之。」

其婦語言：「長者！頗聞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毘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耕牛田作？」

長者報言：「我躬自見此梵志身。」

其婦報言：「長者！頗聞彼梵志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者，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

長者報言：「我聞此梵志有子，名曰比波羅耶檀那，然復不見。」

其婦報言：「向者，後來比丘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諸有頭陀之行具足法者，無有出尊迦葉上也。世尊亦說：『我弟子中第一比丘頭陀行者，所謂大迦葉是。』今長者快得善利，乃使賢聖之人來至此間乞食。我觀此義已，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誹謗賢聖之人，言作幻化。』此釋迦弟子皆有神德，當說此語。」

時，尊者大目犍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詣長者家，破此鐵籠，落在虛空中，結跏趺坐。

是時，跋提長者見目犍連在虛空中坐，便懷恐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

目連報言：「我非天也。」

長者問言：「汝是乾沓耆耶？」

目連報言：「我非乾沓耆。」

長者問言：「汝是鬼耶？」

目連報言：「我非鬼也。」

長者問言：「汝是羅刹噉人鬼耶？」

目連報言：「我亦非羅刹噉人鬼也。」

是時，跋提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耆？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耆，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怛，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跋提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

目連報言：「我今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

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道士長夜著於飲食，然今欲論者，正當論飲食耳。若當從我索食者，我當言無也。」然復作是念：「我今少多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

目連報言：「長者當知，如來說五事大施，盡形壽當念修行。」

時，長者復作是念：「目連向者欲說法施行，今復言有五大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復告長者言：「如來說有二大施。所謂法施、財施。我今當說法施，不說財施。」

長者報言：「何者是五大施？」

目連報言：「一者不得殺生，此名為大施，長者！當盡形壽修行之。二者不盜，名為大施，當盡形壽修行。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當盡形壽而修行之。是謂，長者！有此五大施，當念修行。」

是時，跋提長者聞此語已，極懷歡喜，而作是念：「釋迦



文佛所說甚妙，今所演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得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是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姪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

是時，長者心中作是念：「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

是時，目連尋聲下坐。是時，跋提長者躬自辦種種飲食與目連，目連食訖，行淨水，長者作是念：「可持一端[疊\*毛]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白[疊\*毛]，欲取不好者，便得好者，尋復捨之，而更取[疊\*毛]，又故爾好，捨之，復更取之。

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疊\*毛]奉上目連。

是時，目連即與呪願：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为上，        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疊\*毛]，使長者受福無窮。

是時，長者便在一面坐，目連漸與說法妙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樂。諸佛世尊所說之法，苦、習、盡、道。時，目連盡與說之。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如極淨之衣易染為色，此跋提長者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法、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

聖眾。

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是時，跋提長者白目連曰：「自今已後恒受我請，及四部眾，當供給衣被、飯食、床臥具、病瘦醫藥，無所愛惜。」是時，目連與長者說法已，便從坐起而去。

餘大聲聞，尊者大迦葉、尊者阿那律，語尊者賓頭盧言：「我等已度跋提長者，汝今可往降彼老母難陀。」

賓頭盧報曰：「此事大佳。」

爾時，老母難陀躬作酥餅。爾時，尊者賓頭盧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中踊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已，極懷瞋恚，並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者，我終不乞汝食也。」

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使雙眼脫出。是時，母難陀倍復瞋恚，復作惡言：「正使沙門空中倒懸者，終不與汝食。」

是時，尊者賓頭盧復以三昧力，在空中倒懸。時，母難陀倍復瞋恚而作惡言：「正使沙門舉身烟出者，我終不與汝食。」

是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舉身出烟。是時，老母見已，倍復恚怒，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燃者，我終不與汝食也。」

是時，賓頭盧即以三昧，使身體盡燃。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者，我終不與汝食也。」

時，賓頭盧復以三昧力，便舉身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者，我終不與汝食也。」

是時，尊者賓頭盧即入滅盡三昧，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時，老母以不見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釋種子，多所識知，國王所敬，設聞在我家死者，必遭官

事，恐不免濟。」並作是語：「沙門還活者，我當與沙門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

時，母難陀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前作者持與之。」便前取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時，母難陀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何故相憊乃爾？」

賓頭盧報曰：「大姊當知，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耳。」

母難陀報曰：「比丘！何所戒勅？」

賓頭盧曰：「老母今當知，今持此餅往詣世尊所。若世尊有所戒勅者，我等當共奉行。」

老母報曰：「此事甚快。」

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尊者賓頭盧後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立。

爾時，賓頭盧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

爾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持餅施與如來及與比丘僧。」

是時，母難陀即以奉上如來及餘比丘僧。故有遺餘餅在，母難陀白世尊言：「故有殘餅。」

世尊曰：「更飯佛、比丘僧。」

母難陀受佛教令，復持此餅飯佛及比丘僧。然後復故有餅在。是時，世尊告母難陀：「汝今當持此餅與比丘尼眾、優婆塞、優婆夷眾。」

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施與諸貧窮者。」

然故有餅在，世尊告曰：「可持此餅棄于淨地，若著極清淨水中。所以然者，我終不見沙門、婆羅門、天及人民能消此餅，除如來、至真、等正覺。」

對曰：「如是。世尊！」是時，母難陀即以此餅，捨著淨水中，即時火焰起。母難陀見已，尋懷恐懼，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漸與說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漏為穢污，出家為要。爾時，世尊以見母難陀心意開解，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與母難陀說之。

是時，老母即於座上得法眼淨，猶如白[疊\*毛]易染為色。此亦如是，時母難陀諸塵垢盡，得法眼淨。彼以得法、成法無有狐疑，已度猶豫，得無所畏，而承事三尊，受持五戒。爾時，世尊重與說法，使發歡喜。

爾時，難陀白世尊曰：「自今已後，使四部之眾在我家取施，自今已去恒常布施，修諸功德，奉諸賢聖。」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是時，跋提長者及母難陀，有弟名曰優婆迦尼，是阿闍世王少小同好，極相愛念。爾時，優婆迦尼長者經營田作，聞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之中不復睡眠，亦不飲食。是時，長者辦田作已，還詣羅閱城中道，復作是念：「我今先至世尊所，然後到家。」爾時，長者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長者白世尊曰：「我兄跋提及姊難陀，受如來法化乎？」

世尊告曰：「如是，長者！今跋提、難陀以見四諦，修諸善法。」

爾時，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我等居門極獲大利。」

世尊告曰：「如是，長者！如汝所言，汝今父母極獲大利，種後世之福。」

爾時，世尊與長者說微妙之法，長者聞法已，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往詣王阿闍世所，在一面坐。

爾時，王問長者曰：「汝兄及姊受如來化耶？」

對曰：「如是。大王！」

王聞此語，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擊鍾鳴鼓，告勅城內：「自今已後，無令事佛之家有所貲輸，亦使事佛之人來迎去送。所以然者，此皆是我道法兄弟。」

爾時，王阿闍世出種種飲食持與長者，時長者便作是念：「我竟不聞世尊說夫優婆塞之法，為應食何等食？應飲何等漿？我今先往至世尊所，問此義，然後當食。」

爾時，長者告左右一人曰：「汝往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持我聲而白世尊云：『優婆迦尼長者白世尊曰：「夫賢者之法當持幾戒？又犯幾戒非清信士？當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

爾時，彼人受長者教，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爾時，彼人持長者名，白世尊曰：「夫清信士之法應持幾戒？犯幾戒非優婆塞？又應食何等食？飲何等漿？」

世尊告曰：「汝今當知食有二種，有可親近，有不可親近。云何為二？若親近食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食不可親近；若得食時，善法增益，不善法損，此食可親近。漿亦有二事，若得漿時，起不善法，善法有損，此不可親近；若得漿時，不善法損，善法有益，此可親近。夫清信士之法，限戒有五，其中能持一戒、二戒、三戒、四戒，乃至五戒，皆當持之。當再三問，能持者使持之；若清信士犯一戒已，身壞命終，生地獄中。若復清信士奉持一戒，生善處天上，何況二、三、四、五？」是時，彼人從佛受教已，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彼人去不遠，是時世尊告諸比丘：「自今已後，聽授優婆

塞五戒及三自歸。若比丘欲授清信士、女戒時，教使露臂、叉手合掌，教稱姓名，歸佛、法、眾；再三教稱姓名，歸佛、法、眾，復更自稱：『我今已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釋迦文佛最初五百賈客受三自歸，盡形壽不殺、不盜、不淫、不欺、不飲酒。若持一戒，餘封四戒；若受二戒，餘封三戒；若受三戒，餘封二戒；若受四戒，餘封一戒；若受五戒，當具足持之。」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佛說大迦葉本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

爾時，城中有勢富梵志，名曰尼拘類（晉曰無患），財富無數，金銀七寶，田宅牛馬，不可稱計。梵志有子，名曰畢撥學志，捨六十佉梨金寶好物及千具犁牛，捐仁賢妻——天下第一光顏，微妙面色為最——一心自念言：「當趣世間阿羅漢，學淨修梵行。」詣多子神祠藥樹之下，噉食其果。於是，世尊轉大法輪，轉法輪竟與比丘眾退，至多子神祠，止其精舍。

於時，畢撥學志夜欲向明，住立遙見世尊在叢樹間，光明遠照，威曜普達，志即念言：「今此叢樹，天已向明，威神普照，光明無量，殊妙巍巍。於此樹間，必有鹿王、大雄師子，若有天神及大神通神足大變，必爾不疑。我當往觀。」

時畢撥學志即從坐起，往詣叢樹，遙見世尊光明百千，足底相文，眾好具足，即時歎曰：「吾等先古神仙所遺經典，說有瑞應三十二大人之相分別具足，當趣二處：設在家者為轉輪聖王，主四天下，選擇要教，治以正法，刀杖兵甲，制而不施；

假使出家，棄國捐王，當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寧可親覲。」

畢撥學志往詣佛所，覩世尊在於樹間端嚴而坐，猶大形象，七寶合成，威德巍巍，諸根寂定，道心靜然，逮最憺怕，忽然清淨，度于彼岸，猶若金山，若須彌王，猶如夜分坐於幽冥然大炬火，譬龍在深淵其水清涼；相三十二莊嚴其身，如大山王頂有大火然、如日出山岡光曜普照、如月盛滿眾星獨明、如轉輪王眷屬圍繞；八十種好遍布其體，猶若干華，各各開擺億百千光，從聖體出。畢撥學志見佛如是，心懷欣然，如冥見光，尋趣世尊，揖讓談語，自達姓名，却坐一面。

佛為說經，解若干義，分別其慧；論佛世尊有誨悅辭，布施持戒，愛欲之病，挑塵勞心，出家為上，憤擾諸品，應病授藥。尊見其心應時柔心——狐疑蓋心，悅信之心，罪福之心，若平等心——應心與合而為說法，如諸佛法，察其根源，而分別說苦、習、盡、道。即於坐上，遠塵離垢，諸法眼生，現在獲度；覩見法源，分別經典，拔于狐疑，得立果證。受教誨慧，致勇猛法，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稽首佛足：「我初來時，觀尊足心，自說名字，觀佛相好，心懷踊躍，而失禮敬。」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是故賢者，從今以往，若族姓子！有所至到，心念猶月，如月光照。種姓光明威曜，如是族姓子開目而行。如是，迦葉！從今日始，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如月盛滿遊行空時。是故，迦葉！從今日始，族姓子所遊至處，制心修行，猶如日光照於天下。其族姓子未曾閉目，制心修行，猶如日光，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日始，制心修行，猶如蜜蜂，所至到處，

多所發起，猶如蜜蜂採諸花味，不萎色香。若族姓子！制心修行，從今日始，造行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已往，制心修行，當如地、水、火、風，得淨不喜，得諸不淨——屎、尿、膿血、死蛇、死人污露——不以愁憂；若得華香、金銀、七寶、五種彩色，不以喜悅，無增無減。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嗟歎稱譽，安樂歡豫，不以為悅；若遇誹謗、眾苦、惱患，不以愁憂。」

佛告迦葉：「從今日始，族姓子制心修行，當如拂淨物，亦拂不淨，亦拂屎、尿、涕、唾、膿血、死狗、死蛇、死人污露，不以淨悅，不淨不憂。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心修行，當如掃帚，淨亦掃，不淨亦掃。」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族姓子制心修行，當如凶祝子，常低頭行，在所至到，常內其手，若裸形人，羞身不蔽，在於世間，趣欲活命，不說本姓，若可不可，不以自宣。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族姓子制心修行，如截角牛，如牛截角，賢善柔順，不貪四事，詣於四衢，於四衢道，無有門戶，而危其命。若族姓子！制心修行，亦當如是。」

佛告迦葉：「從今以往，制心修行，當如鐵釜，又如諸燈，如釜、燈穿，多有孔漏滿中油脂；如明眼人從一邊觀，釜、燈諸孔脂油漏出，各各墮地。若族姓子！察身非常，四大合成，九孔穿漏，皆出不淨，不貪樂身，不以為奇。」

於是，大迦葉從佛世尊聞月喻行，即受諷誦觀八脫門。佛告迦葉：「詣光曜樹。」迦葉應曰：「唯然，世尊！」即從坐起，在佛後住。

時，佛與大迦葉出其叢樹，詣異叢樹。尋復出去，坐異樹



下，告大迦葉：「於此樹下，為如來敷座，吾身疲弊，其背甚痛。」迦葉受教，促疾促疾為佛敷座，令其方正。敷座已竟，前白大聖：「敷座已訖，唯願就席。」

佛尋坐竟，告迦葉曰：「是地柔軟，細滑妙好。」

迦葉曰：「唯然，世尊！彼地此地，今者人身，會歸此地。唯然，世尊！歸於盡滅，持心忍辱，當如是地。今我法衣亦猶柔好，願佛愍傷，加哀受之。」

佛告迦葉：「假使我受柔軟絳衣，汝服何等？」

迦葉白佛：「往古諸世尊讚譽：『若族姓子！著塚間死人弊衣及五納衣，為安諸天及世間人。』」

佛言：「善哉，善哉！迦葉！多所哀愍，多所安隱，著弊納衣，往古諸佛所稱歎者。迦葉！汝起，促取水來，吾甚飢渴，意欲飲水。」

「唯然，世尊！」即受教起，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促疾促疾欲行取水。

諸比丘見，尋時問之：「仁為耆年，不以貢高，亦不憂惑，寂除凶欲入無所處，何因為沙門欲受具戒，今所至？」

迦葉報曰：「汝等詣佛，以持此事自問大聖，悉當為汝分別說之。」

於時，賢者大迦葉即取水來，往奉上佛。佛尋受之，飲水竟，便殘水持與迦葉。即受，以著一面，長跪叉手，右膝著地，更整衣服，白世尊曰：「我行取水，見諸弟子及諸比丘，問我曰：『仁為耆年，不以貢高，不以憂惑，亦不癡妄，寂諸四事眾欲之凶。』我自捨六十佉犁金妙珍寶、犁牛千具，棄妻玉女天下第一，其有世間能成羅漢，吾當從受。今者弟子諸比丘眾，悉來問吾。我時前在多子神祠，在藥樹下，噉其果蓏，於是世尊未受具戒。爾時，世尊遊於王舍城，我時在竹樹間迦蘭園。

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見日大殿有千光出。時佛世尊在王舍城迦蘭竹樹間。時見世尊，吾自憶念，謂日更出，若大天神，夜忽如晝。時佛晡時從宴坐起，如月宮殿振大光明，則以覆蔽諸日月光，譬如大炬照於闇冥。佛在弟子眾中，威神光明，亦復如是。為諸比丘，講說經法，如轉輪王與諸子眷屬俱，與無央數眾比丘俱。吾爾時觀死不覩見諸比丘眾，無能受者，無能為師，唯獨如來，將出世間，興隆道化，而取滅度，今諸比丘，故來問我。」

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多有比丘不了善惡、覺與不覺，不解福田。諸法之處多有義理，是說第一。迦葉最尊，不以貢高，平等無憂，寂諸四事諸欲之凶，第一成就，受具足戒。」

佛說如是，賢者迦葉及諸比丘莫不歡喜。

佛說大迦葉本經

##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四）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在一街巷。

爾時，彼巷有一梵志婦，欲飯食婆羅門，即出門，遙見世尊，便往至世尊所，問世尊曰：「頗見婆羅門不？」

爾時，尊者大迦葉先在其巷。世尊便舉手指示曰：「此是婆羅門。」

是時，梵志婦熟視如來面，默然不語。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無欲無患者，	去愚無有癡；
漏盡阿羅漢，	是謂名梵志。

無欲無患者，    去愚無有癡；  
以捨結使聚，    是謂名梵志。  
無欲無患者，    去愚無有癡；  
以斷吾我慢，    是謂名梵志。  
若欲知法者，    三佛之所說；  
至誠自歸彼，    最尊無有上。」

爾時，世尊告大迦葉曰：「汝可往為此梵志婦，便現身，得免宿罪。」

是時，迦葉從佛受教，往至梵志婦舍已，就座而坐。是時，彼婆羅門婦便供辦餽饈種種飲食，以奉迦葉。

是時，迦葉即受食飲，欲度人故，而為彼人說此達嚩：

「祠祀火為上，    眾書頌為最；  
王為人中尊，    眾流海為上。  
眾星月為首，    照明日為先；  
四維及上下，    於諸方域境。  
天與世間人，    佛為最尊上；  
欲求其福者，    當歸於三佛。」

是時，彼梵志婦聞此語已，即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前白大迦葉曰：「唯願梵志恒受我請，在此舍食。」

是時，大迦葉即受彼請，在彼處受彼食。是時，婆羅門婦見迦葉食訖，更取一卑座，在迦葉前坐。是時，迦葉以次與說微妙之法。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斷漏為上，出家為要。尊者大迦葉已知彼梵志婦心開意解，甚懷歡喜。諸佛所可常說法者，苦、習、盡、道。

是時，尊者大迦葉悉為梵志婦說之時，梵志婦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淨白褰，無有塵垢，易染為色。時梵志婦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彼已得法、見法，分別

其法，無有狐疑，已逮無畏，自歸三尊：佛、法、聖眾，受持五戒。是時，尊者大迦葉重為梵志婦說微妙法已，即從坐起而去。

迦葉去未久時，婦夫婿來至家。婆羅門見婦顏色甚悅，非復常人。時，婆羅門即問其婦，婦即以此因緣具向夫婿說之。時，婆羅門聞是語已，便將其婦共詣精舍。往至世尊所，時，婆羅門與世尊共相問訊，在一面坐。婆羅門婦頭面禮世尊足，在一面坐。時，婆羅門白世尊曰：「向有婆羅門來至我家，今為所在？」

爾時，尊者大迦葉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正身正意，思惟妙法。

爾時，世尊遙指示大迦葉曰：「此是尊長婆羅門也。」

婆羅門曰：「云何，瞿曇！沙門即是婆羅門耶？沙門與婆羅門豈不異乎？」

世尊告曰：「欲言沙門者，即我身是。所以然者，我即是沙門。諸有奉持沙門戒律，我皆已得。如今欲論婆羅門者，亦我身是。所以然者，我即是婆羅門也。諸過去婆羅門，所持法行，吾已悉知。欲論沙門者，即大迦葉是。所以然者，諸有沙門律，迦葉比丘皆悉包攬。欲論婆羅門者，亦是迦葉比丘。所以然者，諸有婆羅門奉持禁戒，迦葉比丘皆悉了知。」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我不說梵志，	能知呪術者；
唱言生梵天，	此則不離縛。
無縛無生趣，	能脫一切結；
不復稱天福，	即沙門梵志。」

爾時，婆羅門白世尊曰：「言結縛者，何等名為結乎？」

世尊告曰：「欲愛是結，瞋恚是結，愚癡是結。如來者無

此欲愛，永滅無餘，瞋恚、愚癡亦復如是。如來無復此結。」

婆羅門曰：「唯願世尊說深妙法，無復有此諸結縛著。」

是時，世尊漸與彼婆羅門說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斷漏為上，出家為要。爾時，世尊知彼婆羅門心開意解，甚懷歡喜，古昔諸佛常所說法：苦、習、盡、道，爾時世尊盡為婆羅門說之。

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猶如新淨白褻，無有塵垢，易染為色。時婆羅門亦復如是，即於座上得法眼淨，彼已得法、見法，分別其法，無有狐疑，已逮無畏，自歸三尊：佛、法、聖眾，受持五戒，為如來真子，無復退還。

爾時，彼婆羅門夫婦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宋于闐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度於君民，與除饑眾、菩薩大士、天、龍、鬼神、世間人民無央數，眾會聽經。

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眾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摩訶迦葉時欲分衛：「若其未行，先三昧正受，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巖窟，羸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

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摩訶迦葉到其所，呪願言：「且多少施我，

可得大福。」

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哀矜恕，	實不為仁惜。」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飢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減身口，	分銖以為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重說偈言：

「實如仁所言，	生世無功德，
今在糞窟中，	不淨塗其身。
飲食無分米，	羸形而不覆，
如今之極貧，	施意與願違。」

摩訶迦葉重說偈言：

「母說處不悅，	飢窮無以施，
若其有施意，	此則不為貧。
若復知慚羞，	此則著法衣，
如母此二事，	衣食為備足。
世有顛愚人，	俗衣寶穀多，
無慚不念施，	計後此大貧。
惶荒設福德，	可謂為希有，
信哉罪福眾，	至誠不虛說。」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啟迦葉：「哀我，受不？」

摩訶迦葉答言：「大善！」

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籬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呪願：「使蒙福安。」

迦葉心念：「若吾齋去著餘處飲之者，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布囊中。

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沒入地，更在虛空身出水火：半身以上現其水出，半身以下復現火出。又復變化改易，飛騰虛空，從其東出沒於西方，南北亦爾。

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世間豪富、轉輪聖王及四天王、釋梵諸天？若復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若復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惟三佛者？悉可得果其願。」爾時，母人厭於世苦，聞天堂上審為快樂，即啟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第二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宮。

釋提桓因即自驚悸：「何所人者福德感動，將無此間有勝吾者？」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釋提桓因即偈問言：

「此女從何來？        大光明照曜，  
譬如七大日，        一時俱出現；  
震動吾宮殿，        威德難可當，  
本修何福德，        得來昇此天？」

是時，天女答帝釋偈言：

「本在閻浮提，        糞窟不淨中，

羸老兼疾病，    衣食不充備。  
三千大千土，    釋迦文佛尊，  
次有大弟子，    名摩訶迦葉。  
哀矜從母乞，    說法我心歡，  
貢其臭米汁，    施少獲願多。  
一心供福地，    願欲生天上，  
棄身糞窟中，    來生忉利天。」

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却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為特尊，    次有迦葉，  
能閉罪門。    昔在閻浮    糞窟之前，  
為其貧母，    開說真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潘，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即與侍從俱還天上。然後帝釋心念：「此女於閻浮提臭惡之中，以其米汁供養迦葉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及大姓。當作良策，於閻浮提詣迦葉所，興設福祐。」釋提洹因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下詣王舍大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人，身體瘠瘦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自現貧窮乞人之狀，不儲飲食、穀、帛之具。

摩訶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呪願，良久不去。

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



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豫開瓶苾芴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不多，鉢來取之。」

迦葉鉢取受呪願：「施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無量，即便三昧思惟其本，方坐三昧，公及母還復釋身，逕疾飛去，空中彈指歡喜無量。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為此變，欲增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言，「善哉！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佛告阿難：「此貧母人，一切世間無能及者，惠雖微少，福報甚多，以其苦厄興至心故，致無量福，福應之報。釋提桓因天上自恣，而捨豪尊來下殖福，獲報難量，是以，如來說檀第一。閻浮提人愚癡可矜，其如此比有少少耳，汝當廣宣如來真言。」

佛說是時，天、龍、鬼神、四輩弟子、比丘僧，興設大福而至達嚩，願及眾生，隨其志願皆得果報。

佛說經已，一切眾會莫不欣樂，稽首作禮。

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

## 增一阿含經一入道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城迦蘭陀竹園所，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大迦葉住阿練若，到時乞食，不擇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樹下，露坐，或空閑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在塚間，或時一食，或正中食，或行頭陀，年高長大。

爾時，尊者大迦葉食後，便詣一樹下禪定。禪定已，從坐起，整衣服，往至世尊所。

是時，世尊遙見迦葉來，世尊告曰：「善來，迦葉！」

時，迦葉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世尊告曰：「迦葉！汝今年高長大，志衰朽弊。汝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亦可受諸長者請，并受衣裳。」

迦葉對曰：「我今不從如來教。所以然者，若當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我則成辟支佛。然彼辟支佛盡行阿練若，到時乞食，不擇貧富，一處一坐，終不移易，樹下，露坐，或空閑處，著五納衣，或持三衣，或在塚間，或時一食，或正中食，或行頭陀。如今不敢捨本所習，更學餘行。」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度人無量，廣及一切，天、人得度。所以然者，若，迦葉！此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亦當久在於世。設法在世，益增天道，三惡道便減，亦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三乘之道，皆存於世。諸比丘！所學皆當如迦葉所習。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莫畏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語迦葉曰：「汝今年已朽邁，無少壯之意，宜可受諸長者衣裳及其飲食。」

大迦葉白佛言：「我不堪任受彼衣食，今此納衣隨時乞食，快樂無比。所以然者，將來當有比丘！形體柔軟，心貪好衣食，便於禪退轉，不復能行苦業，又當作是語：『過去佛時，諸比

丘等亦受人請、受人衣食，我等何為不法古時聖人乎？」坐貪著衣食故，便當捨服為白衣，使諸聖賢無復威神，四部之眾漸漸減少；聖眾已減少，如來神寺復當毀壞；如來神寺已毀壞故，經法復當凋落。是時，眾生無復精光，以無精光，壽命遂短。是時，彼眾生命終已，皆墮三惡趣。猶如今日眾生之類，為福多者皆生天上，當來之世為罪多者，盡入地獄。」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迦葉多所饒益，為世人民作良友福田。迦葉當知，吾般涅槃後千歲餘，當有比丘於禪退轉，不復行頭陀之法；亦無乞食、著補納衣，貪受長者請其衣食；亦復不在樹下閑居之處，好喜莊飾房舍，亦不用大小便為藥，但著餘藥草，極甘美者；或於其中貪著財貨，憒惜房舍，恒共鬭諍。爾時，檀越施主篤信佛法，好喜惠施，不惜財物。是時，檀越施主命終之後盡生天上，比丘懈怠者，死入地獄中。如是，迦葉！一切諸行皆悉無常，不得久保。」

「又迦葉當知，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剃鬚髮而習家業，左抱男，右抱女，又執箏簫在街巷乞食。爾時，檀越施主受福無窮，況復今日至誠乞食者。如是，迦葉！一切行無常，不可久停。」

「迦葉當知，將來之世，若有沙門比丘當捨八種道及七種之法，如我今日於三阿僧祇劫所集法寶。將來諸比丘以為歌曲，在眾人中乞食以自濟命，然後檀越施主飯彼比丘眾，猶獲其福，況復今日而不得其福乎！」

「我今持此法付授迦葉及阿難比丘。所以然者，吾今年老以向八十，然如來不久當取滅度，今持法寶付囑二人，善念誦持，使不斷絕，流布世間。其有遏絕聖人言教者，便為墮邊際。是故，今日囑累汝經法，無令脫失。」

是時，大迦葉及阿難即從座起，長跪叉手，白世尊言：「以

何等故，以此經法付授二人，不囑累餘人乎？又復如來眾中，神通第一不可稱計，然不囑累？」

世尊告迦葉曰：「我於天上、人中，終不見此人，能受持此法寶，如迦葉、阿難之比。然聲聞中亦復不出二人上者，過去諸佛亦復有此二人受持經法，如今迦葉、阿難比丘之比，極為殊妙。所以然者，過去諸佛頭陀行比丘，法存則存，法沒則沒。然我今日迦葉比丘留住在世，彌勒佛出世然後取滅度。由此因緣，今迦葉比丘勝過去時比丘之眾。又阿難比丘云何得勝過去侍者？過去時諸佛侍者，聞他所說，然後乃解。然今日阿難比丘，如來未發語便解，如來不復語是，皆悉知之。由此因緣，阿難比丘勝過去時諸佛侍者。是故，迦葉！阿難！吾今付授汝、囑累汝此法寶，無令缺減。」

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一切行無常，        起者必有滅，  
        無生則無死，        此滅最為樂。」

是時，大迦葉及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四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住舍衛國東園鹿子母講堂，晡時從禪覺，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言：「汝今已老，年耆根熟，糞掃衣重，我衣輕好，汝今可住僧中，著居士壞色輕衣。」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已長夜習阿練若，讚歎阿練若、糞掃衣、乞食。」

佛告迦葉：「汝觀幾種義，習阿練若，讚歎阿練若、糞掃衣、乞食，讚歎糞掃衣、乞食法？」

迦葉白佛言：「世尊！我觀二種義，現法得安樂住義，復為未來眾生，而作大明。未來世眾生當如是念：『過去上座六神通，出家日久，梵行純熟，為世尊所歎，智慧梵行者之所奉事。彼於長夜習阿練若，讚歎阿練若、糞掃衣、乞食，讚歎糞掃衣、乞食法。諸有聞者，淨心隨喜，長夜皆得安樂饒益。』」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迦葉！汝則長夜多所饒益，安樂眾生，哀愍世間，安樂天人。」

佛告迦葉：「若有毀訾頭陀法者，則毀於我；若有稱歎頭陀法者，則稱歎我。所以者何？頭陀法者，我所長夜稱譽讚歎。是故，迦葉！阿練若者，當稱歎阿練若；糞掃衣、乞食者，當稱歎糞掃衣、乞食法。」

佛說此經已，摩訶迦葉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雜阿含經（一一四二）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久住舍衛國阿練若床坐處，長鬚髮，著弊納衣，來詣佛所。爾時，世尊、無數大眾圍繞說法。

時，諸比丘見摩訶迦葉從遠而來，見已，於尊者摩訶迦葉所起輕慢心，言：「此何等比丘？衣服麤陋，無有儀容而來，衣服佻佻而來。」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告摩訶迦葉：「善來！迦葉！於此半座，我今竟知誰先出家，汝耶？我耶？」

彼諸比丘心生恐怖，身毛皆豎，並相謂言：「奇哉！尊者！

彼尊者摩訶迦葉，大德大力，大師弟子，請以半座。」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合掌白佛言：「世尊！佛是我師，我是弟子。」

佛告迦葉：「如是！如是！我為大師，汝是弟子，汝今且坐，隨其所安。」

尊者摩訶迦葉稽首佛足，退坐一面。

爾時，世尊復欲警悟諸比丘，復以尊者摩訶迦葉同己所得殊勝廣大功德為現眾故，告諸比丘：「我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初禪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摩訶迦葉亦復如我，離欲、惡不善法，乃至初禪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欲第二、第三、第四禪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摩訶迦葉亦復如是。乃至第四禪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我隨所欲，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想入處，神通境界，天耳、他心智、宿命智、生死智、漏盡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彼迦葉比丘亦復如是。乃至漏盡智具足住，若日、若夜、若日夜。」

爾時，世尊於無量大眾中稱歎摩訶迦葉同己廣大勝妙功德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一四三）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住耆闍崛山。

時，尊者阿難詣尊者摩訶迦葉所，語尊者摩訶迦葉言：「今可共出耆闍崛山，入王舍城乞食。」

尊者摩訶迦葉默然而許。

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著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日時太早，可共暫過比丘尼精舍。」即便往過。

時，諸比丘尼遙見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從遠而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坐。時，諸比丘尼禮尊者摩訶迦葉、阿難足已，退坐一面。

尊者摩訶迦葉為諸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時偷羅難陀比丘尼不喜悅，說如是惡言：「云何？阿梨摩訶迦葉於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為比丘尼說法？譬如販針兒於針師家賣，阿梨摩訶迦葉亦復如是，於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為諸比丘尼說法。」

尊者摩訶迦葉聞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口說惡言。聞已，語尊者阿難：「汝看！是偷羅難陀比丘尼心不喜悅，口說惡言。云何？阿難！我是販針兒，汝是針師，於汝前賣耶？」

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且止！當忍！此愚癡老嫗，智慧薄少，不曾修習故。」

「阿難！汝豈聞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見，於大眾中說月譬經，教誡、教授。比丘！當如月譬住，常如新學。如是廣說為說，阿難！如月譬住，常如新學耶？」

阿難答言：「不也，尊者摩訶迦葉！」

「阿難！汝聞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言：『比丘！當如月譬住，常如新學，其唯摩訶迦葉比丘！』？」

阿難答言：「如是，尊者摩訶迦葉！」

「阿難！汝曾為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於無量大眾中請汝來坐耶？又復世尊以同己廣大之德稱歎汝：『阿難離欲、惡不善法，乃至漏盡通。』稱歎？」

答言：「不也，尊者摩訶迦葉！」

「如是，阿難！世尊、如來、應、等正覺於無量大眾中，口自說言：『善來摩訶迦葉！請汝半座。』復於大眾中以同己廣大功德，離欲、惡不善法，乃至漏盡通，稱歎摩訶迦葉耶？」

阿難答言：「如是，尊者摩訶迦葉！」

時，摩訶迦葉於比丘尼眾中師子吼已。

## 雜阿含經（一一四四）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摩訶迦葉、尊者阿難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世尊涅槃未久。時，世飢饉，乞食難得。

時，尊者阿難與眾多年少比丘俱，不能善攝諸根，食不知量，不能初夜、後夜精懃禪思，樂著睡眠，常求世利。人間遊行至南天竺，有三十年少弟子捨戒還俗，餘多童子。時，尊者阿難於南山國土遊行，以少徒眾還王舍城。時，尊者阿難舉衣鉢，洗足已，至尊者摩訶迦葉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時，尊者摩訶迦葉問尊者阿難：「汝從何來？徒眾尠少？」

阿難答言：「從南山國土人間遊行，年少比丘三十人捨戒還俗，徒眾損減，又今在者多是童子。」

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有幾福利，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聽三人已上制群食戒？」

阿難答言：「為二事故。何等為二？一者為貧小家，二者多諸惡人以為伴黨，相破壞故。莫令惡人於僧中住，而受眾名，映障大眾，別為二部，互相嫌諍。」

尊者迦葉語阿難言：「汝知此義，如何於飢饉時，與眾多年少弟子南山國土遊行，令三十人捨戒還俗，徒眾損減，餘者多是童子？如阿難！汝徒眾消滅，汝是童子，不知籌量。」



阿難答言：「云何？尊者摩訶迦葉！我以頭髮二色，猶言童子？」

尊者摩訶迦葉言：「汝於飢饉世，與諸年少弟子人間遊行，致令三十弟子捨戒還俗，其餘在者復是童子。徒眾消滅，不知籌量，而言宿士眾壞，阿難！眾極壞，阿難！汝是童子，不籌量故。」

時，低舍比丘尼聞尊者摩訶迦葉以童子責尊者阿難，毘提訶牟尼，聞已不歡喜，作是惡言：「云何？阿梨摩訶迦葉本外道聞，而已童子呵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摩訶迦葉以天耳聞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口出惡言。聞已，語尊者阿難：「汝看！是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口說惡語，言：『摩訶迦葉本聞外道，而責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令童子名流行。』」

尊者阿難答言：「且止！尊者摩訶迦葉！忍之！尊者摩訶迦葉！此愚癡老嫗無自性智。」

尊者摩訶迦葉語阿難言：「我自出家，都不知有異師，唯如來、應、等正覺。我未出家時，常念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知在家荒務，多諸煩惱，出家空閑，難可俗人處於非家，一向鮮潔，盡其形壽，純一滿淨，梵行清白。當剃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以百千金貴價之衣，段段割截為僧伽梨，若世間阿羅漢者，闍從出家。我出家已，於王舍城那羅聚落中間多子塔所，遇值世尊正身端坐，相好奇特，諸根寂靜，第一息滅，猶如金山。

「我時見已，作是念：『此是我師！此是世尊！此是羅漢！此是等正覺！』我時一心合掌敬禮，白佛言：『是我大師！我是弟子。』

「佛告我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是弟子。迦葉！

汝今成就如是真實淨心所恭敬者。不知言知，不見言見，實非羅漢而言羅漢，非等正覺言等正覺者，應當自然身碎七分。迦葉！我今知故言知，見故言見，真阿羅漢言阿羅漢，真等正覺言等正覺。迦葉！我今有因緣故，為聲聞說法，非無因緣故。依，非無依；有神力，非無神力。是故，迦葉！若欲聞法，應如是學：「若欲聞法，以義饒益，當一其心，恭敬尊重，專心側聽，而作是念：『我當正觀五陰生滅，六觸入處集起、滅沒，於四念處正念樂住，修七覺分、八解脫身作證，常念其身，未嘗斷絕，離無慚愧，於大師所及大德梵行常住慚愧。』」如是應當學！」

「爾時，世尊為我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我亦隨去，向於住處。我以百千價直衣割截僧伽梨，四攝為座。爾時，世尊知我至心，處處下道，我即敷衣，以為坐具，請佛令坐。世尊即坐，以手摩衣，歎言：『迦葉！此衣輕細，此衣柔軟。』我時白言：『如是。世尊！此衣輕細，此衣柔軟，唯願世尊受我此衣！』佛告迦葉：『汝當受我糞掃衣，我當受汝僧伽梨。』佛即自手授我糞掃納衣，我即奉佛僧伽梨。如是漸漸教授，我八日之中，以學法受於乞食，至第九日，起於無學。

「阿難！若有正問：『誰是世尊法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付以法財，諸禪、解脫、三昧、正受？』應答我是，是則正說。譬如轉輪聖王第一長子，當以灌頂，住於王位，受王五欲，不苦方便自然而得，我亦如是，為佛法子，從佛口生、從法化生，得法餘財法，禪、解脫、三昧、正受，不苦方便自然而得。譬如轉輪聖王寶象，高七八肘，一多羅葉能映障者。如是我所成就六神通智，則可映障，若有於神通境界智證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天耳、他心通、宿命智、生死智、漏

盡作證智通有疑惑者，我悉能為分別記說，令得決定。」

尊者阿難語尊者摩訶迦葉：「如是！如是！摩訶迦葉！如轉輪聖王寶象，高七八肘，欲以一多羅葉能映障者。如是，尊者摩訶迦葉六神通智則可映障，若有於神通境界作證智，乃至漏盡作證智有疑惑者，尊者摩訶迦葉能為記說，令其決定。我於長夜敬信尊重尊者摩訶迦葉，以有如是大德神力故。」

尊者摩訶迦葉說是語時，尊者阿難聞其所說，歡喜受持。

## 增一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品（二）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舍衛城內有比丘尼名曰婆陀，將五百比丘尼於彼遊化。時，婆陀比丘尼在閑靜之處，而自思惟，結加趺坐，繫念在前，自憶無數宿命之事，復自笑。有比丘尼遙見婆陀比丘尼笑，見已，便往至比丘尼所：「今婆陀比丘尼獨在樹下而笑，將有何緣？」

時，五百比丘尼即相將至婆陀比丘尼所，頭面禮足。爾時，五百比丘尼白婆陀曰：「有何因緣獨坐樹下而笑耶？」

爾時，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我向者在此樹下，自憶無數宿命之事，復見昔日所經歷身，死此生彼，皆悉觀見。」

時，五百比丘尼復白言：「唯願當說曩昔之緣。」

時，婆陀比丘尼告五百比丘尼曰：「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有佛出世，名曰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爾時，世界名槃頭摩，人民熾盛不可稱計。爾時，如來遊彼國界，將十六萬八千比丘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時佛名號流布

四遠：『毘婆尸佛者眾相具足，是一切人良祐福田。』

「爾時，彼國界中有童子名曰梵天，顏貌端正，世之希有。時，彼童子手執寶蓋而行諸街巷中。時有居士婦亦復端正，亦從此道行，眾人皆共觀看。時童子便作是念：『我今亦復端正，手執寶蓋，眾人皆不觀視我身，此諸人民皆共觀此女人。我今要當作方便，使人觀視我。』時彼童子即出彼城，往至毘婆尸佛所，手執寶華，供養七日七夜，亦作誓願：『設當毘婆尸佛有此神足，有此神力，是世間、天上福田，持此功德，使我將來之世作女人身，人民見之莫不喜踊。』

「爾時，彼童子七日七夜供養彼佛已，隨命長短，後便生三十三天，於彼作女人身，極為端正，玉女中第一，以五事功德勝彼天女。云何為五？所謂天壽、天色、天樂、天威福、天自在。時三十三天見已，各自說曰：『此天女者，極為殊妙，無與等者。』其中或有天子作是說：『此天女我應得以為天后。』各相競爭。時大天王說曰：『汝等勿共鬪訟，其中能說極妙法者，便以此天女與之作婦。』

「爾時，有一天子便說斯偈：

「『若起若復坐，        寤寐無有歡，  
        設我眠睡時，        然後乃無欲。』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汝今故為樂，        於眠無念想，  
        我今興欲念，        如似打戰鼓。』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設復打戰鼓，        猶有休息時，  
        我欲馳速疾，        如水流不停。』

「爾時，復有天子而說斯偈：

「『如水漂大木，        猶有休息時，

我恒思想欲，    如殺象不眴。』

「爾時，諸天中最尊天子與諸天人而說斯偈：

「『汝等猶閑暇，    各能說斯偈，

我今不自知，    為存為亡乎？』

「爾時，諸天人白彼天子曰：『善哉！天子！所說偈者極為清妙。今日此天女奉貢天王。』爾時，天女即入天王宮。汝等諸天勿有猶豫。所以然者，爾時童子供養佛上寶蓋者，豈異人乎？莫作是觀。爾時童子身者，即我身是也。

「過去三十一劫有式詰如來，出現於世，遊化於野馬世界，與大比丘眾十六萬人俱。爾時，彼天女後便命終而生人中，受女人身，極為端正，世之希有。時式詰如來到時，著衣持鉢，入野馬城乞食。時彼天女人復為長者婦，以好飲食，奉上式詰如來，普作誓願：『持此功德之業，所生之處莫墮三惡趣，顏貌端正，與人殊異。』

「爾時，彼女人後便命終生三十三天，於彼復作女人身，極為端正，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爾時天女，豈異人乎？莫作是觀。所以然者，彼女人者，則我身是。

「即於彼劫毘舍羅婆如來出現於世，爾時天女隨壽長短，命終之後來生人中，受女人身，顏貌端正，世之希有。復與長者居士作婦。爾時，長者婦復以妙衣好服奉上如來，發此誓願：『使我將來之世得作女身。』時彼婦女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顏貌端正，勝彼天女。爾時彼女人者，豈異人乎？莫作斯觀。所以然者，爾時女人者，則我身是。

「時彼女人隨壽長短，命終之後，來生人中，在波羅[木\*奈]大城，與月光長者作婦婢，顏貌醜陋，人所惡見。自毘舍羅婆去世，更無佛。爾時，各佛遊化。時月光長者婦告其婢曰：『汝在外遊行，求覓沙門！顏貌端正，入吾意者，將來在家，

吾欲供養。』爾時，彼婢即出家中，在外求覓沙門！遇見各佛城內遊乞，然顏貌醜惡，姿色醜弊。時彼婢使語各佛曰：『大家欲見，願屈至家。』即入白主：『沙門已至，可往相見。』

「時長者婦見沙門已，心不歡樂，即語其婢：『此還發遣，吾不布施。所以然者，由其顏貌醜弊故。』爾時，其婢語夫人曰：『設夫人不惠施沙門者，我今日所應食分，盡用惠施。』時彼夫人即出食分，細[麩-夫+少]一升。時彼婢便授與沙門，各佛受此食已，飛在虛空作十八變。時長者婢復作誓願：『持此功德，所生之處莫墮三惡趣，使我將來之世，得作女人，極為端正。』

「時彼各佛手擎鉢飯，遶城三匝，月光長者將五百商人集普會講堂。時彼城中男女大小，見各佛擎鉢飯，飛在虛空，見已，相謂言：『斯是何人功德乃爾乎？遇此各佛飯食惠施？』

「時長者婢語夫人曰：『出觀向沙門神德，飛在虛空作十八變，神德無量。』時長者婦告其婢曰：『今所惠施沙門之食，設獲福者，盡持與我，我當與汝二日食直。』其婢報曰：『不堪任以福相與。』夫人告曰：『與汝四日食直，乃至十日食直。』其婢報曰：『我不堪任以福相與。』夫人告曰：『我今與汝百枚金錢。』其婢報曰：『我不須。』夫人復告：『與汝二百，乃至千枚金錢。』其婢報曰：『我亦不須。』夫人告曰：『我免汝身，使不作婢。』婢報曰：『我亦不須求為良人。』夫人復告：『汝作夫人，我為婢使。』其婢報曰：『我亦不須求為夫人。』夫人告曰：『我今當取汝撻打，毀兀耳鼻，截汝手足，當斷汝頭。』其婢報曰：『如斯之痛，盡堪任受，終不以福而相惠施；身屬大家，心善各異。』爾時，長者婦即撻其婢。

「時五百商人各作斯論：『此神人者今來乞食，必當是我家施與。』時月光長者發遣諸人，還來入家，見夫人取婢鞭打，

即問之曰：『以何因緣而鞭此婢。』時婢便以斯因緣具白。時月光長者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攝夫人以為婢使，使其婢代夫人處。

「爾時，波羅捺城有王治化，名梵摩達。時彼大王聞月光長者飯辟支佛，甚懷喜悅，乃遇真人，隨時惠施。梵摩達王即遣人召月光長者，而告之曰：『汝實飯神仙真人乎？』長者白王：『實遇真人，以食惠施。』時梵摩達王尋時賞賜，更增職位。時長者婢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顏貌殊妙，世之希有，五事功德勝彼諸天。諸妹莫作是觀，爾時長者婢，即我身是也。

「於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名拘樓孫如來。時彼天女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於人中。爾時，耶若達梵志作女。時此女人復飯如來，發誓願，求作女人身。後命終生三十三天，顏貌端正，勝諸天女。復從彼命終，生於人中。

「爾時，拘那含牟尼佛出現於世。時彼天女為長者女，復以金華供養拘那含牟尼佛：『持此功德，所生之處，莫墮三惡趣，使我後身得作女人身。』時此女人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於彼端正，出眾天女上，有五事功德而不可及。爾時長者女供養拘那含牟尼佛，豈異人乎？莫作斯觀，爾時長者女人，則我身是。

「時彼天女隨壽長短，來生人中，復與長者作婦，顏貌殊特，世間希有。

「爾時，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時長者婦七日七夜，供養迦葉佛，發誓願言：『使我將來世得作女人身。』時長者婦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有五事功德勝彼天女。爾時長者婦供養迦葉佛者，豈異人乎？莫作斯觀，爾時長者婦，則我身是。

「於此賢劫釋迦文出現於世，時彼天女命終之後生羅閱城中，與劫毘羅婆羅門作女，顏貌端正，出諸女人表。劫毘婆羅門女正以紫磨金像，至彼女人所，黠如似墨，意不貪五欲。諸妹莫作斯觀，此女人身豈異人乎？爾時婆羅門女者，則我身是也。諸妹當知，緣昔日功報，與比鉢羅摩納作婦，所謂摩訶迦葉是。尊大迦葉先自出家，後日我方出家，自憶昔日所經歷女人之身，是以今故自笑耳。我以無智自蔽，供養六如來，求作女人身，以此因緣，故笑昔日所經歷。」

爾時，眾多比丘聞婆陀比丘尼自憶宿命無數世時事，即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如來。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聲聞之中比丘尼，自憶無數世事如斯人乎？」

比丘白佛：「不見。世尊！」

佛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自憶宿命無數世事，劫毘羅比丘尼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三二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摩鳩羅山，尊者那伽波羅為親侍者。

爾時，世尊於夜闇時，天小微雨，電光睽現，出於房外，露地經行。

是時，天帝釋作是念：「今日世尊住摩鳩羅山，尊者那伽波羅親侍供養，其夜闇冥，天時微雨，電光睽現，世尊出房，露地經行，我當化作毘琉璃重閣，執持重閣，隨佛經行。」作是念已，即便化作鞞琉璃重閣，持詣佛所，稽首佛足，隨佛經



行。

爾時，摩竭提國人若男若女，夜啼之時，以摩鳩羅鬼恐之即止，親侍供養弟子之法，待師禪覺，然後乃眠。爾時，世尊為天帝釋夜經行久。

爾時，尊者那伽波羅作是念：「世尊今夜經行至久，我今當作摩鳩羅鬼形而恐怖之！」時，那伽波羅比丘即反被俱執，長毛在外，往在世尊經行道頭，白佛言：「摩鳩羅鬼來！摩鳩羅鬼來！」

爾時，世尊告那伽波羅比丘：「汝那伽波羅愚癡人，以摩鳩羅鬼神像恐怖佛耶？不能動如來、應、等正覺一毛髮也，如來、應、等正覺久離恐怖！」

爾時，天帝釋白佛言：「世尊！世尊正法、律中亦復有此人耶？」

佛言：「憍尸迦！瞿曇家中極大廣闊，斯等於未來世亦當使得清淨之法。」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復婆羅門，	於自所得法，
得到於彼岸。	若一毘舍遮，
及與摩鳩羅，	皆悉超過去。
若復婆羅門，	於自所行法，
一切諸受覺，	觀察皆已滅。
若復婆羅門，	自法度彼岸，
一切諸因緣，	皆悉已滅盡。
若復婆羅門，	自法度彼岸，
一切諸人我，	皆悉已滅盡。
若復婆羅門，	自法度彼岸，
於生老病死，	皆悉已超過。」

佛說此經已，釋提桓因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稽首佛足，即沒不現。

## 中阿含經習相應品彌醯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摩竭陀國，在闍鬪村莽[木\*奈]林窟。

爾時，尊者彌醯為奉侍者。於是，尊者彌醯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闍鬪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金鞞河邊，見地平正，名好[木\*奈]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暖和適，見已歡喜，便作是念：「此地平正，名好[木\*奈]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暖和適，若族姓子欲學斷者，當於此處，我亦有所斷，寧可在此靜處學斷耶？」

於是，彌醯食訖，中後舉衣鉢已，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平旦著衣持鉢，入闍鬪村而行乞食。乞食已竟，往至金鞞河邊，見地平正，名好[木\*奈]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暖和適，我見喜已，便作是念：『此地平正，名好[木\*奈]林，金鞞河水極妙可樂，清泉徐流，冷暖和適，若族姓子欲學斷者，當於此處，我亦有所斷，寧可在此靜處學斷耶？』世尊！我今欲往至彼[木\*奈]林靜處學斷。」

爾時，世尊告曰：「彌醯！汝今知不？我獨無人，無有侍者，汝可小住，須比丘來為吾侍者，汝便可去，至彼[木\*奈]林靜處而學。」

尊者彌醯乃至再三白曰：「世尊！我今欲往至彼[木\*奈]林靜處學斷。」

世尊亦復再三告曰：「彌醯！汝今知不？我獨無人，無有

侍者，汝可小住，須比丘來為吾侍者，汝便可去，至彼[木\*奈]林靜處而學。」

彌醯復白曰：「世尊無為無作，亦無所觀。世尊！我有為有作而有所觀。世尊！我至彼[木\*奈]林靜處學斷。」

世尊告曰：「彌醯！汝欲求斷者，我復何言？彌醯！汝去，隨意所欲。」於是，尊者彌醯聞佛所說，善受善持而善誦習，即禮佛足，繞三匝而去，詣彼[木\*奈]林。入林中已，至一樹下，敷尼師檀，結加趺坐。

尊者彌醯住[木\*奈]林中便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與害念，彼由此故便念世尊。於是，彌醯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至[木\*奈]林，於靜處坐便生三惡不善之念，欲念、恚念及與害念，我由此故便念世尊。」

世尊告曰：「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有五習法。云何為五？彌醯！比丘者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一習法。復次，彌醯！比丘者，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二習法。復次，彌醯！比丘者，謂所可說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得如是比沙門所說，具得易，不難得。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三習法。復次，彌醯！比丘者，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者，是謂第四習法。復次，彌醯！比丘者，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彌醯！心解脫未熟，欲令熟

者，是謂第五習法。

「彼有此五習法已，復修四法。云何為四？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彌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彌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得所可說聖有義，令心柔軟，使心無蓋，謂說戒、說定、說慧、說解脫、說解脫知見、說漸損、說不樂聚會、說少欲、說知足、說斷、說無欲、說滅、說燕坐、說緣起，得如是比沙門所說，具得易，不難得。

「彌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彌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彌醯！若比丘自善知識與善知識俱，善知識共和合，當知必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彌醯！若比丘得無常想者，必得無我想。彌醯！若比丘得無我想者，便於現法斷一切我慢，得息、滅、盡、無為、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彌醯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彌醯經竟(千三百二十三字)

## 中阿含經未曾有法品侍者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王舍城。

爾時，多識名德、上尊長老比丘、大弟子等，謂尊者拘隣

若、尊者阿攝貝、尊者跋提釋迦王、尊者摩訶男拘隸、尊者憊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維摩羅、尊者伽憊波提、尊者須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尊者隸婆哆、尊者大目乾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絺羅、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少/兔]寫長老、尊者耶舍行籌長老，如是比餘多識名德、上尊、長老比丘、大弟子等，亦遊王舍城，並皆近佛葉屋邊住。

是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宜須侍者，汝等見為舉一侍者，令瞻視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說，不失其義。」

於是，尊者拘隣若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願奉侍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

世尊告曰：「拘隣若！汝自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汝亦自應須瞻視者。拘隣若！汝還本坐。」於是，尊者拘隣若即禮佛足，便還復坐。

如是尊者阿攝貝、尊者跋提釋迦王、尊者摩訶男拘隸、尊者憊破、尊者耶舍、尊者邠耨、尊者維摩羅、尊者伽憊波提、尊者須陀耶、尊者舍梨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尊者隸婆哆、尊者大目乾連、尊者大迦葉、尊者大拘絺羅、尊者大周那、尊者大迦旃延、尊者邠耨加[少/兔]寫長老。

尊者耶舍行籌長老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願奉侍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

世尊告曰：「耶舍！汝自年老，體轉衰弊，壽過垂訖，汝亦自應須瞻視者。耶舍！汝還本坐。」於是，尊者耶舍即禮佛足，便還復坐。

爾時，尊者大目乾連在彼眾中，便作是念：「世尊欲求誰為侍者？意在何比丘，欲令瞻視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

義？我寧可入如其像定，觀眾比丘心。」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入如其像定，觀眾比丘心。尊者大目乾連即知世尊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欲令瞻視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從定起，白眾比丘曰：「諸賢知不？世尊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欲令瞻視可非不可，及受所說，不失其義。諸賢！我等今應共至賢者阿難所，勸喻令為世尊侍者。」

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及諸比丘共至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是時，尊者大目乾連坐已，語曰：「賢者阿難！汝今知不？佛欲得汝以為侍者，意在阿難，令瞻視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說，不失其義。阿難！猶村外不遠有樓閣臺觀，向東開窗，日出光照在於西壁，賢者阿難！世尊亦然，欲得賢者阿難以為侍者，意在阿難，令瞻視我可非不可，受我所說，不失其義。賢者阿難！汝今可為世尊侍者。」

尊者阿難白曰：「尊者大目乾連！我不堪任奉侍世尊。所以者何？諸佛世尊難可難侍謂為侍者。尊者大目乾連！猶如王大雄象，年滿六十，憍發力盛，牙足體具，難可難近謂為看視也。尊者大目乾連！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復如是，難可難近謂為侍者。尊者大目乾連！我以是故，不任侍者。」

尊者大目乾連復語曰：「賢者阿難！聽我說喻，智者聞喻，即解其義。賢者阿難！猶如優曇鉢華，時生於世，賢者阿難！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復如是，時時出世。賢者阿難！汝可速為世尊侍者，瞿曇當得大果。」

尊者阿難復白曰：「尊者大目乾連！若世尊與我三願者，我便然可為佛侍者。云何為三？我願不著佛新故衣，願不食別請佛食，願不非時見佛。尊者大目乾連！若世尊與我此三願者，如是我便為佛侍者。」

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勸尊者阿難為侍者已，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而便還去，往詣佛所，稽首禮足，却坐一面，白曰：「世尊！我已勸喻賢者阿難為佛侍者。世尊！賢者阿難從佛求三願。云何為三？願不著佛新故衣，願不食別請佛食，願不非時見佛。『尊者大目乾連！若世尊與我此三願者，如是我便為佛侍者。』」

世尊告曰：「大目乾連！阿難比丘聰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語：『阿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大目乾連！若阿難比丘聰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語：『阿難比丘為衣故奉侍世尊。』者，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大目乾連！阿難比丘聰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語：『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世尊。』大目乾連！若阿難比丘聰明智慧，豫知當有譏論，或諸梵行作如是語：『阿難比丘為食故奉侍世尊。』者，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大目乾連！阿難比丘善知時，善別時，知我是往見如來時，知我非往見如來時。知比丘眾、比丘尼眾是往見如來時，知比丘眾、比丘尼眾非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眾、優婆私眾是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眾、優婆私眾非往見如來時。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是往見如來時，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非往見如來時。知此眾多異學沙門、梵志能與如來共論，知此眾多異學沙門、梵志不能與如來共論。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安隱饒益，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不安隱饒益。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得辯才說法，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不得辯才說法。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

「大目乾連！阿難比丘雖無他心智，而善知如來晡時從燕坐起，豫為人說，今日如來行如是，如是現法樂居，審如所說，諦無有異。是謂阿難比丘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若以此心起貢高者，無有是相。』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初不非時見佛。』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未曾為佛所見訶責，除其一過，此亦為他故。』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八萬法聚，受持不忘，若以此起貢高者，無有此相。』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八萬法聚，初不再問，除其一句，彼亦如是不易。』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持八萬法聚，初不見從他人受法。』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從如來受持八萬法聚，初無是心，我受此法，為教語他。諸賢！但欲自御自息，自般涅槃故。』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此甚奇！甚特！謂四部眾來詣我所而聽法，若我因此起貢高者，都無此相，亦不豫作意，有來問者，我當如是如是答。諸賢！但在坐時，隨其義應。』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此甚奇！甚特！謂眾多異學沙門、梵志來問我事，我若以此有恐怖，有畏懼，身毛豎者，都無此相，亦不豫作意，有來問者，我當如是如是答。諸賢！



但在坐時，隨其義應。』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復次，一時，尊者舍梨子、尊者大目乾連、尊者阿難在舍衛國婆羅邏山中。是時，尊者舍梨子問曰：『賢者阿難！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頗憶有時起欲心耶？』尊者阿難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是學人，而不離欲。』尊者舍梨子復語曰：『賢者阿難！我不問汝學以無學，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汝頗憶有起欲心耶？』尊者舍梨子復再三問曰：『賢者阿難！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頗憶有時起欲心耶？』尊者阿難亦至再三白曰：『尊者舍梨子！我是學人，而不離欲。』尊者舍梨子復語曰：『賢者阿難！我不問汝學以無學，我但問汝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汝頗憶有起欲心耶？』於是，尊者大目乾連語曰：『賢者阿難！速答，速答。阿難！汝莫觸嬖上尊長老。』於是，尊者阿難答曰：『尊者舍梨子！我奉侍佛來二十五年，我初不憶曾起欲心。所以者何？我常向佛有慚愧心，及諸智梵行人。』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復次，一時，世尊遊王舍城，在巖山中。是時，世尊告曰：『阿難！汝臥當如師子臥法。』尊者阿難白曰：『世尊！獸王師子臥法云何？』世尊答曰：『阿難！獸王師子晝為食行，行已入窟，若欲眠時，足足相累，伸尾在後，右脅而臥，過夜平旦，回顧視身。若獸王師子身體不正，見已不喜，若獸王師子其身周正，見已便喜。彼若臥起，從窟而出，出已頻呻，頻呻已自觀身體，自觀身已四顧而望，四顧望已便再三吼，再三吼已便行求食，獸王師子臥法如是。』

「尊者阿難白曰：『世尊！獸王師子臥法如是，比丘臥法當復云何？』

「世尊答曰：『阿難！若比丘依村邑，過夜平旦，著衣持

鉢，入村乞食，善護持身，守攝諸根，立於正念。彼從村邑乞食已竟，收舉衣鉢，澡洗手足，以尼師檀著於肩上，至無事處，或至樹下，或空室中，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法。晝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已，復於初夜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法。於初夜時，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已，於中夜時，入室欲臥，四疊優哆邏僧敷著床上，襪僧伽梨作枕，右脅而臥，足足相累，意係明相，正念正智，恒念起想。彼後夜時速從臥起，或經行，或坐禪，淨除心中諸障礙法，如是比丘師子臥法。』尊者阿難白曰：『世尊！如是比丘師子臥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世尊教我師子喻臥法，從是已來，初不復以左脅而臥。』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復次，一時，世尊遊拘尸那竭，住憇跋單力士娑羅林中。爾時，世尊最後欲取般涅槃時告曰：『阿難！汝往至雙娑羅樹間，可為如來北首敷床，如來中夜當般涅槃。』

「尊者阿難受如來教，即詣雙樹，於雙樹間而為如來北首敷床，敷床已訖，還詣佛所，稽首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已為如來於雙樹間北首敷床，唯願世尊自當知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至雙樹間，四疊優哆邏僧以敷床上，襪僧伽梨作枕，右脅而臥，足足相累，最後般涅槃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以手拭淚而作是念：『本有諸方比丘眾，來欲見世尊供養禮事，皆得隨時奉見世尊供養禮事，若聞世尊般涅槃已，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禮事，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禮事。』

「於是，世尊問諸比丘：『阿難比丘今在何處？』時，諸比丘白曰：『世尊！尊者阿難執拂侍佛，以手拭淚而作是念：

「本有諸方比丘眾，來欲見世尊供養禮事，皆得隨時奉見世尊供養禮事，若聞世尊般涅槃已，便不復來奉見世尊供養禮事，我亦不得隨時見佛供養禮事。」』

「於是，世尊告曰：『阿難！汝勿啼泣，亦莫憂感。所以者何？阿難！汝奉侍我，身行慈，口、意行慈，初無二心，安樂無量，無邊無限。阿難！若過去時，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奉侍者，無勝於汝。阿難！若未來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奉侍者，亦無勝汝。阿難！我今現在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若有侍者，亦無勝汝。所以者何？阿難善知時，善別時，知我是往見如來時，知我非往見如來時。知比丘眾、比丘尼眾是往見如來時。知比丘眾、比丘尼眾非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眾、優婆私眾是往見如來時。知優婆塞眾、優婆私眾非往見如來時。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是往見如來時。知眾多異學沙門、梵志非往見如來時。知此眾多異學沙門、梵志能與如來共論。知此眾多異學沙門、梵志不能與如來共論。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得安隱饒益。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不得安隱饒益。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得辯才說法。知此食噉含消，如來食已，不得辯才說法。復次，阿難！汝雖無他心智，而逆知如來晡時從燕坐起，預為人說，今日如來行如是，如是現法樂居，審如所說，諦無有異。』

「於是，世尊欲令尊者阿難喜，告諸比丘：『轉輪聖王得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刹利眾往見轉輪王，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已歡喜。梵志眾、居士眾、沙門眾往見轉輪王，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已歡喜。阿難比丘亦復如是，得四未曾有法。云何為四？比丘眾往見阿難，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已歡喜。比丘尼眾、優婆塞眾、優婆私眾往見阿難，若默然時，見已歡喜，若所說時，聞已歡喜。』

喜。』

「復次，阿難為眾說法，有四未曾有。云何為四？阿難比丘為比丘眾至心說法，非不至心。彼比丘眾亦作是念：『願尊者阿難常說法，莫令中止。』彼比丘眾聞尊者阿難說法，終無厭足，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為比丘尼眾、優婆塞眾、優婆私眾至心說法，非不至心。優婆私眾亦作是念：『願尊者阿難常說法，莫令中止。』優婆私眾聞尊者阿難說法，終無厭足，然阿難比丘自默然住。

「復次，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於金剛，住金剛村中。是時，尊者阿難無量百千眾前後圍繞而為說法，於是，尊者金剛子亦在眾中，尊者金剛子心作是念：『此尊者阿難，故是學人，未離欲耶？我寧可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觀尊者阿難心。』於是，尊者金剛子便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觀尊者阿難心，尊者金剛子即知尊者阿難，故是學人而未離欲。

「於是，尊者金剛子從三昧起，向尊者阿難而說頌曰：

「『山林靜思惟，        涅槃令入心，  
瞿曇禪無亂，        不久息跡證。』

「於是，尊者阿難受尊者金剛子教，離眾獨行，精進無亂，彼離眾獨行，精進無亂，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彼即於現法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尊者阿難知法已，乃至得阿羅訶，尊者阿難作是說：『諸賢！我坐床上，下頭未至枕頃，便斷一切漏，得心解脫。』若尊者阿難作此說，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尊者阿難復作是說：『諸賢！我當結加趺坐而般涅槃。』尊者阿難便結加趺坐而般涅槃。若尊者阿難結加趺坐而般涅

槃，是謂尊者阿難未曾有法。」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侍者經竟(四千三百九十九字)

## 增一阿含經序品

自歸能仁第七仙，	演說賢聖無上軌；
永在生死長流河，	世尊今為度黎庶。
尊長迦葉及眾僧，	賢哲阿難無量聞；
善逝泥曰供舍利，	從拘夷國至摩竭。
迦葉端思行四等，	此眾生類墜五道；
正覺演道今去世，	憶尊巧訓懷悲泣。
迦葉思惟正法本，	云何流布久在世？
最尊種種吐言教，	總持懷抱不漏失。
誰有此力集眾法，	在在處處因緣本？
今此眾中智慧士，	阿難賢善無量聞。
即擊撻椎集四部，	比丘八萬四千眾，
盡得羅漢心解脫，	以脫縛著處福田。
迦葉哀愍於世故，	加憶尊恩過去報；
世尊授法付阿難，	願布演法長存世。
云何次第不失緒？	三阿僧祇集法寶，
使後四部得聞法，	已聞便得離眾苦。
阿難便辭吾不堪，	諸法甚深若干種，
豈敢分別如來教，	佛法功德無量智！
今尊迦葉能堪任，	世雄以法付耆舊；
大迦葉今為眾人，	如來在世請半坐。
迦葉報言雖有是，	年衰朽老多忘失，

汝今總持智慧業，  
我今有三清淨眼，  
一切眾生種種類，  
梵天下降及帝釋，  
彌勒兜術尋來集，  
彌勒梵釋及四王，  
一切諸法佛所印，  
若使不欲法存者，  
願存本要為眾生，  
釋師出世壽極短，  
當令法本不斷絕，  
迦葉最尊及聖眾，  
哀請阿難時發言，  
阿難仁和四等具，  
顧眄四部瞻虛空，  
便奮光明和顏色，  
彌勒觀光及釋梵，  
四部寂靜專一心，  
尊長迦葉及聖眾，  
時阿難說經無量，  
我今當為作三分，  
契經一分律二分，  
過去三佛皆三分：  
契經今當分四段，  
三名曰長多瓔珞，  
尊者阿難作是念：  
永存於世不斷絕，

能使法本恒在世。  
亦復能知他心智，  
無有能勝尊阿難。  
護世四王及諸天，  
菩薩數億不可計。  
皆悉叉手而啟白：  
阿難是我法之器。  
便為壞敗如來教；  
得濟危厄度眾難！  
肉體雖逝法身在；  
阿難勿辭時說法！  
彌勒梵釋及四王，  
使如來教不滅盡。  
意轉入微師子吼，  
悲泣揮淚不自勝。  
普照眾生如日初；  
收捨遲聞無上法。  
欲得聞法意不亂；  
直視觀顏目不眵。  
誰能備具為一聚？  
造立十經為一偈。  
阿毘曇經復三分；  
契經、律、法為三藏。  
次名增一、二名中，  
雜經在後為四分。  
如來法身不敗壞，  
天人得聞成道果。

或有一法義亦深，  
我今當集一法義，  
亦有二法還就二，  
四法就四五亦然，  
八法義廣九次第，  
如是法寶終不忘，  
於大眾中集此法，  
彌勒稱善快哉說，  
更有諸法宜分部，  
菩薩發意趣大乘，  
人尊說六度無極：  
禪、智慧力如月初，  
諸有勇猛施頭目，  
妻妾國財及男女，  
戒度無極如金剛，  
持心護戒如坏瓶，  
或有人來截手足，  
如海含容無增減，  
諸有造作善惡行，  
妨人諸行不至道，  
諸有坐禪出入息，  
正使地動身不傾，  
以智慧力知塵數，  
書疏業聚意不亂，  
諸法甚深論空理，  
將來後進懷狐疑，  
阿難自陳有是念：

難持難誦不可憶；  
一一相從不失緒。  
三法就三如連珠，  
五法次六六次七，  
十法從十至十一；  
亦恒處世久存在，  
即時阿難昇乎座；  
諸法義合宜配之。  
世尊所說各各異；  
如來說此種種別。  
布施、持戒、忍、精進、  
速度無極觀諸法。  
身體血肉無所惜，  
此名檀度不應棄。  
不毀不犯無漏失，  
此名戒度不應棄。  
不起瞋恚忍力強，  
此名忍度不應棄。  
身口意三無厭足，  
此名進度不應棄。  
心意堅固無亂念，  
此名禪度不應棄。  
劫數兆載不可稱，  
此名智度不應棄。  
難明難了不可觀，  
此菩薩德不應棄。  
菩薩之行愚不信，

除諸羅漢信解脫，爾乃有信無猶豫。  
四部之眾發道意，及諸一切眾生類；  
彼有牢信不狐疑，集此諸法為一分。  
彌勒稱善快哉說，發趣大乘意甚廣；  
或有諸法斷結使，或有諸法成道果。  
阿難說曰此云何？我見如來演此法，  
亦有不從如來聞，此法豈非當有疑？  
設我言見此義非，於將來眾便有虛；  
今稱諸經聞如是，佛處所在城國土，  
波羅捺國初說法，摩竭國降三迦葉；  
釋翅、拘薩、迦尸國，瞻波、句留、毘舍離。  
天宮、龍宮、阿須倫，乾沓和等拘尸城；  
正使不得說經處，當稱原本在舍衛。  
吾所從聞一時事，佛在舍衛及弟子，  
祇桓精舍修善業，孤獨長者所施園。  
時佛在中告比丘：當修一法專一心，  
思惟一法無放逸。云何一法？謂念佛，  
法念、僧念及戒念，施念去相次天念，  
息念、安般及身念，死念除亂謂十念。  
此名十念更有十，次後當稱尊弟子；  
初化拘隣真佛子，最後小者名須拔。  
以此方便了一法，二從二法三從三，  
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之法無不了。  
從一增一至諸法，義豐慧廣不可盡；  
一一契經義亦深，是故名曰增壹含。  
今尋一法難明了，難持難曉不可明；  
比丘自稱功德業，今當稱之尊第一。



猶如陶家所造器，	隨意所作無狐疑；
如是阿含增一法，	三乘教化無差別。
佛經微妙極甚深，	能除結使如流河；
然此增一最在上，	能淨三眼除三垢。
其有專心持增一，	便為總持如來藏；
正使今身不盡結，	後生便得高才智。
若有書寫經卷者，	繒綵花蓋持供養，
此福無量不可計，	以此法寶難遇故。
說此語時地大動，	雨天華香至于膝，
諸天在空歎善哉！	上尊所說盡順宜。
契經一藏律二藏，	阿毘曇經為三藏；
方等大乘義玄邃，	及諸契經為雜藏。
安處佛語終不異，	因緣本末皆隨順；
彌勒諸天皆稱善，	釋迦文經得久存。
彌勒尋起手執華，	歡喜持用散阿難；
此經真實如來說，	使阿難尋道果成。

是時，尊者阿難及梵天將諸梵迦夷天，皆來會集；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來會聚；他化自在天將諸營從，皆悉來會；兜術天王將諸天之眾，皆來會聚；豔天將諸營從，悉來會聚；釋提桓因將諸三十三天眾，悉來集會；提頭賴吒天王將乾沓和等，悉來會聚；毘留勒叉天王將諸厭鬼，悉來會聚；毘留跋叉天王將諸龍眾，悉來會聚；毘沙門天王將閼叉、羅刹眾，悉來會聚。

是時，彌勒大士告賢劫中諸菩薩等：「卿等勸勵諸族姓子、族姓女，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使天、人奉行。」

說是語時，諸天、世人、乾沓和、阿須倫、伽留羅、摩睺勒、甄陀羅等，各各白言：「我等盡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諷誦受持增一尊法，廣演流布，終不中絕。」

時，尊者阿難告優多羅曰：「我今以此增一阿含囑累於汝，善諷誦讀，莫令漏減，所以者何？其有輕慢此尊經者，便為墮落為凡夫行。何以故？此，優多羅，增一阿含，出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

時，大迦葉問阿難曰：「云何，阿難！增一阿含乃能出生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諸法皆由此生？」

阿難報言：「如是，如是，尊者迦葉！增一阿含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皆由此生；且置增一阿含，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

迦葉問言：「何等偈中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

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諸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是諸法本，便出生一切善法；以生善法，心意清淨。是故，迦葉！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修清淨。」

迦葉問曰：「云何，阿難！增壹阿含獨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餘四阿含亦復出生乎？」

阿難報言：「且置。迦葉！四阿含義，一偈之中，盡具足諸佛之教，及辟支佛、聲聞之教。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諸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顛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意清淨者，則不顛倒；以無顛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得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迦葉問曰：「云何，阿難！以此增一付授優多羅，不囑累餘比丘一切諸法乎？」

阿難報言：「增一阿含則是諸法，諸法則是增一阿含，一

無有二。」

迦葉問曰：「以何等故，以此增一阿含囑累優多羅，不囑累餘比丘乎？」

阿難報曰：「迦葉當知，昔者九十一劫，毘婆尸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曰伊俱優多羅，爾時彼佛以增一之法囑累此人，使諷誦讀。自此以後三十一劫，次復有佛名式詰如來、至真、等正覺。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目伽優多羅。式詰如來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即彼三十一劫中，毘舍婆如來、至真、等正覺，復出於世。爾時，此優多羅比丘名龍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

「迦葉當知，此賢劫中有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雷電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此賢劫中次復有佛，名拘那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天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此賢劫中次復有佛，名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優多羅比丘名梵優多羅，復以此法囑累其人，使諷誦讀。

「迦葉當知，今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今此比丘名優多羅，釋迦文佛雖般涅槃，比丘阿難猶存於世。世尊以法盡以囑累我，我今復以此法授與優多羅。所以者何？當觀其器，察知原本，然後授法。何以故？過去時於此賢劫中，拘留孫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出現於世。爾時，有王名摩訶提婆，以法治化，未曾阿曲，壽命極長，端正無雙，世之希有，八萬四千歲中於童子身而自遊戲，八萬四千歲中以太子身以法治化，八萬四千歲中復以王法治化天下。

「迦葉當知，爾時世尊遊甘梨園中，食後如昔常法中庭經

行，我及侍者，爾時世尊便笑，口出五色光。我見已，前長跪白世尊曰：『佛不妄笑，願聞本末。如來、至真、等正覺，終不妄笑。』爾時，迦葉！佛告我言：『過去世時於此賢劫中，有如來名拘留孫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復於此處為諸弟子而廣說法。復次，於此賢劫中，復有拘那含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爾時彼佛亦於此處而廣說法。次復，此賢劫中迦葉如來、至真、等正覺，出現於世，迦葉如來亦於此處而廣說法。』

「爾時，迦葉！我於佛前長跪白佛言：『願令後釋迦文佛亦於此處，與諸弟子具足說法，此處便為四如來金剛之座，恒不斷絕。』

「爾時，迦葉！釋迦文佛於彼坐，便告我言：『阿難！昔者此坐，賢劫之中有王出世，名摩訶提婆。乃至八萬四千歲以王法教化，訓之以德，經歷年歲，便告劫比言：「若見我首有白髮者，便時告吾。」爾時，彼人聞王教令，復經數年，見王首上有白髮生，便前長跪白大王曰：「大王當知，首上已生白髮。」時王告彼人言：「捉取金鐮，拔吾白髮，著吾手中。」爾時，彼人受王教令，便執金鐮，前拔白髮。

「『爾時，大王見白髮已，便說此偈：

「『於今我首上，        已生衰耗毛；  
        天使已來至，        宜當時出家。

「『我今已食人中之福，宜當自勉昇天之德，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

「『爾時，王摩訶提婆便告第一太子，名曰長壽：「卿今知不？吾首已生白髮，意欲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汝紹吾位，以法治化，勿令有失，違吾言教，造凡夫行。所以然者，若有斯人，違吾言者，便為凡夫

之行。凡夫者，長處三塗、八難之中。」爾時，王摩訶提婆以王之位授太子已，復以財寶賜與劫比，便於彼處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家學道，離於眾苦。於八萬四千歲善修梵行，行四等心，慈、悲、喜、護，身逝命終，生梵天上。

「『時，長壽王憶父王教，未曾暫捨。以法治化，無有阿曲，未經旬日，便復得作轉輪聖王，七寶具足。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藏寶、典兵寶，是謂七寶。復有千子，勇猛智慧，能除眾苦，統領四方。

「『時，長壽王以前王法，如上作偈：

「『「敬法奉所尊，        不忘本恩報；  
復能崇三業，        智者之所貴！」』

「我觀此義已，以此增一阿含授與優多羅比丘。何以故？一切諸法皆有所由。」

時，尊者阿難告優多羅曰：「汝前作轉輪聖王時，不失王教，今復以此法而相囑累，不失正教，莫作凡夫之行。汝今當知，若有違失如來善教者，便墮凡夫地中。何以故？時，王摩訶提婆不得至竟解脫之地，未得解脫至安隱處；雖受梵天福報，猶不至究竟；如來善業，乃名究竟安隱之處，快樂無極，天、人所敬，必得涅槃。以是之故，優多羅！當奉持此法，諷誦讀念：莫令缺漏。」

爾時，阿難便說偈曰：

「於法當念故，        如來由是生；  
法興成正覺，        辟支羅漢道。  
法能除眾苦，        亦能成果實；  
念法不離心，        今報後亦受。  
若欲成佛者，        猶如釋迦文；  
受持三藏法，        句逗不錯亂。

三藏雖難持，義理不可窮；  
當誦四阿含，便斷天人徑。  
阿含雖難誦，經義不可盡；  
戒律勿令失，此是如來寶。  
禁律亦難持，阿含亦復然；  
牢持阿毘曇，便降外道術。  
宣暢阿毘曇，其義亦難持；  
當誦三阿含，不失經句逗。  
契經阿毘曇，戒律流布世；  
天人得奉行，便生安隱處。  
設無契經法，亦復無戒律；  
如盲投於冥，何時當見明？  
以是囑累汝，并及四部眾，  
當持勿輕慢，於釋迦文尼！」

尊者阿難說是語時，天地六反震動，諸尊神天在虛空中，手執天華而散尊者阿難上，及散四部之眾。一切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加留羅、甄陀羅、摩休勒等，皆懷歡喜而悉歎曰：「善哉！善哉！尊者阿難！上中下言，悉無不善，於法當恭敬。誠如所說，諸天、世人無不從法而得成就。若有行惡，便墮地獄、餓鬼、畜生。」

爾時，尊者阿難於四部眾中而師子吼，勸一切人，奉行此法。爾時，座上三萬天、人得法眼淨。爾時，四部之眾、諸天、世人，聞尊者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梵志品瞿默目捷連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般涅槃後不久，尊者阿難遊王舍城。

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治王舍城，為防跋耆故。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往至竹林加蘭哆園。

爾時，尊者阿難過夜平旦，著衣持鉢，為乞食故，入王舍城。於是，尊者阿難作是念：「且置王舍城乞食，我寧可往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於是，尊者阿難往詣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

梵志瞿默目捷連遙見尊者阿難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尊者阿難，白曰：「善來，阿難！久不來此，可坐此座。」尊者阿難即坐彼座。

梵志瞿默目捷連與尊者阿難共相問訊，却坐一面，白曰：「阿難！欲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報曰：「目捷連！汝便可問，我聞當思。」

則便問曰：「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

尊者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捷連共論此事時，爾時，摩竭陀大臣雨勢慰勞田作人，往詣梵志瞿默目捷連田作人所。

摩竭陀大臣雨勢遙見尊者阿難坐在梵志瞿默目捷連田作人中，往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曰：「阿難！與梵志瞿默目捷連共論何事，以何事故共會此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梵志瞿默目捷連問我：『阿難！頗有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耶？』」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云何答彼？」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唯然，阿難！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頗有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都無一比丘為世尊所知、見，如

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等；亦無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頗有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唯然。無一比丘與沙門瞿曇等等；亦無一比丘為沙門瞿曇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汝等今所依者。阿難！若爾者，汝等無所依，共和合、不諍、安隱，同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在時耶？」

尊者阿難告曰：「雨勢！汝莫作是說，言我等無所依。所以者何？我等有所依耳。」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亦無一比丘為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何因何緣，今說我有所依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我等不依於人而依於法。雨勢！我等若依村邑遊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集坐一處。若有比丘知法者，我等請彼比丘為我等說法。若彼眾清淨者，我等一切歡喜奉行彼比丘所說。若彼眾不清淨者，隨法所說，我等教作



是。」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非汝等教作是，但法教作是。阿難！如是少法、多法可得久住者，如是阿難等共和合、不諍、安隱，同一教，合一水乳，快樂遊行，如沙門瞿曇在時。」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頗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有可尊敬。」

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共等等；亦無一比丘為世尊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汝何因何緣，今說有可尊敬耶？」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有十法而可尊敬，我等若見比丘有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云何為十？雨勢！比丘修習禁戒，守護從解脫，又復善攝威儀禮節，見纖芥罪，常懷畏怖，受持學戒。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增上戒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所謂法者，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是諸法廣學，多聞誦習至千，意所推觀，明見深遠。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多聞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作善知識，作善朋友，作善伴黨。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善知識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樂住遠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也。」

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住遠離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樂於燕坐，內行正止，亦不離伺，成就於觀，增長空行。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樂燕坐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猶如鷹鳥，與兩翅俱，飛翔空中；如是比丘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隨所遊至，與衣鉢俱，行無顧戀。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知足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常行於念，成就正念，久所曾習，久所曾聞，恒憶不忘。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有正念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精懃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此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雨勢！我等若見比丘極行慧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復次，雨勢！比丘諸漏已盡，而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雨勢！我等若見比丘諸漏盡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

「雨勢！世尊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此十法而可尊敬。雨勢！我等若見比丘行此十法者，則共愛敬、尊重、供養、宗奉，禮事於彼比丘。於是，彼大眾放高大音聲：『可修直道，非不可修，若修直道，非不可修者，隨世中阿羅訶愛敬、

尊重、供養、禮事。若諸尊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羅訶愛敬、尊重、供養、禮事。』」

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及其眷屬問曰：「阿難！今遊何處？」

尊者阿難答曰：「我今遊行此王舍城竹林加蘭哆園。」

「阿難！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樂，政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阿難！樂住竹林加蘭哆園耶？」

尊者阿難答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樂，政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雨勢！我樂住竹林加蘭哆園中。所以者何？以世尊擁護故。」

是時，婆難大將在彼眾中。婆難大將白曰：「如是。雨勢！如是。雨勢！竹林加蘭哆園至可愛樂，政頓可喜，晝不喧鬧，夜則靜寂，無有蚊虻，亦無蠅蚤，不寒不熱，彼尊者樂住竹林加蘭哆園。所以者何？此尊者行伺、樂伺故。」

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已，語曰：「婆難大將！沙門瞿曇昔時遊行金鞞羅樂園中，婆難大將！爾時我數往詣彼，見沙門瞿曇。所以者何？沙門瞿曇行伺、樂伺，稱歎一切伺。」

尊者阿難聞已，告曰：「雨勢！莫作是說，沙門瞿曇稱說一切伺。所以者何？世尊或稱說伺，或不稱說。」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沙門瞿曇不稱說伺，不稱說何等伺？」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或有一貪欲所纏而起貪欲，不知出要如真，彼為貪欲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一伺，世尊不稱說。復次，雨勢！或有一瞋恚所纏而起瞋恚，不知出要如真，彼為瞋恚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二伺，世尊不稱說。復次，雨勢！睡眠所纏而起睡眠，

不知出要如真，彼為睡眠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三伺，世尊不稱說。復次，雨勢！疑惑所纏而起疑惑，不知出要如真，彼為疑惑所障礙故，伺、增伺而重伺。雨勢！是謂第四伺，世尊不稱說。雨勢！世尊不稱說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此四伺可增可增處，沙門瞿曇不稱說。所以者何？正盡覺故。」

摩竭陀大臣雨勢復問曰：「阿難！何等伺沙門瞿曇所稱說？」

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雨勢！世尊稱說此四伺。」

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此四伺可稱可稱處，沙門瞿曇所稱。所以者何？以正盡覺故。阿難！我事煩猥，請退還歸。」

尊者阿難告曰：「欲還隨意。」

於是，摩竭陀大臣雨勢聞尊者阿難所說，善受善持，即從坐起，繞尊者阿難三匝而去。

是時，梵志瞿默目捷連於摩竭陀大臣雨勢去後不久，白曰：「阿難！我所問事，都不答耶？」

尊者阿難告曰：「目捷連！我實不答。」

梵志瞿默目捷連白曰：「阿難！我更有所問，聽我問耶？」

尊者阿難答曰：「目捷連！汝便可問，我聞當思。」

梵志瞿默目捷連即問曰：「阿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脫有何差別？有何勝如？」

尊者阿難答曰：「目捷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

梵志瞿默目捷連白曰：「阿難！可在此食。」尊者阿難默

然而受。

梵志瞿默目捷連知默然受已，即從坐起，自行澡水，極美淨妙，種種豐饒食噉含消，自手斟酌，極令飽滿，食訖舉器，行澡水竟，取一小床，別坐聽法。

尊者阿難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尊者阿難所說如是。摩竭陀大臣雨勢眷屬及梵志瞿默目捷連，聞尊者阿難所說，歡喜奉行。

瞿默目捷連經竟(三千一百四十三字)

## 雜阿含經（二六二）

如是我聞：

一時，有眾多上座比丘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佛般泥洹未久。

時，長老闍陀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請諸比丘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當如法知、如法觀。」

時，諸比丘語闍陀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闍陀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

闍陀復言：「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闍陀復言：「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睢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

親觀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識知。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闍陀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舉臥具，攝臥具已，持衣鉢詣拘睺彌國，漸漸遊行到拘睺彌國，攝舉衣鉢，洗足已，詣尊者阿難所，共相問訊已，却坐一面。

時，闍陀語尊者阿難言：「一時，諸上座比丘住波羅[木\*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時，我晨朝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城乞食。食已，還攝衣鉢，洗足已，持戶鉤，從林至林，從房至房，從經行處至經行處，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言：『當教授我，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時，諸比丘為我說法言：『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我爾時語諸比丘言：『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見，是名見法。」？』我爾時作是念：『是中誰復有力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我時復作是念：『尊者阿難今在拘睺彌國瞿師羅園，曾供養親觀世尊，佛所讚歎，諸梵行者皆悉知識。彼必堪能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善哉！尊者阿難今當為我說法，令我知法、見法。」

時，尊者阿難語闍陀言：「善哉！闍陀！我意大喜，我慶仁者能於梵行人前，無所覆藏，破虛偽刺。闍陀！愚癡凡夫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今堪受勝妙法，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時，闍陀作是念：「我今歡喜得勝妙心、得踊悅心，我今堪能受勝妙法。」

爾時，阿難語闍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闍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闍陀比丘見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

時，阿難語闍陀言：「汝今得大善利，於甚深佛法中，得聖慧眼。」

時，二正士展轉隨喜，從坐而起，各還本處。

## 佛說摩鄧女經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時阿難持鉢行乞食。食已，阿難隨水邊而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去，阿難從女勾水，女即與水；女便隨阿難，視阿

難所止處。女歸告其母，母名摩鄧，女於家委地臥而啼。母問女：「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勾水，我問何字？名阿難。我得阿難乃嫁，母不得者，我不嫁也。」

母出行問阿難，阿難者承事佛。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飲食言：「母能知蠱道。」母出，請阿難歸飯，女大喜。

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自殺。」阿難言：「我師佛，不得與女人共交通。」

母入語女：「阿難不肯為汝作夫，言其有經道者不得畜婦。」女對母啼言：「母道所在？」母言：「天下道，無有能過佛道及阿羅漢道。」摩鄧女復言：「但為我閉門戶，無令得出，暮自當為我作夫。」母閉門以蠱道縛阿難。

至晡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大喜自莊飾。阿難不肯前就臥處，母令中庭地出火，前牽阿難衣，語阿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

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日反在是中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阿難還至佛所，白言：「我昨日行勾食，於水邊見一女人，我從勾水。我還到佛所，明日有一女人名摩鄧，請我欲得歸飯，我出便牽我，欲持女與我作妻。我言：『我持佛戒，不得畜妻。』」

女見阿難得脫去，於家啼哭。母言：「其有事佛者，我道不能勝。我本不語汝耶。」女啼不止，續念阿難。

女明日自行求索阿難，復見阿難行勾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慚而避之，女復隨不止。阿難還歸佛所，女守門，阿難不出，女啼而去。



阿難前白佛：「摩鄧女今日復隨我。」佛使追呼摩鄧女。見之，佛問：「汝追逐阿難，何等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我欲為阿難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沙門無髮，汝有髮，汝寧能剃汝頭髮不？我使阿難為汝作夫。」

女言：「我能剃頭髮。」

佛言：「歸報汝母，剃頭髮來。」

女歸到母所，言：「母不能為我致阿難，佛言：『剃汝頭髮來，我使阿難為汝作夫。』」母言：「子！我生汝，護汝頭髮，汝何為欲為沙門作婦？國中有大豪富家，我自能嫁汝與之。」女言：「我生死當為阿難作婦。」母言：「汝何為辱我種？」女言：「母愛我者，當隨我心所喜。」母啼泣，下刀剃女頭髮。

女還到佛所言：「我已剃頭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有子，已有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有何益？」女即自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阿羅漢道。

佛知己得阿羅漢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而低頭，長跪於佛前言：「實愚癡故逐阿難耳！今我心已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行。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

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母作蠱道，何因緣是女得阿羅漢道？」

佛告諸比丘：「汝欲聞知是女不？」

諸比丘言：「我曹當受教。」

佛言：「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五百世中，常相敬相重、相貪相愛，同於我經戒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

佛說是經，諸比丘聞皆歡喜。

## 佛說摩鄧女經

### 增一阿含經勸請品（九）

聞如是：

一時，尊者摩訶迦遮延遊婆那國深池水側，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尊者迦遮延有此名聞，流聞四遠。尊者長老姦荼婆羅門在此遊化。爾時，婆羅門聞尊者迦遮延在此池側遊化，將五百比丘，尊者長老功德具足，「我今可往問訊彼人。」是時，上色婆羅門將五百弟子，往至尊者迦遮延所，共相問訊，在一面坐。爾時，彼婆羅門問尊者迦遮延曰：「如迦遮延所行，此非法、律，年少比丘不向我等諸高德婆羅門作禮。」

迦遮延曰：「婆羅門當知，彼如來、至真、等正覺，說此二地。云何為二地？一名老地，二名壯地。」

婆羅門問曰：「何者為老地？何者為壯地？」

迦遮延曰：「正使婆羅門年在八十、九十，彼人不止姪欲，作諸惡行，是謂婆羅門雖可言老，今在壯地。」

婆羅門曰：「何者年壯住在老地？」

迦遮延曰：「婆羅門！若有比丘年在二十，或三十、四十、五十，彼亦不習姪欲，亦不作惡行，是謂婆羅門年壯在老地。」

婆羅門曰：「此大眾中頗有一比丘不行姪法，不作惡行乎？」

迦遮延曰：「我大眾中無有一比丘習欲作惡者。」

時，婆羅門即從坐起，禮諸比丘足，並作是語：「汝今年少住於老地，我今年老住於少地。」爾時，彼婆羅門復往至迦遮延所，頭面禮足，而自陳說：「我今自歸迦遮延及比丘僧，盡形壽不殺。」

迦遮延曰：「汝今莫自歸我，我所自歸者汝可趣向之。」

婆羅門曰：「尊者迦遮延，為自歸誰？」

時，尊者迦遮延便長跪向如來所般涅槃處：「有釋種子出家學道，我恒自歸彼，然彼人即是我師。」

婆羅門曰：「此沙門瞿曇為在何處？我今欲見之。」

迦遮延曰：「彼如來已取涅槃。」

婆羅門言：「若如來在世者，我乃可百千由旬往問訊之。彼如來雖取涅槃，我今重自歸作禮及佛、法、眾，盡其形壽，不復殺生。」

爾時，上色婆羅門聞尊者迦遮延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二五五）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摩訶迦旃延住阿磬提國濕摩陀江側，獼猴室阿練若窟。有魯醯遮婆羅門，恭敬承事，如羅漢法。

爾時，尊者摩訶迦旃延晨朝著衣持鉢，入獼猴室聚落，次行乞食，乞食還，舉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

時，魯醯遮婆羅門有諸年少弟子，遊行採薪，至尊者摩訶迦旃延窟邊，共戲笑言：「此中剃髮沙門住，是黑闇人，非世勝人，而魯醯遮婆羅門尊重供養，如羅漢法。」

時，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年少言：「年少！年少！莫作聲。」

諸年少言終，不敢復言。如是再三，語猶不止。

於是尊者摩訶迦旃延出戶外，語諸年少言：「年少！年少！汝等莫語。我今當為汝等說法，汝等且聽。」

諸年少言：「諾，唯願說法，我當聽受。」

爾時，尊者摩訶迦旃延即說偈言：

「古昔婆羅門，	修習勝妙戒，
得生宿命智，	娛樂真諦禪，
常住於慈悲，	關閉諸根門，
調伏於口過，	古昔行如是。
捨本真實行，	而存虛偽事，
守族姓放逸，	從諸根六境，
自餓居塚間，	三浴誦三典，
不守護根門，	猶如夢得寶。
編髮衣皮褐，	戒盜灰坌身，
麤衣以蔽形，	執杖持水瓶，
假形婆羅門，	以求於利養。
善攝護其身，	澄淨離塵垢，
不惱於眾生，	是道婆羅門。」

爾時，諸年少婆羅門瞋恚不喜，語尊者摩訶迦旃延：「謗我經典，毀壞所說，罵辱婆羅門。」執持薪束，還魯醯遮婆羅門所，語魯醯遮婆羅門言：「和上知不？彼摩訶迦旃延誹謗經典，毀訾言說，罵辱婆羅門。」

魯醯遮婆羅門語諸年少：「諸年少！莫作是語。所以者何？摩訶迦旃延宿重戒德，不應謗毀經典，毀訾言說，罵婆羅門。」

諸年少言：「和上不信我言，當自往看。」

時，魯醯遮婆羅門不信諸年少語，往詣摩訶迦旃延，共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面。語摩訶迦旃延言：「我諸年少弟子來

到此不？」

答言：「到此。」

「少多與共言語不？」

答云：「與共言語。」

魯醯遮婆羅門言：「汝與諸年少共語，今可為我盡說是。」

摩訶迦旃延即為廣說。時，魯醯遮婆羅門亦復瞋恚，心得不喜，語摩訶迦旃延：「我先不信諸年少語，今摩訶迦旃延真實誹謗經典，毀訾而說，罵辱婆羅門。」作此語已，小默然住。須臾，復語摩訶迦旃延：「仁者所說『門』。何等為『門』？」

摩訶迦旃延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所問如法，我今當為汝說『門』。婆羅門！眼是門，以見色故。耳、鼻、舌、身、意是門，以識法故。」

婆羅門言：「奇哉！摩訶迦旃延！我問其門，即說其門，如摩訶迦旃延所說不守護門。云何不守護門？」

摩訶迦旃延言：「善哉！善哉！婆羅門！問不守護門，是如法問，今當為汝說不守護門。」

「婆羅門！愚癡無聞凡夫眼見色已，於可念色而起緣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不住身念處，故於心解脫、慧解脫無如實知。於彼起種種惡不善法，不得無餘滅盡，於心解脫、慧解脫妨礙，不得滿足；心解脫、慧解脫不滿故，身滿惡行，不得休息，心不寂靜，以不寂靜故，於其根門則不調伏、不守護、不修習。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

魯醯遮婆羅門言：「奇哉！奇哉！摩訶迦旃延，我問不守護門，即為我說不守護門。摩訶迦旃延！云何復名善守護門？」

摩訶迦旃延語婆羅門言：「善哉！善哉！汝能問我善守護門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守護門義。」

「多聞聖弟子眼見色已，於可念色不起緣著，不可念色不

起瞋恚；常攝其心住身念處，無量心解脫、慧解脫如實知，於彼所起惡不善法寂滅無餘，於心解脫、慧解脫而得滿足；解脫滿足已，身觸惡行悉得休息，心得正念，是名初門善調伏守護修習。如眼及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復如是。」

魯醯遮婆羅門言：「奇哉！摩訶迦旃延！我問守護問義，即為我說守護門義。譬如士夫求毒藥草反得甘露，今我如是，瞋恚而來至此座坐，而摩訶迦旃延以大法雨，雨我身中，如雨甘露。摩訶迦旃延！家中多事，今請還家。」

摩訶迦旃延言：「婆羅門！宜知是時。」

時，魯醯遮婆羅門聞摩訶迦旃延所說，歡喜隨喜，從坐起去。

## 雜阿含經（三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富樓那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坐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富樓那：「善哉！善哉！能問如來如是之義。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有比丘！眼見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欣悅、讚歎、繫著，欣悅、讚歎、繫著已歡喜，歡喜已樂著，樂著已貪愛，貪愛已阨礙。歡喜、樂著、貪愛、阨礙故，去涅槃遠。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富樓那！若比丘，眼見可愛、樂、可念、可意，長養欲之色；見已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不欣悅、不讚歎、不繫著故不歡喜，不歡喜故不深樂，不深樂故不貪愛，不貪愛故不

阨礙。不歡喜、不深樂、不貪愛、不阨礙故，漸近涅槃。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佛告富樓那：「我已略說法教，汝欲何所住？」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已蒙世尊略說教誡，我欲於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

佛告富樓那：「西方輸盧那人兇惡、輕躁、弊暴、好罵。富樓那！汝若聞彼兇惡、輕躁、弊暴、好罵、毀辱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彼西方輸盧那國人，面前兇惡、訶罵、毀辱者。我作是念：『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於我前兇惡、弊暴、罵、毀辱我，猶尚不以手、石而見打擲。』」

佛告富樓那：「彼西方輸盧那人但兇惡、輕躁、弊暴、罵辱，於汝則可脫，復當以手、石打擲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西方輸盧那人脫以手、石加於我者，我當念言：『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手、石加我，而不用刀杖。』」

佛告富樓那：「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汝者，復當云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當彼人脫以刀杖，而加我者，當作是念：『彼輸盧那人賢善智慧，雖以刀杖而加於我，而不見殺。』」

佛告富樓那：「假使彼人脫殺汝者，當如之何？」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若西方輸盧那人脫殺我者，當作是念：『有諸世尊弟子，當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藥，或以繩自繫，或投深坑；彼西方輸盧那人賢善智慧，於我朽敗之身，以少作方便，便得解脫。』」

佛言：「善哉！富樓那！汝善學忍辱，汝今堪能於輸盧那人間住止，汝今宜去度於未度，安於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爾時，富樓那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尊者富樓那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出，付囑臥具，持衣鉢去，至西方輸盧那人間遊行。到已，夏安居，為五百優婆塞說法，建立五百僧伽藍，繩床、臥褥、供養眾具悉皆備足。三月過已，具足三明，即於彼處入無餘涅槃。

## 增一阿含經力品（五）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百千萬眾而為說法。爾時，阿那律在彼坐上。是時，阿那律在眾中睡眠。

爾時，佛見阿那律睡眠，便說此偈：

「受法快睡眠，        意無有錯亂，  
賢聖所說法，        智者之所樂。  
猶如深淵水，        澄清無瑕穢，  
如是聞法人，        清淨心樂受。  
亦如大方石，        風所不能動，  
如是得毀譽，        心無有傾動。」

是時，世尊告阿那律：「汝畏王法及畏盜賊而作道乎？」

阿那律報曰：「不也。世尊！」

佛告阿那律：「汝何故出家學道？」

阿那律白佛言：「厭患此老、病、死、愁、憂、苦、惱，為苦所惱，故欲捨之，是故出家學道。」

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信心堅固，出家學道。世尊今日躬自說法，云何於中睡眠？」



是時，尊者阿那律即從座起，偏露右肩，長跪叉手，白世尊言：「自今已後形融體爛，終不在如來前坐睡。」

爾時，尊者阿那律達曉不眠，然不能除去睡眠，眼根遂損。爾時，世尊告阿那律曰：「勤加精進者與調戲蓋相應，設復懈怠與結相應，汝今所行當處其中。」

阿那律白佛：「前已在如來前誓，今不能復違本要。」

是時，世尊告耆域曰：「療治阿那律眼根。」

耆域報曰：「若阿那律小睡眠者，我當治目。」

世尊告阿那律曰：「汝可寢寐。所以然者，一切諸法由食而存，非食不存。眼者以眠為食，耳者以聲為食，鼻者以香為食，舌者以味為食，身者以細滑為食，意者以法為食，我今亦說涅槃有食。」

阿那律白佛言：「涅槃者以何等為食？」

佛告阿那律：「涅槃者以無放逸為食，乘無放逸，得至於無為。」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雖言眼者以眠為食，然我不堪睡眠。」

爾時，阿那律縫故衣裳。是時，眼遂敗壞，而得天眼，無有瑕穢。是時，阿那律以凡常之法而縫衣裳，不能得使縷通針孔中。是時，阿那律便作是念：「諸世間得道羅漢，當與我貫針。」

是時，世尊以天耳清淨，聞此音聲：「諸世間得道阿羅漢者，當與我貫針。」爾時，世尊至阿那律所而告之曰：「汝持針來，吾與貫之。」

阿那律白佛言：「向所稱說者，謂諸世間欲求其福者，與我貫針。」

世尊告曰：「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如來於六法無有厭

足。云何為六？一者施；二者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是謂，阿那律！如來於此六法無有厭足。」

阿那律曰：「如來身者真法之身，復欲更求何法？如來已度生死之海，又脫愛著。然今日故求為福之首。」

世尊告曰：「如是，阿那律！如汝所說，如來亦知此六法為無厭足。若當眾生知罪惡之原身、口、意所行者，終不墮三惡趣；以其眾生不知罪惡之原，故墜墮三惡趣中。」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世間所有力，        遊在天人中，  
福力最為勝，        由福成佛道。

「是故，阿那律！當求方便，得此六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九）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阿那律在拘尸那竭國本所生處。爾時，釋、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鬼神王，便往至尊者阿那律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住。復以此偈歎阿那律曰：

「歸命人中上，        眾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        為依何等禪？」

爾時，有梵志名曰闍拔吒，是梵摩喻弟子。復至尊者阿那律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彼梵志問阿那律曰：「我昔在王宮生，未曾聞此自然之香，為有何人來至此間，為是天、

龍、鬼神、人、非人乎？」

爾時，阿那律報梵志曰：「向者釋、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神王，來至我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復以此偈而歎我曰：

「『自歸人中上，        眾人所敬奉；  
我等今不知，        為依何等禪？』」

梵志問曰：「以何等故，我今不見其形？釋、梵、四天王為何所在？」

阿那律報曰：「以汝無有天眼故也，是故不見釋、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及二十八大神王。」

梵志問曰：「設我能得天眼者，見此釋、梵、四天王及二十八大神王耶？」

阿那律報曰：「設當得天眼者，便能見釋、梵、四天王及五百天人，并二十八大神王。然復，梵志！此天眼者何足為奇！有梵天名曰千眼，彼見此千世界，如有眼之士，自手掌中觀其寶冠。此梵天亦如是，見此千世界無有罣礙，然此梵天不自見身所著衣服。」

梵志問曰：「何以故？千眼梵天不自見形所著服飾？」

阿那律曰：「以其彼天無有無上智慧眼故，故不自見己身所著服飾。」

梵志問曰：「設我得無上智慧眼者，見此身所著服飾不耶？」

阿那律曰：「若能得無上智慧眼者，則能見己形所著服飾。」

梵志問曰：「願尊與我說極妙之法，使得無上智慧之眼。」

阿那律曰：「汝有戒耶？」

梵志問曰：「云何名之為戒？」

阿那律曰：「不作眾惡，不犯非法。」

梵志報曰：「如此戒者，我堪奉持如此之戒。」

阿那律曰：「汝今，梵志！當持禁戒，無失毫釐，亦當除去憍慢之結，莫計吾我染著之想。」

時，梵志復問阿那律曰：「何者是吾？何者是我？何者是憍慢結？」

阿那律曰：「吾者是神識也，我者是形體之具也。於中起識生吾、我者，是名為憍慢結也。是故，梵志！當求方便，除此諸結。如是，梵志！當作是學。」

梵志即從座起，禮阿那律足，遶三匝而去。未至所在，於中道思惟此義，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爾時，有天昔與此梵志親友，知識梵志心中所得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彼天復往至尊者阿那律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即以此偈歎阿那律曰：

「梵志未至家，        中道得道跡；  
垢盡法眼淨，        無疑無猶豫。」

爾時，尊者阿那律復以偈告天曰：

「我先觀彼心，        中間應道跡；  
彼人迦葉佛，        曾聞此法教。」

爾時，尊者阿那律即其時離彼處，在人間遊，漸漸至舍衛國，到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爾時，世尊具以法語告阿那律，阿那律受佛教已，便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弟子，得天眼第一者，所謂阿那律比丘是。」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八念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婆奇瘦，在鼉山怖林鹿野園中。

爾時，尊者阿那律陀在枝提瘦水渚林中。彼時，尊者阿那律陀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於是，世尊以他心智知尊者阿那律陀心中所念、所思、所行。世尊知己，即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伸臂頃，如是世尊從婆奇瘦鼉山怖林鹿野園中忽沒不現，住枝提瘦水渚林中尊者阿那律陀前。是時，世尊便從定覺，歎尊者阿那律陀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謂汝在安靜處燕坐思惟，心作是念：『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阿那律陀！汝從如來更受第八大人之念，受已，便思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阿那律陀！若汝成就此大人八念者，汝必能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緘籠，盛滿種種衣，中前欲著，便取著之，中時、中後若欲著衣，便取著之，隨意自在。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得糞掃衣為第一服，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

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廚宰，種種淨妙甘美餽饈。阿那律陀！汝亦如是，常行乞食為第一饌，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屋舍，或樓閣宮殿。阿那律陀！汝亦如是，依樹下止為第一舍，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王、王臣有好床座，敷以氍毹、毼[毯-炎+登]，覆以錦綺、羅縠，有襯體被，兩頭安枕，加陵伽波瑟邏、波遮悉哆羅那。阿那律陀！汝亦如是，草座葉座為第一座，汝心無欲，行此住止行。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如是汝若遊東方，必得安樂，無眾苦患；若遊南方、西方、北方者，必得安樂，無眾苦患。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我尚不說汝諸善法住，況說衰退？但當晝夜增長善法而不衰退。

「阿那律陀！若汝成就大人八念，而復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者，汝於二果必得其一，或於現世得究竟智，或復有餘得阿那含。

「阿那律陀！汝當成就此大人八念，亦應得此四增上心，現法樂居，易不難得已，然後於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

爾時，世尊為尊者阿那律陀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入如其像定，以如其像定，猶若力士屈伸臂頃，如是世尊從枝提瘦水渚林中忽沒不見，住婆奇瘦鼉山怖林鹿野園中。

彼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世尊便從定覺，迴顧告曰：「阿難！若有比丘遊鼉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來白我。」

尊者阿難受佛教已，稽首禮足，即行宣勅：「諸有比丘遊鼉山怖林鹿野園中者，令彼一切皆集講堂。」集講堂已，還詣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諸有比丘遊鼉山怖林鹿野園中者，已令一切皆集講堂，唯願世尊自當知時。」

於是，世尊將尊者阿難往詣講堂，於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坐已，告曰：「諸比丘！我今為汝說大人八念，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佛言：「大人八念者，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道從知足，非無厭得。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道從精勤，非懈怠得。道從正念，非邪念得。道從定意，非亂意得。道從智慧，非愚癡得。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云何道從無欲，非有欲得？謂比丘得無欲，自知得無欲，不令他人知我無欲，得知足、得遠離、得精勤、得正念、得定意、得智慧、得不戲；自知得不戲，不欲令他知我無欲，是謂道從無欲，非有欲得。

「云何道從知足，非無厭得？謂比丘行知足，衣取覆形，食取充軀，是謂道從知足，非無厭得。

「云何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謂比丘行遠離，成就二遠離，身及心俱遠離，是謂道從遠離，非樂聚會，非住聚會，非合聚會得。

「云何道從精勤，非懈怠得？謂比丘常行精進，斷惡不善，修諸善法，恒自起意，專一堅固，為諸善本不捨方便，是謂道從精勤，非懈怠得。

「云何道從正念，非邪念得？謂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內覺、心、法如法，是謂道從正念，非邪念得。

「云何道從定意，非亂意得？謂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道從定意，非亂意得。

「云何道從智慧，非愚癡得？謂比丘修行智慧，觀興衰法，得如是智，聖慧明達，分別曉了，以正盡苦，是謂道從智慧，非愚癡得。

「云何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謂比丘意常滅戲，樂住無餘涅槃，心恒樂住，歡喜意解，是謂道從不戲、樂不戲、行不戲，非戲、非樂戲、非行戲得。

「諸比丘！阿那律陀比丘成就此大人八念已，然後枝提瘦水渚林中受夏坐也。我以此教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彼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勤已，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是時，尊者阿那律陀得阿羅呵，心正解脫，得長老上尊，則於爾時而說頌曰：

「遙知我思念，	無上世間師，
正身心入定，	乘虛忽來到。
如我心所念，	為說而復過，
諸佛樂不戲，	遠離一切戲。
既從彼知法，	樂住正法中，
逮得三昧達，	佛法作已辦。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立正念正智。
鞞耶離竹林，	我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無餘般涅槃。」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八念經竟(千九百五十四字)

## 中阿含經長壽王品娑雞帝三族姓子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娑雞帝，在青林中。

爾時，娑雞帝有三族姓子，尊者阿那律陀、尊者難提、尊者金毘羅，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爾時，世尊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時，諸比丘嘿然不答。

世尊復再三問諸比丘：「此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此三族姓子頗樂於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時，諸比丘亦復再三嘿然不答。

於是，世尊自問三族姓子，告尊者阿那律陀：「汝等三族姓子並皆年少新出家學，共來入此正法不久，阿那律陀！汝等頗樂此正法、律中行梵行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曰：「世尊！如是。我等樂此正法，修行梵行。」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汝等小時年幼童子，清淨黑髮，身體盛壯，樂於遊戲，樂數澡浴，嚴愛其身，於後親親及其父母皆相愛戀，悲泣啼哭，不欲令汝出家學道。汝等故能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阿那律陀！汝等不畏王而行學道，亦不畏賊，不畏負債，不畏恐怖，不畏貧窮不得活故而行學道，但厭生、老、病、死、啼哭、憂苦，或復欲

得大苦聚邊。阿那律陀！汝等不以如是心故出家學道耶？」

答曰：「如是。」

「阿那律陀！若族姓子以如是心出家學道者，為知所由，得無量善法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者，不得捨樂、無上止息，彼心生增伺、瞋恚、睡眠，心生不樂，身生頻伸，多食心憂；彼比丘便不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不能忍，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不堪耐。所以者何？以為欲所覆、惡法所纏，不得捨樂、無上止息故。若有離欲，非為惡法之所纏者，必得捨樂及無上止息，彼心不生增伺、瞋恚、睡眠、心不生不樂，身不生頻伸，亦不多食，心不愁憂；彼比丘便能忍飢渴、寒熱、蚊虻、蠅蚤、風日所逼，惡聲、捶杖亦能忍之，身遇諸疾極為苦痛，至命欲絕，諸不可樂，皆能堪耐。所以者何？以非為欲所覆故，不為惡法之所纏故，又得捨樂、無上止息故。」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耶？」

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諸漏穢污為當來有本，煩熱苦報，生、老、病、死因，如來非不盡，非不知故，或有所除，或有

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來但因此身故，因六處故，因壽命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或有所除，或有所用，或有所堪，或有所止，或有所吐。」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耶？」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來非為未得欲得、未獲欲獲、未證欲證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那律陀！如來但以二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一者為自現法樂居故，二者為慈愍後生人故。或有後生人效如來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住無事處、山林樹下，樂居高巖，寂無音聲，遠離，無惡，無有人民，隨順燕坐。」

世尊問曰：「阿那律陀！如來以何義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尊者阿那律陀白世尊曰：「世尊為法本，世尊為法主，法由世尊，唯願說之，我等聞已，得廣知義。」

佛便告曰：「阿那律陀！汝等諦聽，善思念之，我當為汝分別其義。」阿那律陀等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阿那律陀！如來非為趣為人說，亦不欺誑人，

亦不欲得人歡樂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阿那律陀！如來但為清信族姓男、族姓女，極信極愛，極生喜悅，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若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聞某尊者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尊者，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尊者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尊者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必

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得究竟智，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生。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比丘尼聞某比丘尼於某處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比丘尼，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比丘尼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比丘尼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比丘尼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彼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塞聞某優婆塞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法，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塞，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塞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塞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塞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若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五下分結已盡，生於彼間而般涅槃，得不退法，不還此世。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

佛所記，三結已盡，姪怒癡薄，得一往來天上人間，一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復次，優婆私聞某優婆私於某村命終，彼為佛所記，三結已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定趣正覺，極受七有，天上人間七往來已而得苦際。或自見彼優婆私，或復從他數數聞之，彼優婆私如有信、如是持戒、如是博聞、如是惠施、如是智慧。其人聞已，憶彼優婆私有信、持戒、博聞、惠施、智慧，聞此正法、律已，或心願效如是如是。阿那律陀！如是優婆私必得差降安樂住止。

「阿那律陀！如來以此義故，弟子命終，記說某生某處、某生某處。」

佛說如是。尊者阿那律陀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娑雞帝三族姓子經竟(三千四百六字)

## 羅云忍辱經

西晉沙門法炬譯

阿難曰：「吾從佛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鶩露子與羅云俱以平旦著衣法服、執持應器，入城求食。時有輕薄者，逢見兩賢，意念曰：「瞿曇沙門第一弟子與羅云分衛。」即興毒意，取地沙土，著鶩露子鉢中、擊羅云首。

師見羅云血流污面，師曰：「為佛弟子，慎無含毒，當以

慈心愍傷眾生。世尊常云：『忍者最快，唯慧者能。』吾聞佛戒，終身不犯，吾自攝心，以忍為寶。恣心履惡，猶自投火，貢高自見，愚者謂健，不計殃禍，當還害己；恣心之禍重於須彌，畢已年壽以當惡罪，十六分中未減其一。愚人作行惡向清淨持戒沙門，猶若逆風把炬火行，狂愚不捨，必自燒身；弊人懷毒，自以為慧。如比丘怙沙門四道，為佛弟子，常當伏心，惡生即滅，勇中之上。天神帝王，雖謂多力，不如忍惡，其力無上。」

羅云見血流下交面，臨水澡血而自說曰：「我痛斯須，奈彼長苦！斯人惡也，斯地亦惡。余無慍心，悲奈彼何？佛是吾尊，教吾大慈。狂悖之人，志趣凶虐，沙門默忍，以成高德。凶者狼殘，愚人敬焉；沙門守忍，狂愚是輕。斯人惡也，我焉能惡歟？輪轉無際，豈一向乎？吾欲以佛至真之經喻誨愚惑，猶以利劍割彼臭屍，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乃死屍之無知。以天甘露食彼溷猪，猪捨之走，非甘露之不美，乃臭蟲之所不珍矣。以佛真言，訓世凶愚，不亦然乎。」

師徒俱還。飯竟澡鉢，洗手漱口，俱到佛所，稽首佛足。驚露子退坐，具以本末向佛陳之。世尊告曰：「夫惡心之興，興己之衰。輕薄者命終至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魂神更受含毒蟒身，毒重還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乃出，得生為人。母懷之時，常有重病，家中日耗，生兒頑鈍，都無手足。其親驚怪，宗家皆然，曰：『斯何妖？來為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或以瓦石擲，或以刀杖，皆擊其頭，蹈腦窮苦，旬月乃死。死後魂神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頑鈍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



乃為人，常有頭痛之患。」

世尊重曰：「驚露子！夫人處世不惟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終而復始，輒有劫數。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操常愚、凶虐自隨，乃心嫉聖、謗毀至尊，為人醜陋，眾所惡憎，生輒貧窮，仕不得官，願與意違，天神聖賢所不祐助，夜常惡夢，妖怪首尾，飛禍縱橫，所處不寧，心常恐怖。斯之所由，由不忍伏惡心，故使然耳。忍惡行者，所生常安，眾禍消滅，願輒如志，顏貌煒晔，身強少病，財榮尊貴，皆由忍辱、慈惠濟眾之所致也。忍之為福，身安親寧，宗家和興，未嘗不歡。智者深見，迺伏其心。心者誤人，破家危身，王法所戮，地獄燒煮，或為餓鬼，亦為畜生，皆心之過也。」

世尊又曰：「寧以利劍貫腹截肌，自投火中；慎無履惡。寧戴須彌，迺毀其命，投于巨海，魚鯨所吞；慎無為惡矣。不知其義，慎無妄言。佛之明法，與俗相背，俗之所珍，道之所賤。清濁異流，明愚異趣，忠佞相讐，邪常嫉正。故嗜欲之人，不好我無慾之行也。寧吞然炭，無謗三尊。忍之為明，踰於日月。龍象之力，可謂盛猛，比之於忍，萬萬不如一。七寶之耀，凡俗所貴，然其招憂，以致災患；忍之為寶，終始獲安。布施十方，雖有大福，福不如忍。懷忍行慈，世世無怨，中心恬然，終無毒害。世無所怙，唯忍可恃。忍為安宅，災怪不生；忍為神鎧，眾兵不加；忍為大舟，可以渡難；忍為良藥，能濟眾命。忍者之志，何願不獲？若欲願為飛行皇帝，典四天下、第二天帝釋及上第六天，壽命無極，身體香潔，所願自然，猶若家物，取之即得；志願清淨沙門四道，求之可得，在己所向。吾今得佛，諸天所宗，獨步三界，忍力所致。」

佛告諸沙門：「當誦《忍經》，無忘須臾，懷之、識之、誦之、宣之。當宣忍德，以濟眾生。」

佛說經竟，諸沙門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羅云忍辱經

##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一〇）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羅雲奉修禁戒，無所觸犯，小罪尚避，況復大者，然不得有漏心解脫。爾時，眾多比丘便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羅雲比丘奉修禁戒，無所觸犯，然故有漏心不解脫。」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具足禁戒法，        諸根亦成就，  
        漸漸當逮得，        一切結使盡。

「是故，諸比丘！常當念修治正法，無有漏失。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安般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到時，著衣持鉢，將羅雲入舍衛城分衛。爾時，世尊右旋顧謂羅雲：「汝今當觀色為無常。」

羅雲對曰：「如是，世尊！色為無常。」

世尊告曰：「羅雲！痛、想、行、識皆悉無常。」

羅雲對曰：「如是，世尊！痛、想、行、識皆為無常。」

是時，尊者羅雲復作是念：「此有何因緣，今方向城分衛，

又在道路，何故世尊而面告誨我？今宜當還歸所在，不應入城乞食。」

爾時，尊者羅雲即中道還到祇桓精舍，持衣鉢，詣一樹下，正身正意，結跏趺坐，專精一心，念色無常，念痛、想、行、識無常。

爾時，世尊於舍衛城乞食已，食後在祇桓精舍而自經行，漸漸至羅雲所。到已，告羅雲曰：「汝當修行安般之法，修行此法，所有愁憂之想皆當除盡。汝今復當修行惡露不淨想，所有貪欲盡當除滅。汝今，羅雲！當修行慈心，已行慈心，所有瞋恚皆當除盡。汝今，羅雲！當行悲心，已行悲心，所有害心悉當除盡。汝今，羅雲！當行喜心，已行喜心，所有嫉心皆當除盡。汝今，羅雲！當行護心，已行護心，所有憍慢悉當除盡。」

爾時，世尊向羅雲便說此偈：

「莫數起著想，        恒當自順法；  
如此智之士，        名稱則流布。  
與人執炬明，        壞於大闇冥；  
天龍戴奉敬，        敬奉師長尊。」

是時，羅雲比丘復以此偈報世尊曰：

「我不起著想，        恒復順於法；  
如此智之士，        則能奉師長。」

爾時，世尊作是教勅已，便捨而去，還詣靜室。

是時，尊者羅雲復作是念：「今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憂，無有諸想？」是時，羅雲即從坐起，便往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在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世尊曰：「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憂，無有諸想，獲大果報，得甘露味？」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羅雲！汝乃能於如來前而師子吼，問如此義：『云何修行安般，除去愁憂，無有諸想，獲大

果報，得甘露味？』汝今，羅雲！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具分別說。」

對曰：「如是，世尊！」爾時，尊者羅雲從世尊受教。

世尊告曰：「於是，羅雲！若有比丘樂於閑靜無人之處，便正身正意，結跏趺坐，無他異念，繫意鼻頭，出息長知息長，入息長亦知息長；出息短亦知息短，入息短亦知息短；出息冷亦知息冷，入息冷亦知息冷；出息暖亦知息暖，入息暖亦知息暖。盡觀身體入息、出息，皆悉知之。有時有息亦復知有，又時無息亦復知無。若息從心出亦復知從心出。若息從心入亦復知從心入。如是，羅雲，能修行安般者，則無愁憂惱亂之想，獲大果報，得甘露味。」

爾時，世尊具足與羅雲說微妙法已，羅雲即從坐起，禮佛足，遶三匝而去。往詣安陀園，在一樹下，正身正意，結跏趺坐，無他餘念，繫心鼻頭，出息長亦知息長，入息長亦知息長；出息短亦知息短，入息短亦知息短；出息冷亦知息冷，入息冷亦知息冷；出息暖亦知息暖，入息暖亦知息暖。盡觀身體入息、出息，皆悉知之。有時有息亦復知有，有時無息亦復知無。若息從心出亦復知從心出。若息從心入亦復知從心入。

爾時，羅雲作如是思惟，欲心便得解脫，無復眾惡。有覺、有觀，念持喜安，遊於初禪。有覺、有觀息，內自歡喜，專其一心，無覺、無觀，三昧念喜，遊於二禪。無復喜念，自守覺知身樂，諸賢聖常所求護喜念，遊於三禪。彼苦樂已滅，無復愁憂，無苦無樂，護念清淨，遊於四禪。

彼以此三昧，心清淨無塵穢，身體柔軟，知所從來，憶本所作，自識宿命無數劫事。亦知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萬生、數十萬生，成劫、敗劫，無數成劫、無數敗劫，億載不

可計，我曾生彼，名某姓某，食如此食，受如此苦樂，壽命長短，彼終生此，此終生彼。彼以此三昧，心清淨無瑕穢，亦無諸結。亦知眾生所起之心，彼復以天眼清淨無瑕穢，觀眾生類：生者、逝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所行、所造，如實知之。

或有眾生，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誹謗賢聖，行邪見，造邪見行，身壞命終，入地獄中。或復眾生，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不誹謗賢聖，恒行正見、造正見行，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是謂天眼清淨無瑕穢，觀眾生類：生者、逝者，善色、惡色，善趣、惡趣，若好、若醜，所行、所造，如實知之。復更施意，成盡漏心，彼觀此苦，如實知之。復觀苦習，亦知苦盡，亦知苦出要，如實知之。彼以作是觀，欲漏心得解脫，有漏、無明漏心得解脫，已得解脫，便得解脫智：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時，尊者羅雲便成阿羅漢。

是時，尊者羅雲已成羅漢，便從坐起，更整衣服，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住，白世尊曰：「所求已得，諸漏除盡。」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諸得阿羅漢者，無有與羅雲等也。論有漏盡，亦是羅雲比丘。論持禁戒者，亦是羅雲比丘。所以然者，諸過去如來、等正覺，亦有此羅雲比丘。欲言佛子，亦是羅雲比丘，親從佛生，法之上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第一弟子能持禁戒，所謂羅雲比丘是。」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具足禁戒法，        諸根亦成就；  
漸漸當逮得，        一切結使盡。」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二〇〇）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善哉！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已，如是思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修持梵行，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慧未熟，未堪任受增上法。問羅睺羅言：「汝以授人五受陰未？」

羅睺羅白佛：「未也。世尊！」

佛告羅睺羅：「汝當為人演說五受陰。」

爾時，羅睺羅受佛教已，於異時為人演說五受陰，說已，還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為人說五受陰，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不堪任受增上法。問羅睺羅言：「汝為人說六入處未？」

羅睺羅白佛：「未也。世尊！」

佛告羅睺羅：「汝當為人演說六入處。」

爾時，羅睺羅於異時為人演說六入處，說六入處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為人演說六入處，唯願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當獨一靜處，專精思

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不堪任受增上法。  
問羅睺羅言：「汝已為人說尼陀那法未？」

羅睺羅白佛言：「未也。世尊！」

佛告羅睺羅：「汝當為人演說尼陀那法。」

爾時，羅睺羅於異時為人廣說尼陀那法已，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為我說法，我聞法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乃至自知不受後有。」

爾時，世尊復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未熟……廣說乃至告羅睺羅言：「汝當於上所說諸法，獨於一靜處，專精思惟，觀察其義。」

爾時，羅睺羅受佛教勅，如上所聞法、所說法思惟稱量，觀察其義，作是念：「此諸法一切皆順趣涅槃、流注涅槃、後住涅槃。」爾時，羅睺羅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已於如上所聞法、所說法獨一靜處，思惟稱量，觀察其義，知此諸法皆順趣涅槃、流注涅槃、後住涅槃。」

爾時，世尊觀察羅睺羅心，解脫智熟，堪任受增上法。告羅睺羅言：「羅睺羅！一切無常。何等法無常？謂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如上無常廣說。

爾時，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隨喜，禮佛而退。

爾時，羅睺羅受佛教已，獨一靜處，專精思惟，不放逸住：「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正信非家，出家學道，純修梵行，乃至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心善解脫。

佛說此經已，羅睺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大寶積經佛說入胎藏會之一

大唐三藏義淨譯

如是我聞：

一時薄伽梵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與大苾芻眾無量人俱。爾時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纏綿戀著無暫捨離，染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觀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禮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禮世尊已我即却迴。」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溼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却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爾。」即至門首頂禮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盛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

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陀剃除鬚髮。」答曰：「如世尊教。」即覓剃髮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



曰：「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轉輪王。汝若輒爾剃我髮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裹收刀具即欲辭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剃。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旦為出家暮當歸舍。」既至日晚尋路而行，爾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坑。見已便念孫陀羅，斯成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憶或容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夜。

爾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令爾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於寺中檢校眾事。」問曰：「如何應作？」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眾，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

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放帚收持糞穢無盡。復作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閉一房竟更閉餘戶，彼戶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王，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趣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遙見佛不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低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恥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接故，出劫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毘舍佉鹿子母園。

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猶如鵝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將引難陀左右顧盼，於果樹下見雌獼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曰：「汝見此瞎獼猴不？」白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瞎獼猴比孫陀羅，誰為殊勝？」答言：「彼孫陀羅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猴比之，千萬億分不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園、娑身園、龜身園、交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踈通床帷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婍女共相娛樂。難陀遍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諸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為殊妙？」白言：「世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孫陀羅，百千萬倍不及其一。」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聞已歡喜默然而住。

爾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逝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

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讀誦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羞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咸棄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餘苾芻事容見棄，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爾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感。

爾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曾見捺洛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獄中。爾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劍樹、糞尿、火河，入彼觀察。遂見眾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捩齒抉目，或時以鋸[利-禾+皮]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牟[矛\*(替-曰+貝)]鑱身，或以棒打稍刺，或以鐵鎚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搗石磨銅柱鐵床受諸極苦，或見鐵鑊猛火沸騰熱焰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於一鐵鑊空煮炎熱，中無有情。覩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然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豎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生叉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雨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白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間或求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

愧恥默無所對。爾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逝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婬欲、瞋恚、愚癡，是可棄捨、是應遠離。法當修學。」

爾時世尊住逝多林未經多日，為欲隨緣化眾生故，與諸徒眾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禮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眾坐定，告難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

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染心共為婬愛，其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爾時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杌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彼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遠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三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受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陰處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癰、或有血氣胎結、或為肉增、或為服藥、或麥腹病蟻腰病，或產門如駝口、或中如多根

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轆、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鷗口常開不合、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蟲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眾多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眾鬧聲。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床座、我入草菴、我入葉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應知受生名羯羅藍，父精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功，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

「復次難陀！有四譬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蟲乃得生，草非是蟲、蟲非離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蟲，糞非是蟲、蟲非離糞，然依於糞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黃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棗生蟲，棗非是蟲、蟲非離棗，然依於棗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蟲身作

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韌為性。水界現前，濕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麩-夫+少]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滯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肉團。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熟、風界能長。難陀！又如果有人若彼弟子熟調沙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體，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會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牙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牙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方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號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愛味，臥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日。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打-丁+屑]如癰，臥在糞穢如處鍋

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濕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

「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臥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熬極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名為遍觸，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頽部陀。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曰閉尸。狀如鐵箸、或如蚯蚓，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為內門，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鞋襖、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臂、兩髀及頭。譬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鬱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膝。如春降雨，萐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腳。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始生。

「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并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鞭，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

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臥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譬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髮，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禁處。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脈，吸諸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脈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蘇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雜。難陀！其二十脈，別各有四十脈以為眷屬，合有八百吸氣之脈，於身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脈，各有一百道脈眷屬相連，合有八萬：前有二萬，後有二萬，右有二萬，左有二萬。難陀！此八萬脈復有眾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根有多孔隙。

「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二眼處所。如是兩耳兩鼻口咽胸臆，令食入得停貯之處，能令通過出入氣息。譬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泥團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差舛。此由業風能作如是，



於眼等處隨勢安布，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亦無爽失。

「難陀！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毛拂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咽喉胸臆食入之處，令其滑澤，通出入氣息安置處所。譬如巧匠若彼男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土揩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所無有障礙。

「難陀！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無垢。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輪大雲覆蔽，猛風忽起吹雲四散，光輪清淨。難陀！此業風力，令其胎子六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陀！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得三根，謂身、命、意。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固。此風依胎左脚生指節二十骨，右脚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髀有二骨，膝有二骨，髀有二骨，腰髀有三骨，脊有十八骨，脇有二十四骨。復依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胸有七骨，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頤有二骨，齒有三十二骨，髑髏四骨。難陀！譬如塙師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狀，次以繩纏，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二百，除餘小骨。

「難陀！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譬如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亦復如是。

「難陀！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陀！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陀！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滋漫。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此皆一一共脈相連。

「難陀！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藥。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悉皆成就。難陀！由其胎子先造惡業慳澁憒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長。以龐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即龐。若支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黑、愛黑便白。難陀！又由惡業感得惡報，聾盲瘡癰愚鈍醜陋，所出音響人不樂聞，手足攣蹙形如餓鬼。親屬皆憎不欲相見，況復餘人。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陀！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憒憒貧乏，於諸財物無憒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龐細合度支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愛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詞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難陀！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蹲居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藏下、熟藏之上，生物下鎮、熟物上刺，如縛五處插在尖標。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食乾燥、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臥、

跳躑之時，悉皆受苦。難陀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況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陀！誰有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

「難陀！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屋想、乘想、園想、樓閣想、樹林想、床座想、河想、池想，實無此境妄生分別。

「難陀！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鰲黑、或復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

「難陀！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

「難陀！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

「難陀！第三十五七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

「難陀！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

「難陀！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顛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暗想，依一分說。

「難陀！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腳向上將出產門。難陀！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將欲出時，手脚橫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蘇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糞廁黑闇臭穢可惡坑中，有無量千蟲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惡業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嚮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陀！若彼胎子善業所感，

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不受辛苦。難陀！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陀！汝可審觀，當求出離。」

## 大寶積經佛說入胎藏會之二

大唐三藏義淨譯

爾時世尊復告難陀：「汝今既知胎苦生苦，應識凡受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內或在衣等、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搖車或居床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剥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啖食，皆受苦惱。初生亦爾，以煖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血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種種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萬戶蟲縱橫啖食。難陀！有一戶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戶蟲，一名伏藏、二名龜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戶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戶蟲，一名驅逐、二名奔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戶蟲名曰稻葉，依耳食耳。有一戶蟲名曰藏口，依鼻食鼻。有二戶蟲，一名遙擲、二名遍擲，依脣食脣。有一戶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戶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戶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戶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戶蟲名曰手圓，依腭食腭。復有二戶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戶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戶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戶蟲，一名欲吞、

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戶蟲，一名有怨、二名大怨，依胸食胸。有二戶蟲，一名螺貝、二名螺口，依肉食肉。有二戶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戶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戶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戶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戶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戶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戶蟲名曰大真珠，依腰食腰。有一戶蟲名曰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面、三名暉曜、四名暉面、五名別住，依右脇食右脇。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左脇食左脇。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脈食脈。有四戶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熟藏食熟藏。有四戶蟲，一名鹽口、二名蘊口、三名網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髀食髀。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膝食膝。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陀！如此之身甚可厭患。如斯色類，常有八萬戶蟲日夜噉食，由此令身熱惱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憂愁悶絕眾病現前，無有良醫能為除療。難陀！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愛樂？復為諸神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及餘禽獸諸魅所持，或為日月星辰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難可具說。」

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血及諸飲食，妄生美想漸至長成。假令身得

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眾病所逼，無量百苦觸惱其身，難可說盡。身內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藥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死王所殺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精修梵行莫為懶惰。於諸利行、法行、功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善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追悔。一切所有愛樂之事皆悉別離，隨善惡業趣於後世。

「難陀！壽命百年有其十位：初謂嬰兒位，臥於襁褓。二謂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談論。六謂成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眾事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是當死位。難陀！梗概大位略說如是。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總有二千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百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晝夜。一日再食，總有七萬二千度食，雖有緣不食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集，數有爾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厭。

「難陀！如是生成長大，身有眾病，所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胸腹手足，疥癩癰狂、水腫欬嗽、風黃熱瘡，眾多瘡病支節痛苦。難陀！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癰病、百一總集病，總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陀！身如癰箭，眾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忘。體是無常苦空無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難陀！凡諸眾生復有如是

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鎖杻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虻蟻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鞭苦中愛樂沈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蘊苦。四威儀中行立坐臥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臥，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臥，若坐不行立臥，若臥不行立坐，皆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陀！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厭患、勤求解脫。難陀！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陀！有其四種入於母胎。云何為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愛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便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間。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魔作居止處。難陀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住，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關，筋脈相通諸孔穴，脂肉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髮毛爪齒分位差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污流汗、黃水痰癰爛壞脂膩、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蟲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蓋

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濕以涎唾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美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陀！此身元從羯羅藍、頰部陀、閉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穢井。常以鹹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煮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臥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陀！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眾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亂。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鹹酸甘辛苦味不善調故，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姪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覆不能得出。有善解女人，以蘇油塗手內母腹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譬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風令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劇苦。欲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炭，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亂。於母腹中知入住出悉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問。此人先修善行，臨命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而生，



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命終時眾苦來逼，雖受痛惱心不散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無有智慧，貪財慳慳，手常拳縮不能舒展，濟惠於人恒有希望，心不調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天。人趣難得，遠離難處更復是難。云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譬喻。餓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殺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淳質行，互相食噉強者凌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若死，皆在暗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或時暫明，所謂蜂蝶蚊蟻蚤虱蛆蟲之類。自餘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暗。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語意、貪著五欲、造眾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黿鼉蟬

蛭蚌蛤蝦蟇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速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貉鵲鷲烏蠅蜚蝗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象馬駝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焰燒然極大炎熱，無一眾生不被燒煮。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陀！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老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陀！懈怠之人多受眾苦，煩惱嬰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無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骨血脈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怠，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陀！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論？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差異不？」

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

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答摩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

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陀！若有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患惱常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身，亦復如是。難陀！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亦爾。次觀內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患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

「難陀！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諂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暮以法教，旦陳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菩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常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為安樂，受他供給衣食臥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陀！應當修學。

「復次難陀！未有一色是可愛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陀！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為是無常？」

「大德！體是無常。」

「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

「大德！是苦。」

「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眾，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

白言：「不也。世尊！」

「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

「大德！皆是無常。」

「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

「大德！是苦。」

「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眾，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

「不也。世尊！」

「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亦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眾如是觀察於色厭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厭患，若厭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爾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漏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重說伽他告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悉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著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家，	及於出家者，
念超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閉尸，	閉尸生健南。
健南暫轉變，	生頭及四支，
眾骨聚成身，	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腭骨并鼻梁，
胸臆與咽喉，	總有十二骨。
眼眶有四骨，	肩偶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總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分。
右脅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鎖，	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鈎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腿足，	合有五十骨，
總三百十六，	支柱於身肉。
骨節相鈎綴，	合成眾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葦舍。

無梢唯骨立，  
同機關木人，  
應觀於此身，  
濕皮相裹覆，  
周遍常流溢，  
譬如倉與筲，  
此身亦如是，  
運動骨機關，  
愚夫常愛樂，  
洩唾污常流，  
黃脂雜乳汁，  
胸鬲痰癰流，  
肪膏與皮膜，  
如是臭爛等，  
罪身深可畏，  
無識耽欲人，  
如是臭穢身，  
日夜煩惱逼，  
身城骨牆壁，  
畫彩貪瞋癡，  
可惡骨身城，  
常被惡知識，  
難陀汝當知，  
晝夜常繫念，  
若欲遠離者，  
勤求解脫處，  
血肉遍塗治，  
亦如幻化像。  
筋脈更纏繞，  
九處有瘡門。  
屎尿諸不淨，  
盛諸穀麥等。  
雜穢滿其中，  
危脆非堅實。  
智者無染著，  
膿血恒充滿。  
腦滿髓髓中，  
內有生熟藏。  
五藏諸腹胃，  
諸不淨同居。  
此即是怨家，  
愚癡常保護。  
猶如朽城郭，  
遷流無暫停。  
血肉作塗泥，  
隨處而莊飾。  
血肉相連合，  
內外苦相煎。  
如我之所說，  
勿思於欲境。  
常作如是觀，  
速超生死海。」

爾時世尊說是入胎經已，具壽難陀及五百苾芻，皆大歡喜，

信受奉行。

難陀苾芻越生死海險難之處，能至安隱究竟涅槃，獲阿羅漢果，說自慶頌曰：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田，    獲殊殊勝報。」

時諸大眾聞是說已咸皆有疑，為斷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姪欲境極生愛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拔令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惟願為說。」

佛告諸大眾：「難陀苾芻先所作業，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餘。即說頌曰：

「假使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諦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毘鉢尸佛如來、應供、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與六萬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王所都處，往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世尊有異母弟，於姪欲境極生愛著。其毘鉢尸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國王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稻蔗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耽姪染，王聞佛眾住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大臣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彼王眾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其弟耽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知友撫塵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眾往毘鉢尸佛所，躬行禮敬，聽受妙法，獲殊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耽著姪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愧恥，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芻見諸徒侶共

行而去，問曰：『何故君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於諸欲境極生耽著，幸蒙大師強牽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將去，誠為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佛所，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為說法。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及諸聖眾，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默然受。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婬欲境起厭離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來大師慈悲為受。佛是人天所應供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弟耽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者及遠方來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諸人眾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水、燒諸妙香、懸眾幡蓋、散花供養，如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床座。

「毘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妃宮人嫔女及諸人眾咸出奉迎，遙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耽著，強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我當來得為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是。我於欲境生耽著時，強牽令出愛染深河，得趣涅槃安



隱之處。』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彼親慧王耽欲之弟，即難陀苾芻是。由於昔時請毘鉢尸佛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善因，今為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耽著姪欲之境，強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涅槃至安隱處。」

時諸大眾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今身感得三十大丈夫相？」

佛告諸大眾：「彼所作業廣說如前。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資生無乏。有一苑園花果茂盛，流泉浴池林木森竦，堪出家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愍眾生處於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田。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斯聚落，周旋觀察屈彼園中。其守園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為解勞倦。』尊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者生慶喜心。於苑園中有一大德來投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慇懃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臭身輪迴生死，所應作者并已獲得，宜入圓寂永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收餘身骨置新瓶中，造窣堵波，懸諸幡蓋，深生敬信。灑三十種眾妙香水，并發大願求諸相好。汝等諦聽，勿生異念，往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

時諸大眾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王位？」

佛告諸苾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葉波佛出現世間，十號具足，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葉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遺身，以諸香木，栴檀沈水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收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

時諸大眾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最為第一？」

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葉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誓願：『我於佛所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納婆當成正覺，號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六）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難陀著極妙之衣，色曜人目，著金廁履屣，復  
攬飾兩目，手執鉢器，欲入舍衛城。爾時，眾多比丘遙見尊者  
難陀著極妙之衣，入舍衛城乞食。爾時，眾多比丘便往至世尊  
所，頭面禮足，在於一面坐，須臾退坐，白世尊曰：「向者，  
難陀比丘著極妙之衣，色曜人目，入舍衛城乞食。」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速往至難陀比丘所：『如來呼  
卿！』」

對曰：「如是。世尊！」時，彼比丘受世尊教，頭面禮足  
而去。往至難陀比丘所，到已，語難陀曰：「世尊呼卿。」

是時，難陀聞比丘語，即來至世尊所，到已，頭面禮足，  
在一面坐。是時，世尊告難陀曰：「汝今何故著此極妙之衣，  
又則著履屣，入舍衛城乞食？」時，尊者難陀默然不語。

世尊復重告曰：「云何，難陀！汝豈不以信牢固出家學道  
乎？」

難陀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汝今族姓子不應律行，以信牢固出家學道，  
何由復著極妙之衣，摩治形服，欲入舍衛城乞食？與彼白衣有  
何差別？」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何日見難陀，        能治阿練行；  
心樂沙門法，        頭陀度無極。

「汝今，難陀！更莫造此如是之行。」

爾時，尊者難陀及四部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慚愧品（七）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難陀不堪行梵行，欲脫法衣，習白衣行。

爾時，眾多比丘往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眾多比丘白世尊曰：「難陀比丘不堪行梵行，欲脫法服，習居家行。」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至難陀所，云：『如來喚卿。』」

對曰：「如是。世尊！」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即從坐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至彼難陀比丘所云：「世尊喚。」

難陀對曰：「如是。」爾時難陀比丘尋隨此比丘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世尊告難陀曰：「云何，難陀！不樂修梵行，欲脫法衣，修白衣行乎？」

難陀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何以故？難陀！」

難陀對曰：「欲心熾然，不能自禁。」

世尊告曰：「云何，難陀！汝非族姓子出家學道乎？」

難陀對曰：「如是。世尊！我是族姓子，以信牢固出家學道。」

世尊告曰：「汝族姓子！此非其宜，以捨家學道修清淨行。云何捨於正法欲習穢污？難陀當知，有二法無厭足，若有人習此法者終無厭足。云何為二法？所謂婬欲及飲酒。是謂二法無厭足。若有人習此二法，終無厭足，緣此行果，亦不能得無為之處。是故，難陀！當念捨此二法，後必成無漏之報。汝今，難陀！善修梵行，趣道之果，靡不由之。」

爾時，世尊便說此偈：

「蓋屋不密，        天雨則漏；        人不惟行，  
漏婬怒癡。        蓋屋善密，        天雨不漏；  
人能惟行，        無婬怒癡。」

爾時，世尊復作是念：「此族姓子欲意極多，我今宜可以火滅火。」是時，世尊即以神力手執難陀，猶如力人屈伸臂頃，將難陀至香山上。爾時，山上有一巖穴，復有一瞎獼猴在彼住止。是時，世尊右手執難陀而告之曰：「汝，難陀！頗見此瞎獼猴不？」

對曰：「如是。世尊！」

世尊告曰：「何者為妙？為孫陀利釋種妙耶？為此瞎獼猴妙乎？」

難陀對曰：「猶如有人傷極惡犬鼻，復加毒塗，彼犬倍惡。此亦如是。孫陀利釋女，今以此瞎獼猴相比，不可為喻，猶如大火[廿/積]焚燒山野，加益以乾薪，火轉熾然，此亦如是。我念彼釋女，不去心懷。」

爾時，世尊如屈伸臂頃，從彼山不現，便至三十三天。爾時，三十三天上諸天普集善法講堂，去善法講堂不遠，復有宮殿，五百玉女自相娛樂，純有女人，無有男子。爾時，難陀遙見五百天女，作倡伎樂，自相娛樂，見已，問世尊曰：「此是何等，五百天女作倡伎樂，自相娛樂？」

世尊告曰：「汝難陀自往問之。」

是時，尊者難陀便往至五百天女所，見彼宮舍，敷好坐具若干百種，純是女人，無有男子。是時，尊者難陀問彼天女曰：「汝等是何天女，各相娛樂，快樂如是？」

天女報曰：「我等有五百人，悉皆清淨，無有夫主。我等聞有世尊弟子，名曰難陀，是佛姨母兒，彼於如來所，清淨修

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與我等作夫主，共相娛樂。」

是時，尊者難陀甚懷喜悅，不能自勝，便作是念：「我今是世尊弟子，且又復是姨母兒，此諸天女皆當為我作婦。」是時，難陀便退而去，至世尊所。

世尊告曰：「云何，難陀！彼玉女何所言說？」

難陀報曰：「彼玉女各作是說：『我等各無夫主，聞有世尊弟子善修梵行，命終之後，當來生此。』」

世尊告曰：「難陀，汝意云何？難陀！汝意云何？」

難陀報曰：「爾時，即自生念：『我是世尊弟子，又且復是佛姨母兒，此諸天女盡當與我作妻。』」

世尊告曰：「快哉，難陀！善修梵行，我當與汝作證，使此五百女人皆為給使。」

世尊復告：「云何，難陀！孫陀利釋女妙耶？為是五百天女妙乎？」

難陀報曰：「猶如山頂瞎獼猴在孫陀利前，無有光澤，亦無有色。此亦如是。孫陀利在他天女前，亦復如是，無有光澤。」

世尊告曰：「汝善修梵行，我當證汝得此五百天人。」

爾時，世尊便作是念：「我今當以火滅難陀火。」猶如力人屈伸臂頃，世尊右手執難陀臂將至地獄中。爾時，地獄眾生受若干苦惱。爾時，彼地獄中有一大鑊，空無有人。見已，便生恐懼，衣毛皆豎，前白世尊曰：「此諸眾生皆受苦痛，唯有此釜而獨空無人。」

世尊告曰：「此者名為阿毘地獄。」

爾時，難陀倍復恐怖，衣毛皆豎，白世尊曰：「此是阿毘地獄，而獨自空，亦無罪人？」

世尊告曰：「汝難陀自往問之。」

是時，尊者難陀便自問曰：「云何，獄卒！此是何獄？此

是何獄空無有人？」

獄卒報曰：「比丘當知，釋迦文佛弟子名曰難陀，彼於如來所，淨修梵行，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上，於彼壽千歲，快自娛樂。復於彼終，生此阿毘地獄中，此空鑊者即是其室。」

時，尊者難陀聞此語已，便懷怖懾，衣毛皆豎，即生此念：「此之空釜，正為我耳。」來至世尊所，頭面禮足，白世尊曰：「願受懺悔，我自罪緣，不修梵行，觸嬈如來。」

爾時，尊者難陀便說此偈：

「人生不足貴，        天壽盡亦喪；  
地獄痛酸苦，        唯有涅槃樂。」

爾時，世尊告難陀曰：「善哉！善哉！如汝所言，涅槃者最是快樂。難陀！聽汝懺悔，汝愚、汝癡，自知有咎於如來所。今受汝悔過，後更莫犯。」

爾時，世尊屈伸臂頃，手執難陀，從地獄不現，便至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難陀曰：「汝今，難陀！當修二法。云何為二法？所謂止與觀也。復當更修二法。云何為二法？生死不可樂，知涅槃為樂，是謂二法。復當更修二法。云何為二法？所謂智與辯也。」爾時，世尊以此種種法向難陀說。

是時，尊者難陀從世尊受教已，從坐起，禮世尊足，便退而去，至安陀園。到已，在一樹下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思惟如來如此言教。是時，尊者在閑靜處，恒思惟如來教，不去須臾。所以族姓子，以信牢固出家學道，修無上梵行，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如實知之。是時，尊者難陀便成阿羅漢。

已成阿羅漢，即從坐起，整衣服至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是時，尊者難陀白世尊曰：「世尊前許證弟子五百天女者，今盡捨之。」

世尊告曰：「汝今生死已盡，梵行已立，吾即捨之。」

爾時，便說偈曰：

「我今見難陀，        修行沙門法；  
        諸惡皆以息，        頭陀無有失。」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得阿羅漢者，今難陀比丘是。  
無婬、怒、癡，亦是難陀比丘。」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增一阿含經火滅品（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難陀在舍衛城象華園中。是時，尊者難陀在閑靜處，便生是念：「如來出世甚為難遇，億劫乃出，實不可見，如來久遠長夜時乃出耳。猶如優曇鉢花時乃出現，此亦如是。如來出世甚為難遇，億劫乃出，實不可見，此處亦難遇，一切諸行悉休息止，愛盡無餘，亦無染污，滅盡泥洹。」

爾時，有一魔行天子，知尊者難陀心中所念，便往至孫陀利釋種女所，飛在虛空，以頌而嗟歎曰：

「汝今發歡喜，        嚴服作五樂；  
        難陀今捨服，        當來相娛樂。」

爾時，孫陀利釋種女聞天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便自莊嚴，修飾房舍，敷好坐具，作倡妓樂，如難陀在家無異。爾時，王波斯匿集在普會講堂，聞難陀比丘還捨法服，習于家業。所以然者，有天在空中告其妻曰。是時，王波斯匿聞是語已，便懷愁憂，即乘駕白象，往至彼園。到已，便入華象池中，遙見尊者難陀，便前至難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爾時，尊者難陀告波斯匿曰：「大王！何故來至此間，顏色變異？復有何事來至吾所？」

波斯匿報曰：「尊者當知，向在普集講堂，聞尊者捨法服，還作白衣。聞此語已，故來至此，不審尊者何所勅告？」

是時，難陀含笑徐告王曰：「不見不聞，大王何故作此語耶？大王！豈不從如來邊聞：我諸結已除，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胞胎，如實而知，今成阿羅漢，心得解脫。」

波斯匿曰：「我不從如來聞難陀比丘生死已盡，得阿羅漢，心得解脫。所以然者，有天來告孫陀利釋種女曰。是時，孫陀利夫人聞此語已，便作倡妓樂，修治服飾，敷諸坐具。我聞此語已，便來至尊者所。」

難陀告曰：「王不知不聞，何故大王而作是語？諸有沙門、婆羅門無不樂此休息樂、善逝樂、沙門樂、涅槃樂，而不自觀此婬火之坑。復當就者此事不然，骨猶如鎖，肉如聚石，猶蜜塗刀，坐貪小利，不慮後患。亦如菓繁折枝，亦如假借不久當還，猶如劍樹之藪，亦如毒樹、如毒害藥，亦如毒藥、如毒華菓，觀此婬欲亦復如是。意染著者此事不然，從火坑之欲乃至毒菓，不觀此事，欲得度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者，此事不然。以不度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而欲得入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者，此事不然。大王當知，諸有沙門、婆羅門觀察此休息樂、善逝樂、沙門樂、涅槃樂，此事不然。彼以作是觀察，解了婬坑之火，猶如骨鎖、肉聚、蜜塗利刀、菓繁折枝、假借不久，亦如劍樹、毒樹，如毒害藥，悉觀了知，此則有處。已解了知婬火所興，便能得渡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此事必然。彼已渡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此事必然。云何，大王！以何見何知而作是說？今我，大王！已成羅漢，生死已

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母胞胎，心得解脫。」

爾時，王波斯匿心懷歡喜，善心生焉，白尊者難陀曰：「我今無狐疑如毛髮許，方知尊者成阿羅漢，今請辭還，國事眾多。」

難陀對曰：「宜知是時。」

爾時，王波斯匿即從坐起，頭面禮足，便退而去。波斯匿王去未幾時，時彼魔天來至尊者難陀所，住虛空中，復以此偈向難陀曰：

「夫人面如月，        金銀瓔珞身，  
憶彼姿容顏，        五樂恒自娛。  
彈琴鼓絃歌，        音響甚柔軟，  
能除諸愁憂，        樂此林間為。」

是時，尊者難陀便作是念：「此是魔行天人。」覺知此已，復以偈報曰：

「我昔有此心，        姪洸無厭足；  
為欲所纏裹，        不覺老病死。  
我度愛欲淵，        無污無所染；  
榮位悉是苦，        獨樂真如法。  
我今無諸結，        姪怒癡悉盡；  
更不習此法，        愚者當覺知。」

爾時，彼魔行天人聞此語便懷愁憂，即於彼沒不現。

爾時，眾多比丘以此因緣，具白世尊。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端正比丘者，無有勝難陀比丘；諸根澹泊，亦難陀比丘是；無有欲心，亦是難陀比丘；無有瞋恚，亦是難陀比丘；無有愚癡，亦是難陀比丘；成阿羅漢，亦是難陀比丘。所以然者，難陀比丘端正，諸根寂靜。」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聲聞中弟子端正者，難陀比丘是。諸根寂靜，是亦難陀比丘。」

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二七五）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其有說言大力者，其唯難陀！此是正說。其有說言最端政者，其唯難陀！是則正說。其有說言愛欲重者，其唯難陀！是則正說。

「諸比丘！而今難陀關閉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精勤修習，正智成就，堪能盡壽純一滿淨，梵行清白。彼難陀比丘關閉根門故，若眼見色，不取色相，不取隨形好。若諸眼根增不律儀、無明闇障、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不漏其心，生諸律儀；防護於眼、耳、鼻、舌、身、意根，生諸律儀，是名難陀比丘關閉根門。

「飲食知量者，難陀比丘於食繫數：『不自高、不放逸、不著色、不著莊嚴，支身而已。任其所得，為止飢渴，修梵行故。故起苦覺令息滅，未起苦覺令不起故，成其崇向故。氣力安樂，無罪觸住故。如人乘車，塗以膏油，不為自高，乃至莊嚴，為載運故。又如塗瘡，不貪其味，為息苦故。』如是，善男子難陀知量而食，乃至無罪觸住，是名難陀知量而食。

「彼善男子難陀初夜、後夜精勤修業者，彼難陀晝則經行、坐禪，除去陰障，以淨其身。於初夜時，經行、坐禪，除去陰障，以淨其身。於中夜時，房外洗足，入於室中，右脇而臥，屈膝累足，係念明想，作起覺想。於後夜時，徐覺徐起，經行、坐禪，是名善男子難陀初夜、後夜精勤修集。

「彼善男子難陀勝念正知者，是善男子難陀觀察東方，一

心正念，安住觀察；觀察南、西、北方，亦復如是。一心正念，安住觀察。如是觀者，世間貪、愛、惡不善法不漏其心。彼善男子難陀覺諸受起，覺諸受住，覺諸受滅，正念而住，不令散亂；覺諸想起，覺諸想住，覺諸想滅，覺諸覺起，覺諸覺住，覺諸覺滅，正念心住，不令散亂，是名善男子難陀正念正智成就。

「是故，諸比丘！當作是學：『關閉根門，如善男子難陀；飲食知量，如善男子難陀；初夜、後夜精勤修業，如善男子難陀；正念正智成就，如善男子難陀。』如教授難陀法，亦當持是為其餘人說。」

時，有異比丘而說偈言：

「善關閉根門，        正念攝心住，  
飲食知節量，        覺知諸心相，  
善男子難陀，        世尊之所歎。」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二七六）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有如是像類大聲聞尼眾住舍衛國王園中。比丘尼眾其名曰：純陀比丘尼、民陀比丘尼、摩羅婆比丘尼、波羅遮羅比丘尼、阿羅毘迦比丘尼、差摩比丘尼、難摩比丘尼、吉離舍瞿曇彌比丘尼、優鉢羅色比丘尼、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此等及餘比丘尼住王園中。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摩訶波闍波提比丘

尼說法，示、教、照、喜；種種說法，示、教、照、喜已，發遣令還。言：「比丘尼！應時宜去。」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諸比丘：「我年已老邁，不復堪能為諸比丘尼說法，汝等諸比丘僧，今日諸宿德上座，當教授諸比丘尼。」

時，諸比丘受世尊教，次第教授比丘尼，次至難陀。爾時，難陀次第應至而不欲教授。

爾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詣世尊所，稽首禮足，乃至聞法，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問尊者阿難：「誰應次至教授諸比丘尼？」

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諸上座次第教授比丘尼，次至難陀，而難陀不欲教授。」

爾時，世尊告難陀言：「汝當教授諸比丘尼，為諸比丘尼說法。所以者何？我自教授比丘尼，汝亦應爾；我為比丘尼說法，汝亦應爾。」

爾時，難陀默然受教。

時，難陀夜過晨朝，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食已，還精舍，舉衣鉢，洗足已，入室坐禪。從禪覺，著僧伽梨將一比丘往詣王園，諸比丘尼遙見尊者難陀來，疾敷床座，請令就坐，尊者難陀坐已，諸比丘尼稽首敬禮，退坐一面。尊者難陀語諸比丘尼：「諸姊妹！汝等當問我，今當為汝等說法。汝等解者，當說言解；若不解者，當說不解。於我所說義，若當解者，當善受持；若不解者，汝當更問，當為汝說。」

諸比丘尼白尊者難陀言：「我等今日聞尊者教，令我等問，告我等言：『汝等若未解者，今悉當問；已解者當言解，未解

者當言不解。於我所說義，已解者當奉持，未解者當復更問。』我等聞此，心大歡喜，未解義者，今日當問。」

爾時，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云何？姊妹！於眼內入處觀察，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內入處觀察，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尊者難陀！我等已曾於此法如實知見，於六內入處觀察無我，我等已曾作如是意解：『六內入處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應如是解：『六內入處觀察無我。』諸比丘尼！色外入處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聲、香、味、觸、法外入處，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尊者難陀！我已曾於六外入處如實觀察無我，我常作此意解，六外入處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讚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六外入處無我。』若緣眼、色，生眼識，彼眼識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彼意識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已曾於此六識身如實觀察無我，我亦常作是意解，六識身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六識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

合生觸，彼觸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三事和合生觸，彼觸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已曾於此六觸觀察如實無我，我亦常如是意解，六觸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當如實觀察：『於六觸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彼觸緣受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彼受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等曾於此六受身如實觀察無我，我亦常作此意解，六受身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此六受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生觸，觸緣想，彼想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三事和合生觸，觸緣想，彼想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曾於此六想身如實觀察無我，我亦常作此意解，六想身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此六想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思，彼思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緣思，

彼思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曾於此六思身如實觀察無我，我常作此意解：『此六思身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此六思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愛，彼愛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

「耳、鼻、舌、身、意法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緣愛，彼愛是我、異我、相在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曾於此六愛身如實觀察無我，我常作此意解：『此六愛身如實無我。』」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此六愛身如實無我。』姊妹！譬因膏油、因炷，燈明得然；彼油無常，炷亦無常，火亦無常，器亦無常。若有作是言：『無油、無炷、無火、無器，而所依起燈光，常、恒、住、不變易。』作是說者，為等說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緣油、炷、器然燈，彼油、炷、器悉無常；若無油、無炷、無器，所依燈光亦復隨滅、息、沒、清涼、真實。」

「如是，姊妹！此六內入處無常。若有說言：『此六內入處因緣生喜樂，常、恒、住、不變易、安隱。』是為等說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等曾如實觀察，彼彼法緣生彼彼法；彼彼緣法滅，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清涼、真實。」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丘尼！汝於此義應如是觀察：『彼彼法緣生彼彼法，彼彼法緣滅，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寂靜、清涼、真實。』諸姊妹！譬如大樹根、



莖、枝、葉，根亦無常，莖、枝、葉皆悉無常。若有說言：『無彼樹根、莖、枝、葉，唯有其影常、恒、住、不變易、安隱者，為等說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如彼大樹根、莖、枝、葉，彼根亦無常，莖、枝、葉亦復無常，無根、無莖、無枝、無葉，所依樹影，一切悉無。」

「諸姊妹！若緣外六入處無常，若言外六入處因緣生喜樂，恒、住、不變易、安隱者，此為等說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我曾於此義如實觀察，彼彼法緣生彼彼法，彼彼法緣滅；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寂靜、清涼、真實。」

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姊妹！汝於此義當如實觀察：『彼彼法緣生彼彼法，彼彼法緣滅，彼彼生法亦復隨滅、息、沒、寂滅、清涼、真實。』諸姊妹！聽我說譬，夫智者因譬得解。譬如善屠牛師、屠牛弟子手執利刀，解剝其牛，乘間而剝，不傷內肉、不傷外皮，解其枝節筋骨，然後還以皮覆其上。若有人言：『此牛皮肉全而不離。』為等說不？」

答言：「不也，尊者難陀！所以者何？彼善屠牛師、屠牛弟子手執利刀，乘間而剝，不傷皮肉，枝節筋骨悉皆斷截，還以皮覆上，皮肉已離，非不離也。」

「姊妹！我說所譬，今當說義。牛者譬人身麤色……」如篋毒蛇經廣說。

「肉者謂內六入處，外皮者謂外六入處，屠牛者謂學見跡，皮肉中間筋骨者謂貪喜俱，利刀者謂利智慧。多聞聖弟子以智慧利刀斷截一切結、縛、使、煩惱、上煩惱、纏。是故，諸姊妹！當如是學：『於所可樂法，心不應著，斷除貪故；所可瞋法，不應生瞋，斷除瞋故；所可癡法，不應生癡，斷除癡故。』」

於五受陰，當觀生滅；於六觸入處，當觀集滅；於四念處，當善繫心。住七覺分，修七覺分已，於其欲漏，心不緣著，心得解脫；於其有漏，心不緣著，心得解脫；於無明漏，心不緣著，心得解脫。』諸姊妹！當如是學。」

爾時，尊者難陀為諸比丘尼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時，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眷屬圍遶，往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乃至為佛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諸比丘：「譬如明月十四日夜，多眾觀月，為是滿耶？為未滿耶？當知彼月未究竟滿。如是，善男子難陀為五百比丘尼正教授、正說法，於其解脫猶未究竟。然此等比丘尼命終之時，不見一結不斷，能使彼還生於此世。」

爾時，世尊復告難陀：「更為諸比丘尼說法。」

爾時，尊者難陀默然奉教，夜過晨朝，持鉢入城乞食，食已，乃至往詣王園，就座而坐，為諸比丘尼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從座起去。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復於異時與五百比丘尼前後圍遶，往詣佛所，稽首禮足，乃至作禮而去。

爾時，世尊知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去已，告諸比丘：「譬如明月十五日夜，無有人疑月滿不滿者，然其彼月究竟圓滿。如是，善男子難陀為諸比丘尼說如是正教授，究竟解脫；若命終時，無有說彼道路所趣，此當知即是苦邊。」是為世尊為五百比丘尼受第一果記。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〇六七）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染色，擣治光澤，執持好鉢，好作嬉戲調笑而行。

時，有眾多比丘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難陀是佛姨母子，好著好衣，擣治光澤，執持好鉢，好作嬉戲調笑而行。」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詣難陀比丘所，語言：『難陀！大師語汝。』」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難陀言：「世尊語汝。」

難陀聞已，即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佛告難陀：「汝實好著好衣，擣治光澤，好作嬉戲調笑而行不？」

難陀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難陀：「汝佛姨母子，貴姓出家，不應著好衣服，擣令光澤，執持好鉢，好作嬉戲調笑而行。汝應作是念：『我是佛姨母子，貴姓出家，應作阿練若，乞食，著糞掃衣，常應讚歎著糞掃衣，常處山澤，不顧五欲。』」

爾時，難陀受佛教已，修阿蘭若行，乞食，著糞掃衣，亦常讚歎著糞掃衣者，樂處山澤，不顧愛欲。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難陀何見汝，        修習阿蘭若，  
    家家行乞食，        身著糞掃衣，  
    樂處於山澤，        不顧於五欲。」

佛說此經已，尊者難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雜阿含經（一〇六八）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爾時，尊者低沙自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諫止。

時，有眾多比丘往詣佛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尊者低沙自念是世尊姑子兄弟故，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諫止。」

爾時，世尊告一比丘：「汝往詣低沙比丘所，語言：『低沙！大師語汝！』」

時，彼比丘受世尊教，往語低沙比丘言：「世尊語汝！」低沙比丘即詣佛所，稽首佛足，退住一面。

佛告低沙：「汝實作是念：『我是世尊姑子兄弟，不修恭敬，無所顧錄，亦不畏懼，不堪忍諫。』不？」

低沙白佛：「實爾。世尊！」

佛告低沙：「汝不應爾！汝應念言：『我是世尊姑子兄弟故，應修恭敬畏懼，堪忍諫止。』」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善哉汝低沙，        離瞋恚為善，  
莫生瞋恚心，        瞋恚者非善。  
若能離瞋慢，        修行軟下心，  
然後於我所，        修行於梵行。」

佛說此經已，低沙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

## 賢愚經波婆離品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王舍城鷲頭山中，與尊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波羅[木\*奈]王，名波羅摩達，王有輔相，生一男兒，三十二相，眾好備滿，身色紫金，姿容挺特。輔相見子，倍增怡悅，即召相師，令占相之。相師披看，歎言：「奇哉！相好畢滿，功德殊備，智辯通達，出踰人表。」輔相益喜，因為立字，相師復問：「自從生來，有何異事？」輔相答言：「甚怪異常，其母素性，不能良善，懷妊已來，悲矜苦厄，慈潤黎元，等心護養。」相師喜言：「此是兒志。」因為立字，號曰彌勒。父母喜慶，心無有量。其兒殊稱，合土宣聞，國王聞之，懷懼言曰：「念此小兒，名相顯美，儻有高德，必奪我位。曼其未長，當豫除滅，久必為患。」作是計已，即勅輔相：「聞汝有子，容相有異，汝可將來，吾欲得見。」時宮內人，聞兒暉問，知王欲圖，甚懷湯火。其兒有舅，名波婆梨，在波梨弗多羅國，為彼國師；聰明高博，智達殊才，五百弟子，恒逐諮稟。於時輔相，憐愛其子，懼被其害，復作密計，遣人乘象送之與舅。舅見彌勒，觀其色好，加意愛養，敬視在懷。其年漸大，教使學問，一日諮受，勝餘終年，學未經歲普通經書。時波婆梨，見其[外\*男]甥兒，學既不久，通達諸書，欲為作會顯揚其美，遣一弟子，至波羅[木\*奈]，語於輔相，說兒所學，索於珍寶，欲為設會。其弟子往至于中道，聞人說佛無量德行，思慕欲見，即往趣佛，未到中間，為虎所噉。乘其善心，生第一四天。

波婆梨自竭所有，合集財賄，為設大會，請婆羅門，一切都集，供辦餽饈種種甘美。設會已訖，大施噉嚙，一人各得五百金錢。布施訖竟，財物罄盡。有一婆羅門，名勞度差，最於後至，見波婆梨：「我從後來，雖不得食，當如比例與我五百金錢。」波婆梨答言：「我物已盡，實不從汝有所愛也。」勞度差言：「聞汝設施，有望相投，云何空見不垂施惠？若必拒

逆不見給者，汝更七日，頭破七段。」時波婆梨，聞是語已，自思惟言：「世有惡呪及餘蠱道，事不可輕，儻能有是。」財物悉盡，卒無方計，念是愁憂，深以為懼。前使弟子終生天者，遙見其師愁悴無賴，即從天下，來到其前，問其師言：「何故愁憂？」師具以事廣說因緣。天聞其語，尋白師言：「勞度差者，未識頂法，愚癡迷網惡邪之人，竟何所能？而乃憂此。今唯有佛，最解頂法，無極法王，特可歸依。」時波婆梨，聞天說佛，即重問之：「佛是何人？」天即說：「佛生迦毘羅衛淨飯王家，右脅而生，尋行七步，稱天人尊，三十二相、八十妙好，光照天地，梵釋侍御，三十二瑞，振動顯發。相師觀見，記其兩處，在家當作轉輪聖王，出家成佛。覩老病死，不樂國位，踰宮出國，六年苦行，菩提樹下，破十八億魔，於後夜中，普具佛法，三明六通、十力無畏、十八不共，悉皆滿備。至波羅[木\*奈]，初轉法輪，阿若憍陳如五人漏盡，八萬諸天，得法眼淨，無數天人，發大道意。復到摩竭，度鬱毘羅并舍利弗、目健連等，出千二百五十比丘以為徒類，號曰眾僧，功德智能，不可稱計。總而言之，名為佛也，今在王舍鷲頭山中。」

時波婆梨，聞歎佛德，自思惟言：「必當有佛。我書所記，佛星下現，天地大動，當生聖人。今悉有此，似當是也。」即勅彌勒等十六人：「往見瞿曇，看其相好。眾相若備，心念難之：『我師波婆梨，為有幾相？』如我今者，身有兩相：一髮紺青，二廣長舌。若其識之，復更心難：『我師波婆梨，年今幾許？』如我年者，今百二十。若其知之，復更心念：『我師波婆梨，是何種姓？』欲知我種，是婆羅門。若其答識，復更心難：『我師波婆梨，有幾弟子？』如我今者，有五百弟子。若答知數，斯必是佛，汝等必當為其弟子，令遣一人語我消息。」

時彌勒等，進趣王舍，近到鷲頭山，見佛足跡，千輻輪相

眇然如畫，即問人言：「此是誰跡？」有人答言：「斯是佛跡。」時彌勒等，遂懷慕仰，徘徊跡側，豫欽渴仰。時有比丘尼剎羅，持一死虫著佛跡處，示彌勒等，各共看此：「汝等欽羨歎慕斯跡，躡殺眾生有何奇哉？」彌勒之等，各共前看，諦觀形相是自死虫，即問比丘尼：「汝誰弟子？」比丘尼答言：「是佛弟子。」時彌勒等，各自說言：「佛弟子中，乃有是人。」漸進佛所，遙見世尊，光明顯照，眾相赫然，即數其相，不見其二。佛即為其出舌覆面，復以神力令見陰藏。見相數滿，益以歡喜，即奉師勅，遙以心難：「我師波婆梨，為有幾相？」佛即遙答：「汝師波婆梨，唯有二相：一髮紺青，二廣長舌。」聞是語已，復更心難：「我師波婆梨，年今幾許？」佛遙答言：「汝師波婆梨，年百二十。」既聞是已，復心念難：「我師波婆梨，是何種姓？」佛即遙答：「汝師波婆梨，是婆羅門種。」得聞是已，復更心難：「我師波婆梨，有幾弟子？」佛即遙答：「汝師波婆梨，有五百弟子。」

於時會者，聞佛所說，甚怪如來獨說此語。時諸弟子，長跪問佛：「世尊！何故而說是言？」佛告比丘：「有波婆梨，在波婆梨弗多羅國，遣十六弟子，來至我所，試觀我相，因心念難，是以一一還以答之。」

時彌勒等，聞佛答難，事事如實，一無差違，深生敬仰，往至佛所，頭面禮訖，却坐一面。佛為說法，其十六人，得法眼淨，各從座起，求索出家。佛言：「善來！」鬚髮自墮，法衣在身，尋成沙門，重以方便，為其說法，其十五人，成阿羅漢。時彌勒等，自共議言：「波婆梨師，在遠悞遲，宜時遣人還白消息。」十六人中，時有一人，字賓祈奇，是波婆梨姊子，眾人即遣往白消息。還到本國波婆梨所，具以聞見，廣為說之。波婆梨聞已，喜發於心，即從坐起，長跪合掌，向王舍城，自

說誠言：「生遭聖世，甚難值遇，思覩尊容，稟受清化，年已老邁，足力不強，雖有誠欸，靡由自達。世尊大慈！豫知人心，唯願屈神，來見接濟。」於時如來，遙知其意，屈伸臂頃，來到其前，禮已舉頭，尋見世尊，驚喜踊躍，禮拜問訊，請令就坐，恭肅侍佛。佛為說法，逮阿那含。於時世尊，尋還鷲頭山。

時淨飯王，聞佛道成，遊行教化多有所度，情懷渴仰，思得覩覲，告優陀耶：「汝往佛所，騰我志意，白於悉達，汝本有要得道當還。願遵往言，時來相見。」優陀耶到，具宣王意，佛尋可之，七日當往。優陀耶喜，還白消息。淨飯王聞，告語諸臣：「優陀耶來，云佛當還。莊嚴城內，極令清潔，塗污街陌，遍豎幢幡，饒儲華香，當俟供養。」嚴辦已訖，與諸群臣，四十里外，奉迎世尊。

於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力士，住在八面；時四天王，各在前導；時天帝釋，與欲界諸天，侍衛其左；時梵天王，與色界天，侍衛其右；諸比丘僧，列在其後。佛在眾中，放大光明，暉曜天地，威踰日月，普與大眾，乘虛而往，漸欲近王，下齊人頭，王與臣民夫人嫫女，觀見大眾晃朗俱顯，佛在中央如星中月。王大歡喜，不覺下禮，禮畢問訊，與共還國，住尼拘盧陀僧伽藍。是時國法，男女有別，王與臣民，日日聽法，聞法開悟，得度者眾；諸女人輩，各懷怨恨：「佛與大眾，雖復還國，男子有幸，獨得見聞，我曹女人，不蒙恩祐。」佛知其意，即語王言：「自今已後，令國男女，番休聽法一日一更。」從是已後，蒙度甚多。

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晶/且)\*毛]，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晶/且)\*毛]，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晶/且)\*毛]，往奉眾僧。」時波闍波提，重白佛言：「自



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之心，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佛又言曰：「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僧中，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欲盡，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以上，名字眾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眾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受之。

於後世尊，與比丘僧，遊波羅[木\*奈]，轉行化導。爾時彌勒，著金色[(晶/且)\*毛]衣，身既端正，色紫金容，表裏相稱，威儀詳序，入波羅[木\*奈]城，欲行乞食。到大陌上，擎鉢住立，人民之類，覩其色相，圍遶觀看，無有厭足，雖皆欽敬，無能讓食。有一穿珠師，偶到道宕，見於彌勒，甚懷敬慕，即問大德：「為得食未？」答言：「未得。」尋請將歸，辦設飲食，食已澡漱，為說妙法，言辭高美，聽之無厭。時有大長者，值欲嫁女，先與一珠，雇令穿之，若其穿訖，當與錢十萬。於時長者，遣人來索，珠師聞法，五情甘樂，語言：「且去！比後當穿。」其人復語：「今急須之，念時著手。」囑已還去，具語長者。斯須之頃，重遣往索，猶故聽法，未為穿之。還語長者，長者恨言：「既重相雇，不唐倩託，今乃前却，不稱我要。」更重遣人，因齎錢往，「若其未穿，還擔珠來。」使人到問，猶故聽法，知未穿珠，急從還索。事不得已，即取還他。穿珠之師，在彌勒前，次第聽法，心無厭退。其妻瞋恚，嫌責夫言：「須臾之勞，當得錢十萬，以供家中衣食乏短；但聽沙門浮美之談，亡失爾許錢財之利。」夫聞其言，情懷悔恨。

彌勒知意，而語之言：「汝今能共至精舍不？」答言：「可

爾。」即時共到精舍，將到僧中，問眾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設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實不如請一清淨沙門，於舍供養得利極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校其利，皆悉多彼。

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號毘婆尸，般涅槃後，經法滅盡。時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奈。爾時國中，有一薩薄，家居巨富，無所乏少。有二男兒，各皆端正，長名淚吒，小字阿淚吒。父垂命終，告勅二子：『我必不免，當即後世。汝等兄弟，念相承奉，合心并力，慎勿分居。所以然者，譬如一絲，不任繫象，合集多絲，乃能制象。譬如一葦，不能獨燃，合捉一把，燃不可滅。今汝兄弟，亦復如是，共相依恃，外人不壞，內穆懃家，則財業日增。』囑誡之後，氣絕命終。兄弟奉教，合居數時，後阿淚吒婦，自心念言：『今共居止，逼難兄家，人客知識不得瞻待；若當分異，各自努力，情既無難可自成家。』念是事已，具向夫說。阿淚吒聞婦所言，以為不可，婦復慫慂，廣引道理。阿淚吒情迴，以事白兄，兄復引父垂命之言，廣示方比不可之理。時阿淚吒婦，數數勸夫，其夫意決急求分居；兄見意盛，與分家居。分異之後，阿淚吒夫妻，恣情放志，招合伴黨，飲噉奢侈，不順禮度，未經幾年，家物耗盡，窮罄無計。詣兄勾之。兄復矜之，與錢十萬。用盡更索，如是六返，前後凡與六十萬錢。後復來求。兄復呵責：『亡父勅誡，汝不

承用，未經幾時，求共分異。喪用無度，不可供給，前後與汝六十萬錢，汝不知足，復更來求。今復更與汝十萬錢，能有能無更勿來索。』其弟得責，慚愧取錢，夫婦改操，謹身節用，懃心家業，財產日廣，其後漸富，更無乏短。

「其兄淚吒，連遭衰艱，所在破亡，財物迸散，家理頓窮，無有方計，往到弟邊，說所契闊，求索少錢，供足不逮。其弟瞋嫌，而語兄言：『謂望兄家，不識有貧，云何復來從我所索？』作是語已，乃不讓食。兄便還去，而自愕然：『生死之中，何可畏耶？析體兄弟，不識恩養，豈況他人？』當推義理，心即厭世，捨家入山，靜坐思惟諸法生滅，心即開悟，成辟支佛，威儀可觀，入城乞食。後值歲儉，人民飢乏，時辟支佛，乞食難得。

「時弟阿淚吒，後轉貧窮，復值歲荒，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一日晨朝，早往入澤，於城門中，見辟支佛，威儀可觀，入城乞食，即往取薪。還來到門，見辟支佛空鉢而出，心自生念：『此是快士，晨見入城，今乃空來，若今與我共歸至舍，當共分食以奉施之。』作是念已，捨之而去。時辟支佛，尋知其意，即隨其後，往到門中。阿淚吒見之，心用歡喜，即為敷床，請令入坐，索其自分稗子之糜，躬手自持，施辟支佛。時辟支佛，語阿淚吒言：『汝亦飢渴，當共分噉。』阿淚吒白言：『我曹世俗，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遭斯歲儉，父子不救，能割身分，以用見施，當為現變令其歡喜。即飛虛空，身出水火，廣現神足，還住其前，語阿淚吒言：『欲求何願？恣隨汝意。』見變歡喜踊躍即前至心，自立誓言：『一切眾生，多種求財，我願世世，莫有所乏，情有所欲，應意而至。又願將來，得遇上士，功德勝汝百千萬倍，令我於彼得漏盡證，神

足變化與汝不異。』求願已訖，倍復歡喜。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到見一兔，意欲捕取，走逐轉近，以鎌遙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惇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入城往趣其舍。已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上徹於王。

「王即遣人，往看審實。使人到觀，見是死人，尋還白王：『是死人耳。』王問餘人，猶言是金。甚怪所以，重遣人看。如是七返，來言不定。王即自往，親往看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阿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於時阿淚吒，具以本末向王而說，『必當由施辟支佛故。』王聞其語，歎言：『善哉！汝得快利，值此上人。』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因自求願，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三事挺特，端正受稱，情有所欲，應意而至。

「乃至今身，在家之時，我常優遊，不喜世務；兄摩訶男，常有怨辭。我母語言：『我兒福德。』摩訶男言：『我獨勞慮，家理田業；優閑臥食，云何福德？』其母欲試，遣我至田，監臨種作，令不送食。我怪食遲，遣人往索，母遣人語我云：『無所有。』我還白母：『唯願與我，送無所有。』於時其母，聞兒是語，即取寶案，嚴具器物，以襪覆上，送以與我，令摩訶男逐而看之。已到我前，發去其襪，百味飲食，案器悉滿。如是餘時，在所應意，若令滿得四天下寶，劫盡之時，理當消滅，復不得久。如是我以少糜施辟支佛，九十一劫，福利未減，復

緣斯德，見佛度苦。以是之故，故知請一淨戒比丘，於舍供養得利多彼四天下寶。」

時阿那律，說是語已，於時世尊，從外來入，聞阿那律說過去事，告諸比丘：「汝等比丘！說過去事，我復次說當來之世，此閻浮提，土地方正，平坦廣博，無有山川，地生濡草，猶如天衣。爾時人民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端正殊妙，人性仁和，具修十善。彼時當有轉輪聖王，名曰勝伽（晉言具也），彼時當有婆羅門家生一男兒，字曰彌勒，身色紫金，三十二相，眾好畢滿，光明殊赫。出家學道，成最正覺，廣為眾生，轉尊法輪。其第一大會，度九十三億眾生之類；第二大會，度九十六億；第三大會，度九十九億。如是比丘！三會說法，得蒙度者，悉我遺法種福眾生，或三寶中興供養者，出家在家持齋戒者，燒香燃燈禮拜之者，皆得在彼三會之中。三會度我遺殘眾生，然後乃化同緣之徒。」

於時彌勒，聞佛此語，從座而起，長跪白佛言：「願作彼彌勒世尊。」佛告之曰：「如汝所言，汝當生彼為彌勒如來，如上教化，悉是汝也。」

於時會中，有一比丘，名阿侍多，長跪白佛：「我願作彼轉輪之王。」佛告之曰：「汝但長夜，貪樂生死，不規出耶？」

於時在會一切大眾，見佛世尊授彌勒決當來成佛，猶字彌勒，各皆有疑，欲知本末。尊者阿難，即起白佛：「彌勒成佛，復字彌勒，不審從何造起名字？」

佛告阿難：「諦聽著意！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王名曇摩留支，領閻浮提，八萬四千國，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二萬夫人嫖女，一萬大臣。有一小國豐樂，是中國王，名波塞奇。時弗沙佛，初出於世，在此國中，化導眾生。時波塞奇王與諸群臣，專供養佛及於眾僧，不暇得往朝覲大王，

貢獻音信，亦悉斷替。於時大王，怪其間絕，即遣使者，往責所以。使者到已，宣王言令：『比年已來，人信俱斷，汝為人臣，何以違常？將有異心，欲懷逆耶？』時波塞奇，得大王教，自知違替，靡知所如，即往見佛，白如是事。佛告王言：『汝勿憂慮，但還遣使以誠告言：「佛在我國，朝夕承事，是以不暇往覲大王；國內財物，供佛及僧，無有遺餘可以獻貢。」』波塞奇王，得佛教已，即還報使，如佛所語。使到見王，具道其意。大王聞之，甚懷盛怒，即合諸臣，共詳此事。諸臣皆言：『彼王傲慢，橫引道理，宜合兵眾往攻伐之。』王即然之，合兵躬往。前軍近到，彼王乃知，心懷怖懼，急往白佛。佛告王言：『莫用憂慮，但自往見，宣說前語。』波塞奇王，即與群臣，往到界上，見於大王，禮問畢訖，住在一面。大王責問：『汝何所恃，違慢失常，不來朝覲？』波塞奇言：『佛世難值，甚難得覲，頃來在國，化導民物，朝夕侍奉故使違替。』於時大王，復更重責：『正使令爾，何以斷獻？』波塞奇言：『佛有徒眾，名曰眾僧，戒德清淨，世良福田。合國所有，常用供養，無有盈長可以為貢。』曇摩留支聞此語已，告言：『且住！須我見佛，見佛來還，乃問汝罪。』即與群臣，往至佛所。是時如來，大眾圍遶，各悉靜然端坐入定。有一比丘，入慈三昧，放金光明，如大火聚。曇摩留支，遙見世尊，光明顯赫明曜踰日，大眾圍遶，如星中月，為佛作禮，問訊如法。見此比丘，光明特顯，即白世尊：『此一比丘，入何等定，光曜乃爾？』佛告大王：『此比丘者，入慈等定。』王聞是語，倍增欽仰，言：『此慈定巍巍乃爾，我會當習此慈三昧。』作是願已，志慕慈定，意甚柔濡，更無害心，即時請佛及比丘僧：『唯願迴神，往至大國。』佛即許可剋日當往。

「波塞奇王，聞佛欲往至大王國，甚懷戀恨，愁悸無繆，

心自念言：『若當令我是大王者，如來則當常住我國，由我小故不得自在。』念是事已，即問佛言：『諸王之中，何者最大？』佛告之曰：『轉輪王大。』波塞奇王，因自作願：『願我由來，供養佛及眾僧，持此功德，誓願將來世世常作轉輪之王。』如是阿難！爾時大王曇摩留支者，今彌勒是。始於彼世，發此慈心，自此以來，常字彌勒。彼波塞奇王，今祇陀是，乃於彼中，常作轉輪王，自是以來，世世恒作，乃至今日，功德不盡，是以今日，復求索作。」

時穿珠，師聞說是已，尋發無上正真道意。其餘會者，聞佛所說，有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有得遷住不退地者，各皆敬戴，歡喜奉行。

## 佛說義足經之彌勒難經

聞如是：

佛在王舍國多烏竹園中。時眾老年比丘，在講堂坐行內事，轉相問法。采象子，字舍利弗，亦在座中，聞說內事律法難問，問不隨律言，亦無禮敬。是時，賢者大句私，亦在座中，便謂舍利弗言：「無，弟！勿於老年比丘有所疑，隨所言，恭敬先學。」廣為舍利弗說定意經：「如有賢者子，發道久在家，生意復念淨法，便除鬚髮已，信捨世事，被法衣、作沙門、精進行，附正離邪，已證為行，自知已度。」

時賢者彌勒，到舍利弗家，舍利弗便為彌勒作禮，便就座。彌勒即如法律難問，舍利弗冥於是事不能對。彌勒便起去，入城求食竟，盥澡藏應器，還到佛所，作禮畢就座，以偈問佛言：

「姪欲著女形，        大道解癡根，  
願受尊所戒，        得教行遠惡。

意著姪女形，	亡尊所教令，
亡正致睡臥，	是行失次第。
本獨行求諦，	後反著色亂，
犇車亡正道，	不存捨正耶？
坐值見尊敬，	失行亡善名，
見是諦計學，	所姪遠捨離。
且思色善惡，	已犯當何致？
聞慧所自戒，	痛慚却自思。
常行與慧合，	寧獨莫亂俱，
著色生邪亂，	無勢亡勇猛。
漏戒懷恐怖，	受短為彼負，
已著入羅網，	便欺出奸聲。
見犯因緣惡，	莫取身自負，
堅行獨來去，	取明莫習癡。
遠可獨自處，	諦見為上行，
有行莫自憍，	無倚泥洹次。
遠計念長行，	不欲色不色，
善說得度痛，	悉世姪自食。」

佛說是義足經竟，比丘悉歡喜。

## 中阿含經王相應品說本經

我聞如是：

一時，佛遊波羅[木\*奈]，在仙人住處鹿野園中。

時，諸比丘於中食後，以小因緣集坐講堂，共論此事：「云何？諸賢！居士在家何者為勝？為比丘等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耶？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乎？」



或有比丘作是說者：「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

是時，尊者阿那律陀亦在眾中。於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諸賢！何用益利百千萬倍？設復過是，唯此至要。若有比丘持戒妙法，成就威儀，入家受食，非為朝朝益利百千萬倍。所以者何？我憶昔時在此波羅[木\*奈]國為貧窮人，唯仰捃拾客擔生活。是時，此波羅[木\*奈]國災旱、早霜、蟲蟘，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是時，有一辟支佛，名曰無患，依此波羅[木\*奈]住。於是，無患辟支佛過夜平旦著衣持鉢，入波羅[木\*奈]而行乞食。我於爾時為捃拾故，早出波羅[木\*奈]。諸賢！我登出時，逢見無患辟支佛入彼。時，無患辟支佛持淨鉢入，如本淨鉢出。

「諸賢！我時捃還入波羅[木\*奈]，復見無患辟支佛出。彼見我已，便作是念：『我旦入時，見此人出，我今還出，復見此人入。此人或能未得食也，我今寧可隨此人去。』時，辟支佛便追尋我，如影隨形。諸賢！我持捃還到家，捨擔而迴顧視，便見無患辟支佛來追尋我後，如影隨形。我見彼已，便作是念：『我旦出時，見此仙人入城乞食，今此仙人或未得食，我寧可自闕己食，分與此仙人。』作是念已，即持食分與辟支佛，白曰：『仙人！當知此食是我已分，為慈愍故，願哀受之。』時，辟支佛即答我曰：『居士！當知今年災旱、早霜、蟲蟘，五穀不熟，人民荒儉，乞求難得。汝可減半著我鉢中，汝自食半，俱得存命，如是者好。』我復白曰：『仙人！當知我在居家，自有釜竈、有樵薪、有穀米，飲食早晚亦無時節。仙人！當為慈愍我故，盡受此食。』時，辟支佛為慈愍故，便盡受之。

「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七反生天，得為天王，七反

生人，復為人王。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得生如此釋種族中，大富豐饒，多諸畜牧、封戶、食邑，資財無量，珍寶具足。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棄捨百千炫金錢王，出家學道，沉復其餘種種雜物？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為王、王臣、梵志、居士、一切人民所見識待，及四部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見敬重。諸賢！我因施彼一鉢食福，常為人所請求，令受飲食、衣被、毳毼、毼[毯-炎+登]、床褥、綖縵、病瘦湯藥、諸生活具，非不請求。若我爾時知彼沙門是無著真人者，所獲福報當復轉倍，受大果報，極妙功德，明所徹照，極廣甚大。」

於是，尊者阿那律陀無著、真人、逮正解脫，說此頌曰：

「我憶昔貧窮，	唯仰拮拾活，
闕已供沙門，	無患最上德。
因此生釋種，	名曰阿那律，
善解能歌舞，	作樂常歡喜。
我得見世尊，	正覺如甘露，
見已生信樂，	棄捨家學道。
我得識宿命，	知本之所生，
生三十三天，	七反住於彼。
此七彼亦七，	世受生十四，
人間及天上，	初不墮惡處。
我今知死生，	眾生往來處，
知他心是非，	賢聖五娛樂。
得五支禪定，	常息心靜默，
已得靜正住，	便逮淨天眼。
所為今學道，	遠離棄捨家，
我今獲此義，	得入佛境界。

我不樂於死，        亦不願於生，  
隨時任所適，        建立正念智。  
隨耶離竹林，        我命在彼盡，  
當在竹林下，        無餘般涅槃。」

爾時，世尊在於燕坐，以淨天耳出過於人，聞諸比丘於中食後集坐講堂，共論此事。

世尊聞已，則於晡時從燕坐起，往至講堂比丘眾前，敷座而坐，問諸比丘：「汝等今日以何事故集坐講堂？」

時，諸比丘白曰：「世尊！我等今日以尊者阿那律陀因過去事而說法故，集坐講堂。」

於是，世尊告諸比丘：「汝等今日欲從佛聞因未來事而說法耶？」

諸比丘白曰：「世尊！今正是時。善逝！今正是時。若世尊為諸比丘因未來事而說法者，諸比丘聞已，當善受持。」

世尊告曰：「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廣分別說。」時，諸比丘受教而聽。

世尊告曰：「諸比丘！未來久遠當有人民壽八萬歲，人壽八萬歲時，此閻浮洲極大富樂，多有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女年五百乃當出嫁。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唯有如是病，謂寒、熱、大小便、欲、飲食、老，更無餘患。

「諸比丘！人壽八萬歲時，有王名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彼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彼當豎之。既豎之後，

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縵、給使、明燈。彼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彼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爾時，尊者阿夷哆在眾中坐。於是，尊者阿夷哆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我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花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縵、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於是，世尊訶尊者阿夷哆曰：「汝愚癡人！應更一死，而求再終。所以者何？謂汝作是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我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我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

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我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綰、給使、明燈。我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我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世尊告曰：「阿夷哆！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王，號名曰螺，為轉輪王，聰明智慧，有四種軍，整御天下，由己自在。如法法王成就七寶，彼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居士寶、主兵臣寶，是為七，汝當有千子具足，顏貌端正，勇猛無畏，能伏他眾，汝當統領此一切地乃至大海，不以刀杖，以法教令，令得安樂。有大金幢，諸寶嚴飾，舉高千肘，圍十六肘，汝當豎之，既豎之後，下便布施沙門、梵志、貧窮、孤獨、遠來乞者，以飲食、衣被、車乘、華鬘、散華、塗香、屋舍、床褥、氍毹、綰綰、給使、明燈。汝施此已，便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汝族姓子所為，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者，唯無上梵行訖，於現法中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

佛告諸比丘：「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猶如我今已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彼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當說法，

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彼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彼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爾時，尊者彌勒在彼眾中。於是，尊者彌勒即從坐起，偏袒著衣，叉手向佛白曰：「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如今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我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如今世尊無量百千比丘眾。」

於是，世尊歎彌勒曰：「善哉，善哉！彌勒！汝發心極妙，謂領大眾。所以者何？如汝作是念：『世尊！我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可得成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如今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我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如今世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

自作證成就遊。我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如今世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我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如今世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

佛復告曰：「彌勒！汝於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得作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猶如我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汝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猶如我今於此世，天及魔、梵、沙門、梵志，從人至天，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汝當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猶如我今說法，初妙、中妙、竟亦妙，有義有文，具足清淨，顯現梵行。汝當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猶如我今廣演流布梵行，大會無量，從人至天，善發顯現。汝當有無量百千比丘眾，猶如我今無量百千比丘眾。」

爾時，尊者阿難執拂侍佛。於是，世尊迴顧告曰：「阿難！汝取金縷織成衣來，我今欲與彌勒比丘。」

爾時，尊者阿難受世尊教，即取金縷織成衣來，授與世尊。於是，世尊從尊者阿難受此金縷織成衣已，告曰：「彌勒！汝從如來取此金縷織成之衣，施佛、法、眾。所以者何？彌勒！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世間護，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

於是，尊者彌勒從如來取金縷織成衣已，施佛、法、眾。

時，魔波旬便作是念：「此沙門瞿曇遊波羅[木\*奈]仙人住處鹿野園中，彼為弟子因未來說法，我寧可往而擾亂之。」

時，魔波旬往至佛所，到已向佛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容貌妙第一，  
華鬘瓔珞身，        明珠佩其臂，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於是，世尊而作是念：「此魔波旬來到我所，欲相憍亂。」  
世尊知己，為魔波旬即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伏無疑惑，  
斷生老病死，        無漏所作訖，  
若行梵行者，        彌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衣上妙服，  
旃檀以塗體，        身傭直姝長，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無主亦無家，  
手不持金寶，        無為無所憂，  
若行梵行者，        彌勒境界中。」

於是，魔王復說頌曰：

「彼必定當得，        名財好飲食，  
善能解歌舞，        作樂常歡喜，  
若在雞頭城，        螺王境界中。」

爾時，世尊復說頌曰：

「彼為必度岸，        如鳥破網出，  
得禪自在遊，        具樂常歡喜，  
汝魔必當知，        我已相降伏。」

於是，魔王復作是念：「世尊知我，善逝見我。」愁惱憂  
感不能得住，即於彼處忽沒不現。



佛說如是。彌勒、阿夷哆、尊者阿難及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說本經竟(四千一字)

## 增一阿含經十不善品（三）

聞如是：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

爾時，阿難偏露右肩，右膝著地，白世尊言：「如來玄鑒，無事不察，當來、過去、現在三世皆悉明了，諸過去諸佛姓字、名號，弟子菩薩翼從多少，皆悉知之，一劫、百劫、若無數劫，悉觀察知。亦復知國王、大臣、人民姓字，斯能分別，如今現在國界若干，亦復明了。將來久遠，彌勒出現，至真、等正覺，欲聞其變；弟子翼從、佛境豐樂，為經幾時？」

佛告阿難：「汝還就座，聽我所說，彌勒出現，國土豐樂，弟子多少，善思念之，執在心懷。」是時，阿難從佛受教，即還就座。

爾時，世尊告阿難曰：「將來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名曰雞頭，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豐熟，人民熾盛，街巷成行。爾時，城中有龍王名曰水光，夜雨澤香，晝則清和。是時，雞頭城中有羅刹鬼名曰葉華，所行順法，不違正教，伺人民寢寐之後，除去穢惡諸不淨者，又以香汁而灑其地，極為香淨。

「阿難當知，爾時，閻浮地東、西、南、北十萬由旬，諸山河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據一方。時，閻浮地極為平整，如鏡清明，舉閻浮地內，穀食豐賤，人民熾盛，多諸珍寶，諸村落相近，雞鳴相接。是時，弊花果樹枯竭，穢惡亦自消滅，

其餘甘美果樹，香氣殊好者，皆生乎地。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癡不大殷勤，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無有差別，如彼鬱單曰人，而無有異。是時，閻浮地內人民大小皆同一嚮，無若干之差別也。彼時男女之類意欲大小便，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復還合。爾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所謂金銀、珍寶、車璩、瑪瑙、真珠、虎珀，各散在地，無人省錄。是時，人民手執此寶，自相謂言：『昔者之人由此寶故，各相傷害，繫閉牢獄，更無數苦惱，如今此寶與瓦石同流，無人守護。』

「爾時，法王出現，名曰蟻佉，正法治化，七寶成就。所謂七寶者，輪寶、象寶、馬寶、珠寶、玉女寶、典兵寶、守藏之寶，是謂七寶，領此閻浮地內，不以刀杖，自然摩伏。如今，阿難！四珍之藏，乾陀越國伊羅鉢寶藏，多諸珍琦異物，不可稱計；第二彌梯羅國般綢大藏，亦多珍寶；第三須賴吒大國有寶藏，亦多珍寶；第四婆羅[木\*奈]蟻佉有大藏，多諸珍寶，不可稱計，此四大藏自然應現，諸守藏人各來白王：『唯願大王以此寶藏之物，惠施貧窮！』爾時，蟻佉大王得此寶已，亦復不省錄之，意無財物之想。時，閻浮地內自然樹上生衣，極細柔軟，人取著之，如今鬱單曰人自然樹上生衣，而無有異。

「爾時，彼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是王少小同好，王甚愛敬，又且顏貌端正，不長、不短，不肥、不瘦，不白、不黑，不老、不少。是時，修梵摩有妻，名曰梵摩越，玉女中最極為殊妙，如天帝妃，口作優鉢蓮花香，身作栴檀香，諸婦人八十四態，永無復有，亦無疾病亂想之念。爾時，彌勒菩薩於兜率天，觀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應，從右脅生，如我今日右脅生無異，彌勒菩薩亦復如是。兜率諸天各各唱令：『彌勒

菩薩已降神下。』是時，修梵摩即與子立字，名曰彌勒，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身黃金色。爾時，人壽極長，無有諸患，皆壽八萬四千歲，女人年五百歲然後出適。爾時，彌勒在家未經幾時，便當出家學道。

「爾時，去雞頭城不遠，有道樹名曰龍華，高一由旬，廣五百步。時，彌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上道果；當其夜半，彌勒出家，即其夜成無上道。時，三千大千刹土，六變震動，地神各各相告曰：『今彌勒已成佛！』轉至聞四天王宮，『彌勒已成佛道！』轉轉聞徹三十三天、焰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聲展轉乃至梵天：『彌勒已成佛道！』爾時，魔王大將以法治化，聞如來名教音響之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七日七夜不眠不寐。是時，魔王將欲界無數天人，至彌勒佛所，恭敬禮拜。

「彌勒聖尊與諸天漸漸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已發心歡喜，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悉與諸天人廣分別其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天子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爾時，大將魔王告彼界人民之類曰：『汝等速出家。所以然者，彌勒今日已度彼岸，亦當度汝等使至彼岸。』

「爾時，雞頭城中長者，名曰善財，聞魔王教令，又聞佛音響，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爾時，彌勒漸與說法微妙之論，所謂論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不淨想，出要為妙。爾時，彌勒見諸人民心開意解，如諸佛世尊常所說法：苦、習、盡、道，與諸人民廣分別義。爾時，座上八萬四千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是時，善財與八萬四千人等，即前白佛：『求索出家，善修梵行，盡成阿羅漢道。』爾時，彌勒初會八萬四千阿羅漢。

「是時，蟻佉王聞彌勒已成佛道，便往至佛所，欲得聞法。時，彌勒與說法，初善、中善、竟善，義理深邃。爾時，大王復於異時立太子，賜剃頭師珍寶，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生，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得阿羅漢。

「是時，修梵摩大長者聞彌勒已成佛道，將八萬四千梵志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阿羅漢。唯修梵摩一人，斷三結使，必盡苦際。

「是時，佛母梵摩越復將八萬四千婁女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是時，諸女人盡得羅漢；唯有梵摩越一人，斷三結使，成須陀洹。

「爾時，諸刹利婦聞彌勒如來出現世間，咸等正覺，數千萬眾往至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各各生心，求作沙門，出家學道；或有越次取證，或有不取證者。爾時，阿難！其不越次取證者，盡是奉法之人，患厭一切世間不可樂想。爾時，彌勒當說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葉者行十二頭陀，過去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常佐彌勒，勸化人民。」

爾時，迦葉去如來不遠，結加趺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爾時，世尊告迦葉曰：「吾今年已衰耗，年向八十餘。然今如來有四大聲聞，堪任遊化，智慧無盡，眾德具足。云何為四？所謂大迦葉比丘、君屠鉢漢比丘、賓頭盧比丘、羅云比丘。汝等四大聲聞要不般涅槃，須吾法沒盡，然後乃當般涅槃。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要須彌勒出現世間。所以然者，彌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文佛弟子，由我遺化得盡有漏。摩竭國界毘提村中，大迦葉於彼山中住。又彌勒如來將無數千人眾，前後圍遶，往至此山中，遂蒙佛恩，諸鬼神當與開門，使得見迦葉禪窟。

「是時，彌勒伸右手指示迦葉，告諸人民：『過去久遠釋迦文佛弟子，名曰迦葉！今日現在，頭陀苦行最為第一。』是

時，諸人民見已，歎未曾有，無數百千眾生，諸塵垢盡，得法眼淨。或復有眾生，見迦葉身已，此名為最初之會，九十六億人，皆得阿羅漢。斯等之人皆是我弟子。所以然者，悉由受我教訓之所致也。亦由四事因緣：惠施、仁愛、利人、等利。爾時，阿難！彌勒如來當取迦葉僧伽梨著之。是時，迦葉身體奄然星散。是時，彌勒復取種種香華，供養迦葉。所以然者，諸佛世尊有恭敬心於正法故。彌勒亦由我所受正法化，得成無上正真之道。

「阿難當知，彌勒佛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行四事供養之所致也。又彌勒第三之會九十二億人，皆是阿羅漢，亦復是我遺教弟子。

「爾時，比丘姓號，皆名慈氏弟子，如我今日諸聲聞皆稱釋迦弟子。爾時，彌勒與諸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思惟無常之想、樂有苦想、計我無我想、實有空想、色變之想、青瘀之想、腹脹之想、食不消想、血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所以然者，比丘當知，此十想者，皆是過去釋迦文佛與汝等說，令得盡有漏，心得解脫。

「『若復此眾中釋迦文佛弟子，過去時修於梵行，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奉持其法，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所，供養三寶，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彈指之頃，修於善本，來至此間；或於釋迦文佛所，行四等心，來至此者；或於釋迦文佛所，受持五戒、三自歸，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起神寺廟，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補治故寺，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受八關齋法，來至我所；或於釋迦文佛所，香花供養，來至此者；或復於彼聞佛法，悲泣墮淚，來至我所；或復於釋迦文佛，專意聽法，來至我所；復盡形壽善修梵行，來至我所；或復書讀諷誦，來至我所者；承事供養，

來至我所者。』

「是時，彌勒便說此偈：

「『增益戒聞德，	禪及思惟業，
善修於梵行，	而來至我所。
勸施發歡心，	修行心原本，
意無若干想，	皆來至我所。
或發平等心，	承事於諸佛，
飯食於聖眾，	皆來至我所。
或誦戒契經，	善習與人說，
熾然於法本，	今來至我所。
釋種善能化，	供養諸舍利，
承事法供養，	今來至我所。
若有書寫經，	頒宣於素上，
其有供養經，	皆來至我所。
繒綵及眾物，	供養於神寺，
自稱南無佛，	皆來至我所。
供養於現在，	諸佛過去者，
禪定正平等，	亦無有增減。
是故於佛法，	承事於聖眾，
專心事三寶，	必至無為處。』

「阿難當知，彌勒如來在彼眾中當說此偈。爾時，眾中諸天、人民思惟此十想，十一姦人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彌勒如來千歲之中，眾僧無有瑕穢，爾時恒以一偈，以為禁戒：

「『口意不行惡，	身亦無所犯，
當除此三行，	速脫生死淵。』

「過千歲之後，當有犯戒之人，遂復立戒。

「彌勒如來當壽八萬四千歲，般涅槃後，遺法當存八萬四千歲。所以然者，爾時眾生皆是利根。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見彌勒佛，及三會聲聞眾，及鷄頭城，及見蟻佉王，并四大藏珍寶者，欲食自然粳米，并著自然衣裳，身壞命終生天上者，彼善男子、善女人，當勤加精進，無生懈怠，亦當供養諸法師承事，名華、[打-丁+鳥]香種種供養無令有失。如是，阿難！當作是學。」

爾時，阿難及諸大會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

新為失譯人名附三秦錄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

爾時，眾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竹園間緣樹上下，聲如猿猴，或捉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眾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菩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眾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兒，幻惑眾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聲遍王舍城。

有一梵志，上啟大王頻婆娑羅，白言大王：「沙門釋子作諸非法，乃與鳥獸作那羅戲。」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敕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卿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啟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切歡喜，諸天雨花持用供養。為作何等？臣所不知。」

爾時，大王頻婆娑羅，駕乘名象，前後導從往詣佛所。到

迦蘭陀竹園，即便下象，遙見世尊在重閣上，身紫金色，方身丈六，坐七寶花，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放光明，如紫金山處炎火中，金光圍繞，普令大眾同於金色——尊者婆須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

時，諸獼猴見大王來，或歌、或舞、擊鼓、吹貝作種種變，中有採花奉上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眾俱至佛所，為佛作禮右繞三匝，却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婆須蜜多，復宿殖何福生長者家，信家非家出家學道？復有何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諸獼猴共為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猴，使諸外道戲笑我等？唯願天尊慈哀我等，分別演說令得開解！」

佛告大王：「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劫，過是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十號具足。彼佛滅後，有諸比丘，於山澤中修行佛法，具阿練若十二頭陀，堅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於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坐具，披作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香爐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禪定覺，見此獼猴有好善心，即為彈指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花散比丘上。

「爾時，比丘即為獼猴說三歸依，告言：『法子！汝今隨學三世佛法，應當求請受三歸依及以五戒。』爾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德！憶念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告言：『汝當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第二、第三亦如是說：『次當懺悔。』告獼猴言：『汝於前身無量劫來，貪欲、瞋恚、愚癡、邪見、嫉妬、憍慢、誹謗、破戒，作諸惡事滿足十惡，作



五逆罪、謗方等經、姪比丘尼、偷僧祇物，作眾重罪無量無邊。我今生分已盡，不受後有。大阿羅漢，能除眾生無量重罪。所以者何？我初生時與大悲俱生，三世賢聖法皆如是，亦與大悲俱共生世。』如是慙懃，三為獼猴說出罪懺悔。既懺悔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清淨是名布薩，汝從今日至盡形壽，受不殺戒。三世諸佛、諸阿羅漢永不殺生，身、口、意淨，汝亦如是。』

「爾時，獼猴白羅漢言：『我願作佛，隨大德語，從於今日乃至成佛，終不殺生。』是時，羅漢聞獼猴語，身心歡喜即授五戒：『法子！汝從今日至盡形壽，隨學佛法。三世諸佛、諸聲聞眾身業清淨，常不殺生，持不殺戒；汝亦如是，至盡形壽持不殺戒，能受持不？』獼猴答言：『我能奉持。』次受不盜、不邪姪、不妄語、不飲酒，亦如上法。既受戒已，時阿羅漢告言：『汝當發願，汝是畜生，現身障道，但勤精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獼猴發願已竟，踊躍歡喜走上高山，緣樹舞戲，墜地而死。由阿羅漢受五戒故，破畜生業，命終即生兜率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花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之，即便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終不相捨。』時，阿羅漢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趣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業，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性。
持戒生天梯，	破戒為濩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眾寶為床帳，        摩尼花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墮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床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壞其身；  
或處於刀山，        劍林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融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瓔珞。  
若欲脫眾難，        不墮三惡道，  
遊處天人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言曰：『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畜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汝今諦聽！善思念之！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寶慧如來、應供、正遍知，十號具足，出現於世。三種示現般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以誑惑故，猶如壯士屈申臂頃，落於阿鼻大地獄中；如蓮華敷，其身遍滿十八鬲中。雨熱鐵丸從頂而入，百千猛火及熱鐵輪從空而下，無量無邊，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融銅，噉熱鐵丸。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五百身中恒為牛身。又五百身生駱駝中，又五百身生於猪中，又五百身生於狗中，又五百身生獼猴中。緣前供養持戒比丘，結誓要重，今復遇我，沐浴清化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

「爾時，獼猴天子聞此語已，心驚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

上。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斯功德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一生補處菩薩，從是以後值佛無數，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首楞嚴三昧住不退地。於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王名寶光，國土清淨如忉利天。生彼國土諸眾生等，皆行十善，具戒無缺。佛號師子月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若有眾生聞彼佛名，生生之處，常得遠離畜生之身，除無量劫生死之罪。』」

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今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時，頻婆娑羅聞此語已，即起合掌，遍體流汗，悲泣雨淚，悔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為禮，懺悔前罪。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獼猴，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奈國、俱睺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與諸白衣通致信命，犯諸重禁莊飾身體，如乾闥婆女無有慚愧，姪為瓔珞，諸犯戒事用為花鬘，豎僞慢幢，擊貢高鼓，彈放逸琴，讚惡聲歌，狂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善好有德，視之如賊。

「爾時，彼世有一比丘尼名善安隱，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到諸比丘尼所，告言：『姊妹！世尊在世常說此偈：

「『「若有比丘尼，	不修行八敬，
此非釋種女，	猶如旃陀羅；
若有比丘尼，	放逸犯八重，
當知是一切，	天人中大賊，
恒處阿鼻獄，	經由十八鬲，
其餘三惡道，	為己園林處，

百千無量劫，        不聞三寶名。  
亦噉燒鐵丸，        寒冰抱銅柱，  
如是罪畢已，        生於鳩鴿身，  
毒蛇與鼠狼，        蜈蚣百足等，  
如是諸雜類，        皆應經歷中。」』

「時，諸比丘尼聞阿羅漢比丘尼說此偈已，心懷忿恨，罵詈惡言：『此老獼猴從何處來？惡言妄語，橫說地獄。』時，阿羅漢見諸惡人生不善心，即起慈悲，身昇虛空作十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前所作惡今悉懺悔。唯願慈哀憐愍我等，受我供養。』時，彼阿羅漢比丘尼即從空下，受諸惡女種種供養。時諸惡人身壞命終墮阿鼻獄，如蓮花敷遍滿獄中，亦復次第經歷諸餘十八大獄。於諸獄中壽命正等各一大劫，如是展轉九十二劫恒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恒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四千犯戒比丘尼罵羅漢者，今此會中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爾時供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猴因宿習故，持花持香供養大王。爾時污彼比丘尼戒者，今瞿迦梨及王五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不慎。」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戒為甘露藥，        服者不老死，  
戒德可恃怙，        福報常隨已。  
持戒得安隱，        生處無患難，  
亦當見諸佛，        受法得解脫。  
破戒墮地獄，        猶如此獼猴，  
生處恒卑賤，        地獄苦切已。  
大王當諦聽！        止惡修諸善。」

爾時，頻婆娑羅王聞說此偈，對佛懺悔，慚愧自責，豁然

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眾八千人求王出家，王即聽許。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頂禮佛足，未舉頭頃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王所將餘眾一萬六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遶佛千匝，向佛懺悔，各各亦發無上菩提心，隨壽長短各自命終，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值遇彌勒，復更增進得不退轉。

爾時，尊者摩訶迦葉見此事已，告諸大眾：「菩薩行淨，乃令畜生發於道心。婆須蜜多尚能如是大為佛事，況餘菩薩威德無量？」

時，諸天子、山神、地神、天龍八部，見諸獼猴發菩提心，當生天上得不退轉，心生歡喜，而白佛言：「此諸獼猴幾時當得成佛？」

佛告大眾：「過百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劫名大光，於彼劫中當得成佛。八萬四千佛次第出世，同共一劫，皆名普金光明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時會大眾，聞佛世尊為諸獼猴授菩提記，即脫身上上妙瓔珞，供養如來及比丘僧，異口同音讚歎世尊無量德行：「如來出世，正為此等諸獼猴類。善哉！世尊！獼猴聞法尚得成佛，豈況我等於未來世不成佛耶？」

時會大眾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